

# 新 月

第 二 號

第 一 卷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七 年 四 月 十 日



## 新月書店出版

|                  |                       |   |                       |        |                                 |                            |                                      |        |
|------------------|-----------------------|---|-----------------------|--------|---------------------------------|----------------------------|--------------------------------------|--------|
| 西<br>澄<br>閒<br>話 | 文<br>學<br>的<br>紀<br>律 | 再<br>版<br>浪<br>漫<br>的<br>與<br>古<br>典<br>的 | 再<br>版<br>寸<br>草<br>心 | 自<br>刻 | 再<br>版<br>巴<br>黎<br>的<br>鱗<br>爪 | 印<br>重<br>志<br>摩<br>的<br>詩 | 再<br>版<br>翡<br>冷<br>翠<br>的<br>一<br>夜 | 死<br>水 |
| (批評)             | (批評)                  | (批評)                                      | (文集)                  | (文集)   | (文集)                            | (詩集)                       | (詩集)                                 | (詩集)   |
| 西澄著              | 梁實秋著                  | 梁實秋著                                      | 陳學昭著<br>女士            | 徐志摩著   | 徐志摩著                            | 徐志摩著                       | 徐志摩著                                 | 聞一多著   |
| 日內出版             | 日內出版                  | 實價五角五分                                    | 實價六角五分                | 實價六角   | 實價六角                            | 日內出版                       | 甲種六角五分<br>乙種五角五分                     | 實價五角五分 |

#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二號

## 目錄

- 羅馬……………達文寒
- 文人有行……………梁實秋
- 元稹白居易的文學主張……………胡適之
- 瘋了的詩人(小說)……………凌叔華
- 詩
- 有一隻老馬……………饒孟侃
- 答辯……………聞一多
- 幽舍的麋鹿……………聞一多
- 成功(小說)……………西滢
- 雅典酒神劇場遺跡……………小鶴藏
- 德日民族性相肖說……………潘光旦
- 白郎甯夫人的情詩……………聞一多

|              |       |            |
|--------------|-------|------------|
| 微小的生物（小說）    | ..... | 王魯彥        |
| 阿麗思中國遊記      | ..... | 沈從文        |
| 今後的歷史劇       | ..... | 顧仲彝        |
| 雅興酒神劇場清跡     | ..... | 小鶴藏        |
| 卞昆岡（五幕劇）     | ..... | 徐志摩<br>陸小曼 |
| 西京通信（谷崎潤一郎氏） | ..... | 西 澄        |



新月書店出版之小說

|         |      |              |                |
|---------|------|--------------|----------------|
| 蜜       | 柑    | 沈從文著         | 實價伍角           |
| 聖       | 徒    | 胡也頻著         | 實價四角五分         |
| 小       | 點    | 陳衡哲著         | 日內出版           |
| 花       | 寺    | 凌叔華著         | 實價五角五分         |
| 留       | 史    | 陳春隨著         | 實價五角           |
| 再       | 麗    | 徐志摩<br>沈性仁合譯 | 實價六角           |
| 再       | 瑪    | 西            | 甲種七角五分<br>乙種六角 |
| 阿麗思中國遊記 | 沈從文著 | 下月出版         |                |



馬 羅

作 器 文 達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二號

# 文人有行

梁實秋

一

「文人」就是用心盡力於文學的創作或研究或欣賞的人。文人所以異於非文人的地方，在於他對文學事業肯用心盡力；他所以同於非文人的地方，在於他也是一個「人」。我們平常說某人是文人，這句話包含兩重意義，第一我們承認他是一個人，第二我們承認他對文學事業又肯用心盡力。所以要做文人，先要做人。

「行」，「德行也，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身心健康的人，生活是向上的，不肯往下流走，所以常態的人，他必努力要有德行。

所以既成爲人而又成爲文人的人，也該要有德行。

二

然而「文人無行」，是我們中國的一句成語，並且是一句有許多事實可爲證明的成語。縱酒，狎妓，不治生人家產，不事邊幅，放蕩不羈，狂悖無禮，等等，幾乎是所有中國

文人有行

一



式的文人的通病。

在所謂「新文化運動」之後，於是在「中國式的文人的通病」之外又加添了一批的西洋墮落派的文士的惡習。色情狂，誇大狂，傷感，被迫狂，顯示狂，駭俗震世，性慾橫流，等等，非如此似乎就不能成爲新文人。

所以就一般的號爲文人的而論，這籠統的判斷「文人無行」不能算是十分苛刻的。

### 三

一般文人之所以無行，是什麼原故？一言以蔽之：他們沒有發見他們自己是人。

一個最無行的文人說過：「我不一定比別人好，但是我和別人不同」。簡單說，這就是立異。處心積慮的要和別人不同，只有倒行逆施的一個方法：別人用兩腿行走，我用兩手來爬；別人要美德，我要的是缺德；別人的頭髮一月剪一次，我三年也不剪一次；別人終身聚一次，我見一個愛一個，愛一個聚一個；別人生了孩子，自己養育，我生了孩子送進孤兒院去；別人做事有所忌憚，我做事無法無天；……以至於真做到和別人不同的地步。

其實呢，德行的標準，止有一個，無論你這時候是文人是商人是軍人是窮人是富人是正人君子是蕩子浪人，只要是個一撇一捺的人，就要服從這個道德的標準。可惜身爲文人者常常在未發見他自己是人以前，以爲在生活上無妨隨便一點自由一點通融一點。

無行的文人之所以能接連不斷的在社會上出現，是由於一般人的同情心太多了一點。平常的人在行爲上若有放肆的地方，社會的人士必要加以指責，予以制裁，而文人設有狂蕩的行爲，輿論對他就不免取一種姑息的態度，或且引爲談料，從而贊嘆之，甚而至於傾服崇拜。

平常人飲酒過度，叫做酗酒；文人縱飲，就不妨事，叫做豪放。并且有了斗酒，或許就有詩百篇，所以飲酒賦詩兩件事是分不開的。我們既願讀詩，於是對於詩人縱酒就有了幾分原諒的意思。

平常人狎妓，叫做淫蕩，平常人納妾，叫做侮辱女子人格，平常人不專一的無限制的戀愛，叫做荒唐；……然而文人可以和別人的夫人姘識，可以和女侍者一見傾心，可以和賢良的妻子離婚，可以引誘良家婦女，……社會上引爲美談，以爲文人多情，正應如此。這叫做「浪漫的愛」，多雅聽的一個名詞！并且在性方面有了這樣充分的豐富的經驗之後，文人就可以寫香艷的情詩了，可以寫傷感的小說了，這都是對於文學的貢獻。社會人士飲水思源，賂迷原心，於是文人的放浪在德行上可以不發生大的問題。

據一般人的眼裏看來，文人大概還是天上的什麼星宿下界，我們就是把眼裝到頭髮尖

上，恐怕還不能望到文人的腳底，文人的身分是那樣的高，文人的胸襟是那樣的廣，我們肉體凡胎的人怎可以舉這塵世的德行標準來衡量他？

大凡無知的父母，對於越沒有出息的子女，越加溺愛。越溺愛，越恣肆，越沒出息。我想一般社會人士對於文人的無行，大概也是如此。

五

假如文人的無行與文學事業真有密切之關係，換言之，假如文人若把無行的地方取消，文學的源泉就要乾涸，那麼，社會對於文人之無行採取原諒姑息的態度，也未始非不合理。然而很多人和很多事實告訴我們，文與行并無多大關係。

文學的材料是非常廣泛的，在一樁小事裏文人可以看出深奧的涵義，在一件罪惡裏文人可以體會美德的反照，所以文人的修養在於生活之充實者，甚為重要。但是所謂充實的生活，並不是說各式各事的生活都要嘗試嘗試。要寫強盜的行徑，自己不必一定要在梁山泊住上半年；要寫首陽山下的故事自己也不必一定要實行絕粒三天；要畫馬畫驢畫狗，自己也無須在地上爬。寫情詩寫愛情問題的小說，也正無須有意的以身作則的先嘗試浪漫的愛。文學創作異於新聞採集：新聞家要記載娼妓生活，最穩妥的方法是自己到妓寮裏去走一遭，文學家則異於此。所謂文人之生活的充實，是說想像能力的養成，養成一種敏銳而有紀律的想像

力，以之觀察人性的錯綜萬態，以之尋求人性的普遍久遠，如此生活自然充實。行爲上的放浪不羈并不能使文學的創作增加材料，其流弊或者反足以擾亂文人的心，使成爲淺薄恣肆。

古今中外的文學家，并不盡是無行。說也奇怪，第一流的大文學家往往都是健全的人，他們的生活常常是有規矩的不怪癖的；把頭髮染成綠顏色，手指巨大的向日葵，在酒店殺鬪，猥褻誹淫，等等，往往是第二第三流的文人。這是事實證明：文學之所以成爲文學，固不在其人之有行，然亦絕不是由於其人之無行。

所以，我們不能因其人之無行遂誹薄其人之文學，然亦不能因其人之文學遂容忍其人之無行。我們的同情心是有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爲某某是文人，遂以爲文人之無行就應該受我們的格外的同情。我們批評文學，採取文學的標準，我們批評文人的行，只能採取唯一的德行的標準。文人不能因爲他對於文學有所貢獻遂以爲他的無行就可以拒絕別人的批評。

## 六

無行的文人中之最無行者，就是自家做下了無數糟的缺德事，然後倨傲的赤裸的招供出來，名之曰懺悔。懺悔云云，并不是悔過的表示，只是在侮慢社會的公認的德行。不以可恥的事爲可恥，一五一十的傾倒出來，意若曰：「我做下這等事了，你們來表同情與我，你們快來讚嘆我！我敢做敢當，你們平庸的人敢做這樣事麼？做了敢於承當麼？我是壞人，但是

我無所忌諱，并且責任也不在我，你們不必指責我，我敘述我自己的無行，比你們還敘述得好……」。這樣的論調時常就可以震懾住一般的人，於是在一片懺悔聲中無行的文人就變爲真誠的英雄了。

自家把自家的無行和盤宣布，這個舉動至少包涵着勇敢與質直的美德。但是一件無行的事，自己宣布之後，不能變作一件有行的事。我們不能因爲懺悔者的勇敢與質直，遂把他的無行一筆勾消。做了的事不能當做沒有做。

無行的文人若是真的懺悔想改到有行的道上去，唯一的途徑就是在生活上努力要有行。德行的事，或者可以把以前的缺德的事遮掩一些。舞文弄墨的倨傲的懺悔，本身就是一種無行。

七

做文人須先從做人起，不必先從無行做起。

「文人無行」是一件急須補救的事實；「文人有行」纔是文人所應有的理想。

# 元稹白居易的文學主張

胡適

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

——【白居易與元九書。】

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

——【元稹杜甫墓誌序。】

九世紀的初期，——元和長慶的時代，——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很光榮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變動向來都是自然演變出來的，向來沒有有意的，自覺的改革。只有這一個時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覺的文學革新時代。這個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白居易與元稹，他們的同志有張籍，劉禹錫，李紳，李餘，劉猛等。他們不但在韻文方面做革新的運動，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與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與同時的韓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本是北魏拓跋氏帝室之後。他九歲便能作文，少年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他爲第一，除右拾遺；因他鋒芒太露，爲執政所忌，屢次受挫折，後來

被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量移通州司馬。他的好友白居易那時也被貶爲江州司馬。他們往來贈答的詩歌最多，流傳於世；故他們雖遭貶逐，而文學的名譽更大。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他被召回京。穆宗爲太子時，已很賞識元稹的文學；穆宗卽位後，升他爲祠部郎中，知制誥。知制誥是文人最大的榮譽，而元稹得此事全出於皇帝的簡任，不由于宰相的推荐，故他很受相府的排擠。但元稹用散體古文來做制誥，對於向來的駢體制誥詔策是一種有意的革新。〔看他的元氏長慶集，四部叢刊本。〕新唐書說他「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舊唐書說他的辭誥「復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

穆宗特別賞識他，兩年之中，遂拜他爲宰相〔八二二〕。當時裴度與他同做宰相，不很瞧得起這位驕貴的詩人，中間又有人挑撥，故他們不能相容，終于二人同時罷相。元稹出爲同州刺史，轉爲越州刺史；他喜歡越中山水，在越八年，做詩很多。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他回京爲尚書左丞；次年〔八三〇〕，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八三一〕七月，死于武昌，年五十三〔生于七七九〕。

白居易，字樂天，下邳人，生於大曆七年〔七七二〕，在杜甫死後的第三年。他自己敘他早年的歷史如下：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于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

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暗讀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子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于科試，亦不廢詩。【與元稹書】

貞元十四年【七九八】，他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憲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召入翰林爲學士，明年，拜左拾遺。他既任諫官，很能直言。元稹被謫，他屢上疏切諫，沒有效果。五年【八一〇】，因母老家貧，自請改官，除爲京兆府戶曹參軍。明年，丁母憂；九年【八一四】，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當時很多人忌他，說他浮華無行，說他母親因看花墮井而死，而他作賞花詩，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他遂貶爲江州司馬。他自己說這回被貶逐其實是因爲他的詩歌諷刺時事，得罪了不少人。他說：

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誠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元和十三年冬【八一八—八一九】，他量移忠州刺史。他自潯陽浮江上峽，帶他的兄弟行



簡同行；明年三月，與元稹會于峽口，在夷陵停船三日，他們三人在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別。

元和十四年冬【八一九—八二〇】，他被召還京師；明年【八二〇】，升主客郎中，知制誥。那時元稹也召回了。與他同知制誥。長慶元年【八二二】，轉中書舍人。舊唐書說：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二年【八二二】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問旬浹。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別。

他在杭州秩滿後，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八二五—八二六】，復出爲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八二七】，徵拜祕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和三年【八二九】，他稱病東歸，求爲分司官，遂除太子賓客分司。舊唐書說：

居易初……蒙英主特別顧遇，頗欲奮厲効報。苟致身於託護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爲事。太和以後，李宗閔李德和用事，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太和五年【八三一】，他做河南尹；七年【八三三】，復授太子賓客分司。【洛陽爲東都，各官署皆有東都，「分司」如明朝的南京，清朝的盛京；其官位與京師相同，但沒有事做。】他曾在洛陽買宅，有竹木池館，有家妓樊素蠻子能歌舞，有琴有書，有太湖之石，有華亭之鶴。他自己說：

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淚之夕，拂楊石【楊貞一所贈】，舉陳酒【陳孝仙所授法子釀的】，援崔琴【崔晦叔所贈】，彈姜秋思【姜發傳授的；舊唐書脫「姜」字，今據長慶集補】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甜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愆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池上篇】

#### 自序

開成元年【八三六】，除同州刺史，他稱病不就；不久，又授他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會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他自己說他能「栖心釋梵，浪跡老莊」；晚年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白衣鳩杖，往來香山，自稱香山居士。他死在會昌六年【八四六】，年七十五。【舊唐書作死於大中元年【八四七】，年七十六，此從新唐書，及李商隱的墓誌。】

白居易與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學革新運動的人。他們的根本主張，翻成現代的術語，可說是爲人生而作文學；文學是救濟社會，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補察時政」，至少也須

能「洩導人情」；凡不能這樣的，都「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時，作長書與元稹論詩，「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參看舊唐書本傳所引」，元稹在通州也有「敘詩」長書寄白居易「元氏長慶集卷二十」。這兩篇文章在文學史上要算兩篇重要的宣言。我們先引白居易書中論詩的重要道：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賤，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照。

這是詩的重要使命。詩要以情爲根，以言爲苗，以聲爲華，以義爲實。託根於人情而結果在正義，語言聲韻不過是苗葉花朵而已。

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時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剝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擊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

矣。

這就是說，楚辭與漢詩已偏向寫主觀的怨思，已不能做客觀地表現人生的工作了。

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謝靈運」之奧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噓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浸微矣。

陵契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矣。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他在這裏固然露出他受了漢朝廷腐詩說的惡影響，把三百篇都看作「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的美刺詩，因此遂抹殺一切無所謂而作的文學。但他評論六朝的文人作品確然有見地，六朝文學的絕大部分真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情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翻練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盧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舊唐書作「三四十」，誤。今據長慶集。」杜尚如此，況不逮杜

者乎？

以上是白居易對於中國詩的歷史的見解。在這一點上，他的見解完全與元稹相同。元稹曾作杜甫的墓誌銘，前面附了一篇長序，泛論中國詩的演變，上起三百篇，下迄李杜，其中見解差不多完全和上引各節相同。此序作於元和癸巳【八一三】，在白居易寄此長書之前不多年。當時他們的文字見解相同，故元稹用此共同見解作杜甫墓銘的引論。【看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

元白都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老杜的社會問題詩在當時確是別開生面，爲中國詩史開一個新時代。他那種寫實的藝術，和大胆的諷刺朝廷社會的精神，都能夠鼓舞後來的詩人，引他們向這種問題詩的路上走。元稹受了老杜的影響似比白居易更早。元稹的敘詩寄樂天書【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中自述他早年作詩的政治社會的背景，最可幫助我們了解當時一班詩人作「諷諭」詩的動機。他說：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七九四】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圓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愾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略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邑？）將某能遏亂，亂衆甯附，願爲帥。名爲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俸，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

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閣，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買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墮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悛。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駿，不可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卽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教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閒暇，間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弁，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

八世紀末年，九世紀初年，唐朝的政治到了很可悲觀的田地，少年有志的人都感覺這種狀態的危機。元稹自己說他那時候竟是「心體悸震，若不可活」。他們覺得這不是「嘲風雪，

弄香草」的時候了，他們都感覺文學的態度應該變嚴肅了。所以元稹白居易都能欣賞陳子昂感遇詩的嚴肅態度。但感遇詩終不過是發點牢騷而已，「徬徨抑鬱，不暇其他」，還不能滿足這時代的要求。後來元稹發現了杜甫，方才感覺大滿意。杜甫的新體詩便不單是發牢騷而已，還能夠描寫實際人生的痛苦，社會利弊，政治得失。這種體裁最合於當時的需要，故元白諸人對於杜甫真是十分崇拜，公然宣言李杜雖然齊名，但杜甫遠非李白所能比肩。元稹說：

……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杜甫墓誌銘序】

這還是大體從詩的形式上立論，雖然崇拜到極點，都不曾指出杜甫真正偉大之處。白居易說的話便更明白了。他指出李白的詩，「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而杜甫的詩之中，有十之三四是實寫人生或諷刺時政的；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話，李白便不能說，這才是李杜優劣的真正區別。當時的文人韓愈曾作詩道：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蚺蟠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有人說，這詩是諷刺元稹的李杜優劣論的。這話大概沒有根據。韓愈的詩只是借李杜來替自己發牢騷，與元白的文學批評沒有關係。

元白發憤要作一種有意的文學革新運動，其原因不出于上述的兩點：一面是他們不滿意于當時的政治狀況，一面是他們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老杜只是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沒有什麼文學主張。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要提出他們所以要說老實話的理由，這便成了他們的文學主張了。白居易說：

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長慶集」憤「憤」，或食輟哺，夜輟寢「此依長慶集」，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這便是有意思要作文學改革。他又說：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書諱「治」字，多改爲「理」字。此處之「理道」；上文元氏敘詩書的「理務因人」，「理亂萌漸」，皆與此同。」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

#### 【與元九書】

最末十四個字便是元白的文學主張。這就是說，文學是爲人生作的，不是無所爲的，是爲救人救世作的。白居易自己又說：

是時皇帝「憲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



「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便是他們認為文學的宗旨。白居易在別處也屢屢說起這個宗旨。如讀張籍古樂府云：

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又如他寄唐生詩中自敘一段云：

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唐生卽是唐衢，是當時的一個狂士，他最富于感情，常常爲了時事痛哭。故白居易詩中說：

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飢；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段秀實以笏擊朱泚】，尙書叱盜時【顏真卿叱李布烈】，大夫死兇寇【陸長源爲亂兵所害】，諫議譴蠻夷【陽城譎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

這個人的行爲也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嚴肅認真的態度。他最賞識白居易的詩，白氏與元九書中有云：

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

唐衢死時，白居易有傷唐衢二首，其一首云：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聞人亦非訾。天高未及聞，荆棘生滿地。惟有唐衢見，知我平生志。一讀興嘆嗟，再吟垂涕泗。因和三十韻，手題遠緘寄。致吾陳【子昂】社【甫】問，賞愛非常意。……

總之，元白的文學主張是『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這就是『文章合爲事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註腳。他們一班朋友，元白和李紳等，努力作諷刺時事的新樂府，即是實行這個文學主義。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篇，有自序云：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總而言之 之文學要爲人生而作，不爲文學而作。

這種文學主張的裏面，其實含有一種政治理想。他們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個順從民意的政府，白居易說：

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

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疑當作『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啓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補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策林七十，長慶集卷四十八」這是很明白的「民意政治」的主張。「策林七十五篇，是元白二人合作的，故代表他們二人的共同主張。」他們又主張設立採詩之官，作為採訪民意的一個重要方法。故策林六十九云：

問：人之致理「理即治，下同」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爲政，順爲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爲如何？

這是假設的問，答案云：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探于下，歲獻于上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

他的理由是：

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于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閉鬱蕭之

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華黍之諫，則知時和定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于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稅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

這個主張又見于元和三年【八〇八】白居易作府試官時所擬進士策問的第三問，意思與文字都與策林相同【長慶集卷三十，頁二一一—二二】，可見他們深信這個採詩的制度。白居易在元和四年【八〇九】作新樂府五十篇，其第五十篇爲采詩官，仍是發揮這個主張的，我且引此篇的全文如下：

#### 采詩官 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誠，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監詞悅君意。若求與論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諍臣杜口爲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一人負

展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闕，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羣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這種政治理想並不是迂腐不能實行的。他們不期望君主個個都是聖人，那是柏拉圖的妄想。他們也不期望一班文人的一字褒貶都能使「亂臣賊子懼」，那是孔丘孟軻的迷夢。他們只希望兩種「民意機關」：一是許多肯說老實話的諷刺詩人，一是採訪詩歌的專官。那時候沒有報館，詩人便是報館的記者與訪員，實寫人生苦痛與時政利弊的詩便是報紙，便是輿論。那時候沒有議會，諫官御史便是議會，采詩官也是議會的一部分。民間有了什麼可歌可泣的事，或朝廷官府有了苛稅虐政，一班平民詩人便都趕去採訪詩料：林步青便編他的灘簧，劉寶全便編他的大鼓書，徐志摩便唱他的硤石調，小熱昏便唱他的小熱昏。幾天之內，街頭巷口都是這種時事新詩歌了。於是采詩御史便東採一隻小調，西抄一隻小熱昏，編集起來，進給政府。不多時，苛稅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於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飲水思源，發起募捐大會，銅版夾銀毫並到，鷹洋與元寶齊來，一會兒，徐志摩的生祠遍於村鎮，而小熱昏的銅像也矗立街頭。猗歟休哉！文學家的共和國萬歲！

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刪淫辭，削麗藻」，「歸本於枝葉，反實於根源」。白居易說：

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詠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婉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

且古之爲文者，上以紐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于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于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鍊句，將焉用之？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于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尙質抑淫，著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策林六十八】

「尙質抑淫，著誠去僞」，這是元白的寫實主義。

根據於他們的文學主張，元白二人各有一種詩的分類法，白居易分他的詩爲四類：

(1) 諷諭詩：「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與比者；又自武德詔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

(2) 閑適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3) 感傷詩：「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

(4) 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他自己只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是值得保存流傳的，其餘的都不重要，都可刪棄。他說：

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義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其餘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與元九書】

元稹分他的詩爲八類：

(1) 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

(2) 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3) 古體：「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

(4) 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

(5) 律詩

(6) 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

(7) 悼亡

(8) 豔詩 【見敍詩寄樂天書】

元氏的分類，體例不一致，其實他也只有兩大類：

- (1) 古風
- (二) 諷詩 —(2) 樂諷
- (3) 律諷

(二) 非諷詩——古體，律詩等。

元稹在元和丁酉【八一七】作樂府古題序，討論詩的分類，頗有精義，也可算是一篇有歷史價值的文字。他說：

樂府古題序

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言【長慶集作「旨」】，全唐詩同。今依張元濟先生用舊抄本校改本。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寶書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調，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采民配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



也。

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未取其調，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錄」「樂府」等題。除鑄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

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臆。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

昨南「各本無「南」字，依張校」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二十章咸有新意。余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音，似當作

### 「旨」字」焉。

他的見解以爲漢以下的詩有兩種大區別：一是原有樂曲，而後來依曲調而度詞；一是原來是詩，後人采取其詞，製爲歌曲。但他指出，詩的起原雖然關係樂曲，然而詩却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發展。歷史上顯然有這樣的趨勢。最初或採集民間現行歌曲，或樂人製調而文人造詞，或文人作詩而樂工製調。稍後乃有文人仿作樂府，仿作之法也有兩種：嚴格地依舊調，作新詞，如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數相同，顯然是一種樂調，這是一種仿作之法。又有些人同作一題，如羅敷故事，或秋胡故事，或秦女休故事，題同而句子的長短，篇章的長短皆不相同，可見這一類的樂府並不依據舊調，只是借題練習作詩或借題寄寓者作的感想見解而已。這樣擬作樂府，已是離開音樂很遠了。到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諸篇，諷詠當時之事，「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便開「新樂府」的門徑，完全脫離向來受音樂拘束或沼襲古題的舊樂府了。

當時的新詩人之中，孟郊張籍劉猛李餘與元稹都還作舊式擬題的古樂府，但都「有新意」，有時意「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劉猛李餘的詩都不傳了。】這已近於作新樂府了。元稹與白居易李紳【公垂】三個人做了不少的新樂府，【李紳的新樂府今不傳了。】此外如元氏的連昌宮詞諸篇，如白氏的秦中吟諸篇，都可說是新樂府。故我們可以說，他們認定新樂府爲實現他們的文學主張的最適宜的體裁。

元稹自序他的新體樂府道：

……昔三代之盛也，士譏而庶人謗。又曰，「世理〔治〕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余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爲不忌之時焉。

白居易的新樂府的自序，已引在上文了，其中有云：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

要做到這幾個目的，只有用白話做詩了。元白的最著名的詩歌大都是白話的。這不是偶然的事，似是有意的主張。據舊時的傳說，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墨客揮犀】

這個故事不見得可靠，大概是出於後人的附會。英國詩人華次華斯 (Wordsworth) 主張用平常說話做詩，後人也造成一種傳說，說他每做詩都念給一個老嫗聽，她若不懂，他便重行修改。這種故事雖未必實有其事，却很可暗示大家公認這幾個詩人當時確是有意用白話做詩。

近年敦煌石室發見了無數唐人寫本的俗文學，其中有明妃曲，孝子董永，季布歌，維摩變文，……等等【另有專章討論】。我們看了這些俗文學的作品，才知道元白的著名詩歌，尤

其是七言的歌行，都是有意倣效民間風行的俗文學的。白居易的長恨歌，元稹的連昌宮詞，與後來的章莊的秦婦吟，都很接近民間的故事詩。白居易自序說他的新樂府不但要「其辭質而極，欲見之者易喻」，還要「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這種「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的詩體，向那裏去尋呢？最自然的來源便是當時民間風行的民歌與佛曲。試引明妃傳一段，略表示當時民間流行的「順而肆」的詩體：

昭軍【君】昨夜子時亡，突厥今朝發使忙。三邊走馬傳胡令，萬里非【飛】書奏漢王。解劍脫除天子服，披頭還着庶人裳。銜官坐位刀離面，九姓行哀截耳璫。□□□□□□□□，柳上羅衣不重香。可惜未央宮裏女，嫁來胡地碎紅粧。……寒風入帳聲猶苦，曉日臨行哭未殃【央】。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獨寢覺天長。何期遠遠離京兆，不憶【意】冥冥臥朔方。早知死者埋沙裏，悔不教君還帝鄉！【明妃傳殘卷，見羽田亨編的敦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上海東亞政究會發行。】

我們拿這種俗文字來比較元白的歌行，便可以知道他們當日所採「順而肆」的歌行體是從那裏來的了。

因為元白用白話做詩歌，故他們的詩流傳最廣。白居易自己說：

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稱他妓哉？」由是增價。……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

摺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與元九書】

元稹也說他們的詩，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街賣于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勒」是雕刻。此處有原註云：「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于市肆之中也」。此為刻書之最早記載。】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是【日本白氏長慶集作「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於平水市中【原註：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

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白氏長慶集序】

不但他們自己如此說，反對他們的人也如此說。杜牧作李戡的墓誌，述戡的話道：

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者，纖豔不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女父母交口教授；淫言穢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元白用平常的白話做詩，他們流傳如此之廣，「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這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們主張詩歌須要能救病濟世，却不知道後人竟詆毀他們的「淫言穢語，纖豔不逞」！

這也是很自然的。白居易自己也會說：

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賦諷**」者，意激而言質；「**關雎**」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與元九書〕

他又批評他和元稹的詩道：

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和

答詩十首序〕

他自己的批評真說的精闢中肯。他們的諷諭詩太偏重急切收效，往往一氣說完，不留一點餘韻，往往有史料的價值，而沒有文學的意味。然其中確有絕好的詩，未可一筆抹殺。如元稹的連昌宮詞，上陽白髮人，苦樂相倚曲，將進酒，都可以算是很好的詩的作品。白居易的詩，可傳的更多了。如宿紫閣山北村，如上陽白髮人，如新豐折臂翁，如道州民，如杜陵叟，如賣炭翁，都是不朽的詩。

白居易最佩服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兩句，故他早年作秦中吟時，還時時「**模倣老杜**」這種境界。如秦中吟第二首云：

……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繪帛來山積，絲絮如雲屯。……奪我身上暖，買爾眼

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如第三首云：

……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飢寒！……

如第七首云：

……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如第九首云：

……歡酣促密坐，醉煖脫重裘。秋官爲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爲一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閔鄉獄，中有凍死囚！

如第十首云：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這都是模倣老杜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兩句，引申他的意思而已。白氏在這時候的詩還不算能獨立。

他作新樂府時，雖然還時時顯出杜甫的影響，却已是很有自信力，能獨立了，能創造了。如新豐折臂翁云：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拋折臂。張弓箠旗俱不堪，從此始免征雲南。……

這樣樸素而有力的敘述，是白氏獨到的長處。如道州民云：

……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士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這樣輕輕的十四個字，寫出一個人道主義的主張，老杜集中也沒有這樣大氣力的句子。在這種地方，白居易的理解與天才融合爲一，故成功最大，最不可及。

但那是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又是一個朋黨暗鬥最厲害的時代。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都是那時代的犧牲者。元白貶謫之後，諷諭詩都不敢作了，都走上了閉塞的路，救世主義的旗子捲起了，且做個獨善其身的醉吟先生罷。



## 新月書店啓事

本店兼售各式文具，以及精美信箋信封等，售價特別低廉。又附設裝池，特約名手，代裱字畫，取費低廉，工作精美雅致，如蒙海內名書畫家及收藏家惠顧，謹竭誠歡迎。價目另有詳表。

上海望平街D一六一號新月書店謹啓

# 瘋了的詩人

凌叔華

在初春的一個早晨，銀絲似的細雨，乘着料峭的斜風，飛快的拋着梭，織出一層銀灰的薄紗，罩着天秦山的紆曲小路。

這時有個少年戴着雨笠，穿着雨衣，騎了一條小黑驢，緩緩在山路上走。他面上露出惘惘的神色，口中斷續的哼吟着幾句古詩：襟上征塵夾酒痕，漫遊無處不銷魂，前身合是詩人末，細雨騎驢入劍門。

他反復的念，前兩句中的字，大約不甚確實，時有改易的。

「怪不得放翁覺得在細雨中騎驢得意，其實有意思。幸而沒有聽和尙們的話，等天晴了再下山。」

驢子很馴順的提起着它的小蹄子，一步步的輕輕踏下去，幽靜的山谷中，祇聽見雨的颯颯微吟和驢子一步步得得的响聲，這遲速調和的節奏，好像大自然的主人在那邊指揮着一樣。

轉過山腰，拐上一片多石的山坡，只見一整塊兩三丈大的石頭，斜嵌着在山頂上，石面平日被來往行人起坐得已經很平滑，此時被雨水細細沖洗更顯得黢黢光潤，附近石頭旁一些

雜樹也沒有，只有三四棵一丈多高低不齊的松樹斜的靠在一堆，初春的松針綠得比江南三月的稻秧還可愛。因為石面光滑牲口到了處處都得主人牽着纜走得過去，覺生的驢子，到石面前便也站住了，等背上的人下來牽它。

「小東西很聰明，我正想下來。這樣地方不歇一歇真可惜。」覺生一邊說着就拖牲口帶到松樹底下拴好了，自己帶着畫箱走到石坡上眺望。

原來對面是連互不斷的九龍山，這時雨稍止了，山峯上的雲氣浩浩蕩蕩的，一邊是一大團白雲忽而把山峯籠住，那一邊又是一片淡墨色霧氣把幾處峯巒渲染得濛濛漠漠直與天空混合一色了，羣山的脚上都被烟霧罩住，一些也看不見。

「山万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他一邊吟咏着這兩句，覺得方才胸中的惆悵都消散了，輕輕坐在石坡上，「今天眼福真不淺，米氏父子偷摹的雲山真樣本和王摩詰詩味的烟士披里純都給我找着了。」

癡望了一會兒，手觸到畫箱，正欲打開取出畫具，忽然抬頭一看，目前雲山已經變了另一樣。他自語道，

「拿油畫的刷子畫這雲山的景緻夠多笨！況且這縹緲輕靈的雲山那能等你對寫呢？它一分鐘裏不知變多少次，縱使你能夠趕快的搶着東邊的一角，西邊已經不同了。這色采濃淡也因雨雲的厚薄，天光的明暗變化的，這天地迅速的化工那能讓你凡眼追隨呢？寫生畫常常着

看很好可是不能使人徘徊細賞也因為輕略了化工的神速，過信凡眼的能力吧。」

他想着把畫箱放在一邊，「可是，難道我們寫生是不可能的事了嗎？」外師造化，內會心源」的話古人雖然說得不錯，可是這師的法子除了寫生以外，還有什麼別的好法子呢？即使我們的眼像電影照像一樣，一張緊接一張的連續着一厘不能錯，我們的注意力和思想能夠那樣聽命令嗎？」他不覺噎了一聲，「即使它們能那樣聽話，可是一個常常可以叫它停止的思想，自然是帶些機械性質的了，這機械性質的腦子那裏會有什麼空靈纏綿不平凡的的出品呢！」

雨已是止了，松叢中忽然飛出幾隻黃色的小鳥噉噉的叫着斜飛下山去，因為它們一動彈，松針上的雨水洒了驢子一身。

「啼呵——啼呵——呵——」驢子搖着身子振着長耳朵伸訴它受了小鳥們的氣，雨水也抖出了一些。

「他們欺負你了嗎？」覺生說着，起來把驢子牽到沒有樹陰的地方，「站一會兒，我就要走了。」

「大約也不早了吧，我自從到山上來鐵也不看，什麼時候差不多都可以猜得到。牽着驢子慢慢的走着看山也不錯。」他檢起了地下的畫箱背在身上，拉着驢走下坡去。

轉下了石坡，天色漸漸的光亮起來，九龍山的雲霧漸漸聚集成團白雲，很快的顯着微

風向山頭飛去。天的東南方漸漸露出淺杏黃色的霞采，天中青灰的雲，也逐漸的染上微暗的蔚藍色了。忽然溫潤的岩石上面反閃着亮光，小路上的黃土嵌着紅砂顆子使人覺得一陣暖氣，山坡下的雜樹裏吱吱喳喳的鬧着飛出兩三羣小麻雀來，太陽漸漸的擁着淡黃色的霞采出來了。

太陽一出，九龍山的橫軸清清楚楚的掛在目前。山峯是一層隔一層，錯綜的重重疊着，山色由灰黛紫赭色一層比一層淡下去，最後一層淡得像一層玻璃紗，把天空的顏色透出來。這重重的山影，數也數不過來了。

山脚下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繞着山脚發白亮的一長條是河吧，沿着河的長樹林，上邊綴着暗紅淡粉的不知是桃是杏的花，近山脚下是幾堆嫩黃的柳樹掩映着幾墩黃土房屋，有幾家房上起了雪白的炊烟，直衝上去，迷糊了遠些的樹色與風光。

覺生看迷了，站住不走，「想不到西山裏還有這樣地方，這不是桃花源嗎？」耳邊似乎有人向他念着桃源行的詩句。他想如果今天，不是爲着趕回去看看雙成的病，一定立刻從這山爬下去遊一遊這武陵源樣子的地方了。

他想着懶懶的騎上驢子，偏着身子望着面前的九龍山，昨夜憂鬱懊惱的濃霧又籠罩上心來。

「世上那裏有桃源呢！即使有了桃源，誰同去我借隱？媽媽不會喜歡那人地生疏的地

方，變成——她這次的病還不知是怎樣，媽媽信上又不說明。」想到這裏，他覺得一陣難過。腦中同時浮出一個細條身材，肉色蒼白，長臉的年青女子，她的一雙長長的永遠不看人的眼和說話就發抖的淡紅小嘴，有時倒是很動人憐的樣子，可是望見她的直直的從來不會斜轉過的頸子和她的走路不動衣角的端莊，自然而然叫人肅靜起來。

「這次的病自然是因為天天哭死去的媽媽積出來的啦，其實纔到十八九歲的女孩子，不幸被哀傷淘成了一個毫無興趣的老婆婆一樣。」

他路上想到了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轉過獅子窩的後山峯，天又陰起來，一陣細雨乘着東南的微風颯颯的下着，對面山谷裏滿開着的千百株粉白山桃花，花瓣被吹得散落了一地，忽然一陣斜風，捲起地下的千萬片花瓣亂飛，在細雨中望去，這景緻比隔着水晶簾看上苑花飛還要奇美。

近桃花林子旁邊，有三四間黃泥作壁蔴稽蓋頂的土房，忽起斜風的時候，有一個白了頭髮的老太婆跑出來收了樹上晾的小紅布褂子，後來又趕柏樹下一羣小鷄進鷄窩避雨去。

覺生看到了忽然覺得還是在那裏看過的風景，畫上呢，詩裏呢？一時想不起來了。驢子慢慢的走着。

轉過一個山腰，雨已稍止，前面是一排三四丈高古柏，筆直的樹身中間垂着潤澤的墨綠色扁柏葉子，樹頂差不多都是極粗的枯枝，那曲直分明的枝子好似宋元人山水上畫的古拙的

線條一樣有力氣有神采。從柏樹林中隱隱露出幾段舊朱砂色的短牆，牆頭上顯出一座黃琉璃瓦的佛塔，塔傍雜樹叢花，粉白相映，此時雨已止了，幾對粉蝶兒穿過柏樹林飛度廟的簷裏就不見了。忽然一陣微風吹過，送到一種向來未聞過的，似柏之馨，若蘭之芬的異香，一陣陣從廟裏吹出來。這是什麼花的香味？覺生想到了，加了一鞭，小驢兒飛跑過柏樹林，到出門前站住。

廟裏前門聽不見一個人聲音，走過韋陀殿後面小過道院子，祇有一羣蜜蜂嗡嗡亂叫的繞着一棵經雨纒開的探春亂飛，走上一層八九級高的石塔，過了一重垂花門，一種似水蓮不覺得帶苦味似玉桂不顯得濃膩的香味直衝鼻孔裏。

「原來就是這木筆花！」覺生過了垂花門望見幾間前的一株二三丈高，枝上滿着白花的木筆，不覺的住了腳對着它。

木筆花說不上是怎樣好看，不過它的香氣是很清馥的。可是樹旁看不見一隻蜂蝶，花朵兒筆直着在枝頭，沒有一些婀娜姿態，花瓣兒雖沒有粉色，但有玉蘭的嫩白，枝子雖沒有葉子陪襯，但是這枯枝着花却有寒梅的風格。

他繞了花默默的走了幾圈兒，禪房仍然寂寂不見人影，正殿的琉璃燈，藏在長幡底下稍微露出一點光來。殿門坎上有兩隻白點頸的喜鵲，一跳一跳的伸頸往裏面窺望。

不知何時，大士池裏千百朵白蓮，褪了粉紅，盡了桃黃的淡采，含了幽蕊的清芬偷了丹

桂的馥郁，冒着春寒，飛上菩提樹，微風過處，吹落九天奇葩的消息。這些不成形的詩意，此時在他腦子裏打轉兒。

西院忽然跑出兩個人，一個是廟裏的小和尚，一個是頭髮蒼蒼的老王。

「少爺，您怎樣現在纔到這裏呢，我們家裏跟您預備的飯，都要涼啦。」老王見了主人面說道。

「現在就去你那裏吧。」覺生笑着同老王走出山門，拉着馱子走向左邊的山谷去，一邊問道，

「這廟裏的那棵木筆花開得很好，城裏有沒有這花？」

「咱們那裏就有兩盆，少奶奶前些日子託人買的，大概現在還在她屋裏。」

主僕兩人走下坡去，面前一片四五丈寬略平的山地，上面有三四株發綠芽的大樹，四圍是酸棗棘子作籬笆，裏面有兩間半泥半瓦的小屋，頂上的瓦是各種形狀的瓦片蓋的，他想起老王曾講過他的爺爺很孝母親，因為母親嘆一生沒有住過瓦房，他無事到各處收拾碎瓦，或用小錢叫野孩子代檢，足足十五年纔蓋滿了房頂，蓋滿了瓦那一年老太太也死了。

「這就是你們家吧？」

「對了，少爺記性真好，您認識這房頂吧。」老王笑着讓他主人進籬笆裏去，把馱子拴在院子裏一棵大樹上。



院子倒也收拾得潔淨可愛，左邊一排是四五株大樹，右邊是一片二丈來寬大的打麥場，像拍球場的地一樣平，場旁有一個大石磨，近樹底下有一條長石預備人歇息的。

「喂，少爺來了。」老王喊他的老妻。

一隻黑白相間小巴狗從樹下穿出來，頸上發啞聲的銅鈴响着，跑向屋後報信去。

「少爺，恁好呵。」老王的妻子趕緊出來迎着覺生蹲了一個蹲兒致敬意。

他是個五十多歲的婦人，雖然是住在山裏，但是她行的是城裏禮節，身上換了一件簇新的天青布褂，雖然腿上還是舊的袂褲。她滿臉堆笑的陪坐倒茶，裏面房子雖然費了她一早晨工夫收拾了的，但是少主人却不肯進去，他喜歡院子爽亮。

一會兒飯開出來，雖是粗食，但主人在旁慇懃侍候，所以也忘了味了。

「聽說少奶奶不大舒服，老太太一定很焦急；」老王的妻皺了皺眉露出關心的樣子。覺生說了一聲是的，仍舊用飯。

「本來少奶奶生得太單薄了，一個月差不多總生幾回病。向來生得俊的姑娘常是多灾多難的，從前就有人跟親家太太說過像這樣美的小姐前生一定是天上仙女，去廟堂裏掛個名就可以免些災難了。親家太太因爲自己病沒有好所以總沒有去。」

「我在城裏王公館做事十多年了，太太小姐們不曉得見過多少，可是沒有一個比得上少奶奶那樣俊的。就是王四小姐。她們全仗着打扮纔顯得不錯，少奶奶不打扮的時候，人人已

睜着她成觀音菩薩似的，若打扮起來真是不知怎樣美了。

覺生腦中現出一個清服素粧，又羞怯又高貴的少婦，不知怎的，她的面目神氣像古物陳列所陳列的白玉觀音一樣整齊完美，看去總是那樣兒毫無情感的樣子，她的一種高貴冷傲的神情，世人見了除了敬畏之外，狠不易發生別的情感。

一會兒飯已用完，收下去，倒上水措而漱口，覺生一邊洗着手說，

「什麼時候讓老王來接你下山去走走吧，我們老太太一定也很想你去同她談談散散心。」

「我天天念道去看老太太去，」她很感激的樣子說，「老太太給我們王家的恩典下輩子也未必報得完，她老人家真是個老佛爺，老二老三去一趟總問家裏怎樣，常常還賞東西讓他們捎回來。爲了少奶奶，我也得去一趟，她待人的心腸同老太太一模一樣，去年我們大姐兒出門，她靜靜的叫我去給我四件新的，一回還沒穿過的衣服，她說自己用不着穿了，給了大姐，省得我們找錢做了。」

覺生還未答話，老王走回來說，

「西北邊又起了黑雲，我看今天得早些趕路吧，省得走到三里河邊那兒碰了雨，牲口要  
走不動。」

於是主僕二人收拾收拾，說了幾句話，騎上了駟緩緩的下山。

早晨本來已經可以靜靜心賞玩山景，此時無端的懊惱着，心裏總是滿滿的，腦中恍恍着

「一些懊惱的，夢影一般的往事，母親的寂寞煩悶，妻的孤僻冷淡，自己的無聊漫遊，到什麼時候纔算了呢？這撇不了的親情，這沒法補的愛情，這甩不下，拋不掉的人生！正在想吁氣時，老王忽在後面指道，

「少爺，那條道也可以上香界寺，半道裏經過祕魔崖，聽說那裏很有些古蹟可以看。」

他回頭望了望那條紆徐的小徑，一路是一些新長綠芽的大樹。聽了香界寺的名子使他想起那棵木筆花，由木筆花又聯想到雙成，這惆恍惆悵的網子，又輕輕的套住了他的心。噫，木筆花的幽清的丰格，愛寒冷的稟賦，不惹蜂蝶的異香，倒有些像她。怪不得她愛這樣花。他想到老王方才說的話，對於她不見發生的一種奇想。

主僕兩人默默的轉了幾個山坡，到了山脚已是太陽要落的樣子，往南行了一里便看見流勢汨汨的渾河，附近河邊的是一些插了秧兒沒有幾天的稻田，望去一點一點蕪苗似的新綠綴在杏黃色肥沃的地上，河岸上一排不過一丈高的柳樹，薄薄的敷了一層鵝黃，遠遠的襯上淡紫色的暮山，河的對岸有四五個小孩子，穿着舊紅的襖子，繞着一棵大柳樹捉迷迷玩，可愛。的春晝餘輝還照在他們小圓臉上。

「春水白于玉，春山淡若烟，閑來書畫昉，捧上蔚藍天。」覺生悠然的記起這一首詩，急著上東邊的橋走去。

走了兩里路，望見柳莊。這時一羣羣烏鴉高低的叫着飛回老樹去。家家的炊烟，加添了

着色，把這高高矮矮的瓦屋茅舍籠罩起來，顯出一種靜寂迷離的夢境。望着一座青灰瓦背的房子，覺任又歡喜又惆悵的催着驢子快走進村子去。

可喜的是母親還是往常一樣清健，不過她臉上的皺紋比似乎些走時深些，這使他感到十分不安。他攙了母親走進廳堂裏。

他們的房子是莊裏第一講究的大四合房，中間的廳子也是他們起居會食的地方，此時已拿了油燈，屋裏倒不大亮，可是微冷的春宵有了燈火的亮暖和多了。母子都到炕上坐，外孫小姐靜子，纔是八歲，挨在老太太腿旁睜着大眼睛看着他們說話。

「山上飯食想還不錯，你臉上的顏色很好。若不是二媳生病，你倒可以多住些時。」老太太一綫的小眼裏露出慈和的光射在愛子臉上。

「變成是什麼病？」覺生端了茶一邊問。

「她的病叫人看不清楚。這孩子平常就多病，她怕給人找麻煩，老是不肯說出來。這回起病大約已經過了二十多天，說起來倒也不像什麼了不得的大病，不過她病得有些奇怪，愈是這不像病的病倒難治——我怕寫信說不清楚，所以什麼都沒說就打發老王接你回來。」

「是不是發舊病？醫生說什麼？」覺生問。

「倒不是舊病，」老太太稍微點了額答，「附近醫生都看過了，誰也說不出是什麼病來，」他們開的方子都是一些參茸玉桂等等補品，大約是因為病人瘦得很，所以開這些藥吧。」

「她的病來得也奇怪，打正月底你走了沒兩天，她就愛睡覺，無論什麼時候我走過她窗戶總是見她拿着書本睡着了，三碗飯總得叫醒去來喫，喫完又去睡了。我以為她悶得難過，所以整天要睏，還吩咐底下人不要喚醒了她，誰知這樣一來，她早飯午飯都不喫白天也睡起來了。這種光景過了十來天，直到這個月初十，她晚上就不睡了，常常半夜一個人出來院子裏，走來走去，有時還念着書，後來不知怎樣，還跑到後園玩，有一次還拉了辮子一全到後園裏又跑又跳的玩了好久。我懸心的很，近來風色不正，吹着就容易招涼。可是這也只好乾着急，同她說是不中用的。她近幾天簡直有些不清楚，同她說東，她答西的。」

覺生的臉色漸加頹喪蒼白。靜子在旁見他們不說話，便說，

「舅舅，前天晚上舅母拉我陪她到後園玩，她唱了好幾個歌給我聽，還折了柳條枝子給我編了一頂大帽子，摘了許多許多花兒插在上邊，好看極了。她唱的歌兒真好聽，等我同她學好，回家唱給媽媽聽。」

覺生拉了她的小手，那柔膩肥滿的手兒握在手裏如同一團暖絲綿，她的漆黑的大眼珠，和那小薄嘴唇，說起話來動作非常快，愈看愈像她的母親。他撫着她的前額留海短髮，問道，

「你同舅母玩了多少時候，她同你說什麼？」靜子含笑搖頭說不記得了。

過了一會兒覺生問，「現在她還沒醒轉來吧？」

「方才我纔去看了，一暈，睡得正熟。」老太太呆了一會兒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咳，好好一個人，忽然變成這樣兒，也是我們家沒有福，承受不了，她還沒滿二十歲心兒比幾十歲還清楚，進門一個月後，裏裏外外，大大小小的事都沒有讓我操過一回心，親戚說起來誰不羨慕我的福氣。我從小就愛她那不言不語，靜板板的神氣，永遠不用怕她會同人頂撞一句半句，全周媽她們說話是多和和氣氣的，沒有高聲使喚過她們一回。」說着老太太聲音有些咽哽了。

「我看明天還是進城去找兩個醫生再看看吧。」覺生心下也非常難過躊躇了一回兒說。

「她這病像似中了什麼邪，我看光喫藥不會有多大効驗吧。前幾天大伯媽，老姑太太他們都勸我趕緊找了有道行的和尚或是道士來念念經清清房子也許可以趕掉了邪氣或是找個醮香的來拜拜斗，也是個法子。可是我後來一想，這無緣無故叫一些人到她房子念經拜斗，她生氣也不大好，若生了氣更不好了，親家太太又過去了，舅老爺又不在這裏，不然大家商量商量也好想出個辦法。」她臉上皺紋比方纔更多了。

「城裏有個翁大夫，治好了許多人的，不知現在還住在城裏不，等我打聽打聽叫他瞧瞧吧。」

老太太聽了點了點頭，過了一會兒又說，

「她從小心事就重，親家老爺過世那年，她纔八歲，天天陪母親在孝幃裏哭，滿了孝以後，什麼人勸她都不肯穿紅衣服，辮子上也不肯繫紅頭繩。」她惘惘的追想前事，「去年只

怨我心急，應當等她滿了親家太太的孝再辦事，這樣也許她不會常常難過鬧出病來了。」

這些話觸動覺生的多時的懊惱，望見老母憂愁的顏色，一時想不出什麼話來開釋，過了些時起身說道，

「可以開飯了吧，我去瞧瞧她就來。」

變成還迷糊糊的向床裏睡着，看不見她的臉。一進屋子，就聞着各樣花卉的香氣，因為太濃了，使人祇聞着一些草青的味兒。裏面一些也不像以前那樣整齊，書呢衣服呢桌椅上都是最觸覺生眼的是書桌旁的花盆架上擺的兩棵木筆花，一棵只有一朵花開着，那一棵還有幾個花苞沒有開，在黯淡的燈光中，露出淒涼可憐的顏色，粧台上書案上所有盤子瓶子等陳設品都裝了水養了生花，像草地上常見的黃的蒲公英，紫的二月蘭，白的野菊花，紅的野石竹都有，大約是主人自己摘來的，床前茶几上擺了一個新柳條編好的花籃，帳鉤子上掛了一頂柳條編的花冠，只是上頭綴的各色小花已經枯萎了，所以祇是一個花冠罩子。看來這屋子好像是八九歲小女孩子住的。

覺生又可憐又煩悶的嘆了一口氣，走近床邊，腳底下忽踏着許多東西，低頭一看，原來有十幾本新體裝訂的書，亂亂的散在一堆花花綠綠的鞋上，覺生檢起書來一邊想道，「也不知什麼時候拿了我這些書來，大約看完隨手就擲在這一邊吧。以前她不要看這些書的！」

這時一陣晚風由窗外吹進來，桌旁的一朵滿開的木筆花便一瓣跟一瓣撲撲的落下來。覺

生身上忽覺得冷冷的，趕緊跑去把窗上捲紙放下來，惘惘的回到廳子上。

「少奶奶的窗子廠着，睡着對吹了風可不大好。」覺生向兩個女僕說，想叫她們以後注意她的窗子。

周媽在旁答道，「少奶奶要捲起來的，上回我替她下了紙窗，她埋怨了我好幾天，她說房子裏的花，不見生風就活不好，她的一棵白海棠因為那晚下了紙窗悶了氣，花姑朵都歇了。」

「花在晚上本要來拿出去，可是她又不讓拿，我看，若是把窗戶紙捲起來，就在地身上再蓋上一床被也就不礙了。你大姊那時在城裏上學回到家裏就開窗戶睡，多蓋些被窩就不會吹着風。」

喫過晚飯以後，隨意談了一會兒，老太太恐怕兒子崎嶇乏了，叫他早些休息。他出來去看雙成，她還蒙着頭酣睡。他快快的走出來。

經過雙成的窗口，窗櫺素紙上印出淡墨色的木筆影子，花朵已經落了，只是扶疎有姿致的枝影，覺生心上忽覺得一陣難過。

慈愛的母親早已把書房收拾得非常整齊，書桌擺在向後圓的窗戶前，輪在床上可以望見兩邊窗戶外的花木，有月亮時可以望月，其外一張大沙發，兩盆鮮草花也放得恰好，地掃得露出分明的磚縫。覺生此時穿了件厚的舊棉袍，扱了一對舊鞋，歪在沙發上看一些來往信



件。看到朋友催詩稿的信，便怨道，

「我那裏享什麼難福？他們還來開我玩笑！」

這時指甲印一般的新月悄悄的躲在書房前門的兩枝白杏花裏，天空青青的好像纔擦過的古銅鏡一樣淨，西北角上有幾堆密密擠在一處的鑽石一樣發光的小星兒在閃動，園中非常沈靜，西邊一帶灰粉色牆上淡淡的印着一些枝子影兒，映着月光，露出可憐的顏色。

書房內的主人默默的望了一會兒，懶懶的打了個呵欠，又想到病人，心下便懊惱起來。

微風吹過，可以聽得見窗前杏花一朵一朵落到地上的聲音。書房的主人差不多像是聽見了一聲嘆一口氣。

一會兒他倒在大椅上隨意翻書看，忽然聽見遠遠有細碎脚步聲直向書房走來，這輕俏的步法不像底下人的，別就是變成出來夜遊吧？想到這裏，窗前忽然閃過一個苗條影子。

果然是她？忽然門開了變成走進來。

她還似往日一樣清瘦，祇是腮上添了一層向來沒有的桃花色。望見覺生，她滿面驚喜的嫣然笑說，

「噢，你回來了！」

這一笑實在出覺生意外，自從結婚後還是第一次看見她笑呢。他一時不知怎樣好。說什麼話呢？他也想不出。只好含笑站起來。

她似乎沒有看出他的神色，她嘻嘻的笑出了聲，沒有等他答出話來，便說，

「早知你在這裏。我輕輕的跑進來，嚇你一跳。」說着斜倚書案立着。她穿了件淺杏黃的又寬又大的袍子，愈顯出消瘦的腰肢。

他跟着她笑，好容易想出一句話來，「外邊很冷，你的衣服太薄了吧？」

「穿了這件袍子到園子去，那裏的樹精花神只道我是嫦娥仙子下來遊玩，他們都向我點頭行禮。」

燈光下映出她細長的臉兒，腮上新腫起的海棠紅暈還未褪去，這紅色一直連上眼皮。她的眼也不像以前那樣疲倦睜不開的樣子，說話時一雙明眸像星星一般閃動，花蕾般鮮嫩可愛的嘴唇的兩旁，添了稚子特有的嬌態的小笑渦，從前高貴冷淡的神色消失盡了。

他含笑讓坐，還是想不出說什麼話。

她倒在大椅裏，撫着腿嘆道，「我的腿跑得都發酸了。」

「這樣黑，你還在那裏跑，不怕嗎？」他說完迴轉了身子坐在一張近旁的椅上。

「外面一些也不黑，還有幾顆閃閃亮的星星和一個彎彎的月兒。那月光愈看愈好玩，我想抓了它玩玩，可它真淘氣，我走它也跟我走，我站住，它也站住，看着可以抓着，等我伸手抓它，怎樣也抓不到。我給它逗得跑了好久，末了它索性躲到雲采裏去了。真是氣人！」

覺生看她說得起勁，莫明其妙的笑望着她，等她住了聲，問道，

「你抓着月兒做什麼用？」

「穿條練子掛在我的胸口前面，我到什麼地方都不怕黑，我這個人什麼時候都是亮的了。」

說着她撩起她身後的散着的長頭髮編着玩。

「你的頭髮這樣長，從前你梳辮兒還看不出來。」他說。

「你看看垂到腳後跟沒有？」她立起來叫他看。「再長一些，我跑到前面山頂上，披散了讓風吹着，你同我畫一個像好不好。」

「好，你還得光了腳，披上一件又寬又大的衣裳纔配得上，只是光了腳出去恐怕有人要笑話。」

「對了，光了腳纔像樣呢。」她高興的說，一邊伸了腳脫去襪子，自己看看，「像這樣乾淨的腳，推也不會笑話吧。」

「穿回襪子吧，不要凍了腳。」他笑了笑又道，

「你一個人到園子去不冷清嗎？」

「有一對小天使陪我。」她答。

「那裏來的小天使？」

「這一對小天使呵」她很得意的笑着說，「沒有媽媽，沒有窩兒，不怕冷不怕熱，除了花園，別處還沒去過。」

說着她站起來望了望窗外，喊道，「花兒，黑兒，進來。」

黑地裏見一隻身子很粗胖，腿很短的小狗跑到門前，用嘴撞門。

「來了！」她走向門前望着窗外喊，「黑兒呢！黑兒！」

門開後，一隻黑白相間的又肥又髒的狗先竄進來，尾後跟着一隻身子臃腫，毛色烏黑的小狗。

雙成看見了便蹲下來，一手抱起一隻，她微微露出笑渦，眯了眼望着它們，像小女孩裝小娃娃的媽媽那樣有趣的親切與可笑的得意。小狗也知趣，花的把頭爬在她肩上，黑的帖着耳伏在她胸前。

覺生站在旁撫着小狗的毛。忽然花兒似乎身上發癢抖了抖身子，洒了他們倆一臉的水珠子，同時黑兒的頭亂撞起來，雙成趕緊鬆手，一隻小寶貝便溜下來。

「淘氣鬼！」她撇了嘴罵了一聲，便倒身坐在椅上，她穿的葛縐袍子，襟上肩上海是狗爪的深灰色的蹄子印。

「它們弄髒了你的袍子了！」他指給她看。

她低下頭看了看，忽轉噴為喜的笑道，「這像不像開了一半小菊花樣子？」

不知是因為物主人的原故或是狗爪子印不難看的原故，覺生看了看也與變成同意，笑道，「不錯，杏黃的地子印上淡墨的菊花，很幽雅的，你到鏡子前照照去。」

她在鏡子前立了一會兒，正容向他道，「你千萬不要挪這鏡子到別的地方去。」他還未答，她接下說道，

「這裏有一幅我頂喜歡的畫，你來看看！」

他走過去，她拉他在自己站的地方立着指給他看。鏡子裏照着東邊紙窗的玲瓏的窗格，青白的紙上面，印着一條杆棧老樹枝，有三四隻小鳥圓圈的挨靠在一起，彎着圓圓的脊背蹲在枝上，枝上掛着兩片破葉，一高一低的迎風搖擺跳宕。

「這三隻小鳥在枝子上睡覺，你猜它們做什麼夢呢？」她想到什麼似的問。

「大概一隻夢見枝子上長滿了新的綠葉，一隻夢見樹上開滿了花，還有一隻夢見花已經變成果實，它在那裏啄了喫。」覺生答。

「我猜不是做這樣的夢。」

「是什麼樣的呢？」

「它們夢見一塊葉子不知何時吹走了，一塊葉子給風帶走，它們拚命的跟着葉子飛去，隨它帶過高山樹林子，過河過海，看一看到底把它帶到那兒。他們跟着葉子的時候，一路上唱着很好聽的歌兒。」

覺生遇過頭望到變成面上加了一層淡淡的月色，益發顯出清瘦，但是他的雙眼却射出健康靈活的光。他想到了方才說的話，

「好，我這個鏡子永遠掛在這裏，謝謝你給我的一幅畫。」

「還用說謝謝嗎？」她嘻嘻的笑着，坐倒大椅的扶手上。

他望了她一會兒說道，「怎麼他們說你病了昵，不是好好的嗎？」

「從前我生過病，記得生病的時候，媽媽抱着我的頭喂我藥吃，喝一口藥，喫一口糖，舒服極了，我同媽媽說，我喜歡生病，媽媽掩了我的嘴不許說。」

覺生怕她提到死去的媽媽傷心起來，故意說些別說話好岔開了，「你看月兒走到正中間，比方纔光亮了許多似的。」

「亮了些，」她伸頭往窗上看了一看，說，「月兒太亮了不好，它一亮起來，天上的星星都嚇得躲起來，窩裏的鳥也給它的光照得睡不安神，晚上老是醒轉來叫喚。」

「可是明亮月兒照着開着花的樹或是倒影在河水裏是多美呀！」

「照在露珠上面更好看，風過的時候，它們閃閃的跳動，好像一羣穿銀色衣裳的小仙女在那裏跳舞一樣。」

「這露珠做的小仙女可憐得很，一邊舞着，自己一邊就鎔化了。」他很感嘆的說。

「一邊跳舞一邊溶化夠多好玩！」

這時那隻小狗蹲作一堆，四隻小眼，却向燈光瞪着，不時搖動着身子，搔耳朵，抓癢，顯出不耐煩的樣兒。

雙成望見這樣子。站起來開了門說道，「你們出去玩吧，這屋裏沒有地方給你們跑。」這一對小東西搖着尾巴跑出門去。她忽然喊道，「花兒，黑兒，等一等，我去。」

「外面冷，不要去吧。」覺生拉着她道。

「我不去，這對小東西就會給園子裏的大狗欺負，昨天黑兒給隔壁的黃狗嚇着了，飯都沒有喫。」

「那麼我同你去，等我一等。」覺生拿了自己一件外套，同她披好，兩人一同走向園子去。花兒打頭走着，小黑兒的肚皮貼到地面，雖是搖晃着身子想跑，但走都像走不動的樣子。

園子裏雖然有微明的月色，可是還看不清楚。雙成說，

「花兒，上小園子去吧！」

兩人攙着手走着，他覺得像方才拉了辮子的手一樣愉快，不過一隻是肥短，一隻是纖瘦的不同。她此時直像七八歲的小女孩子新得了好朋友一般，津津不倦的告訴他許多園中遇到的事：有一回天亮的時候，忽然飛來一隻頭上帶絨毛黃冠子的，身子花白的鳥，爬在大柳樹身上，伸了嘴只啄樹幹子，忽然樹底下爬出一隻白蛾子，振了翅子飛向近旁開得正好的杏花

樹上去，黃冠鳥飛過來張了嘴要吃它。她想在白蛾子看花去的時候，遭了難，心裏覺得難過，就拾起一塊石頭打過去，這隻鳥遠遠的飛去，以後永遠沒有再來。還有一晚月兒好極了。園子裏像點着多少元宵節的紗燈一樣亮，又像罩了一層玻璃一樣好看，樹上小鳥兒都醒轉來又飛又叫的賞月，她想到廚房裏一窩新養的小貓是還沒有開眼，這樣好月亮它們看不見多麼可憐啊。她跑到廚房抱了小貓到園子去，用手慢慢替他們把眼撥開，還有兩隻沒撥，大貓找來了，亂嚷亂叫，把小貓攆回窩裏去，她不叫大貓嚙去，大貓抓破了她的手。「這真是冤枉，它以為我要攆小貓的眼睛呢！」她說。

她在園子裏會做過許多工作，說起來很是自負。她用柳條編過許多花籃，把春天所有的花和草都摘了盛在裏面，天天燒香供它們，日子久了它們得了香火，就成了仙，不會死了。他編過一頂花冠，上邊插了許多花朵，好看極了，她想供這花冠給晚上出來遊逛的神仙，等了幾天也沒等到，花冠上邊的花都乾了。有一晚她夢見個很美麗的神仙從天上飛下來，她想到花冠的花乾了不能獻給她，心裏難過哭了，神仙拍着她的背，叫她抬頭看看，原來自己做的花冠，已經戴在她頭上，上邊的花，一些也沒有乾，像摘下來時一樣好看。

「你說這個夢好玩不好玩？」她的笑聲中顯出天真的可愛。

覺生笑着點頭。仍往前走一會兒花兒黑兒忽然蹲下不走了。

「到了嗎？小園子呢？」他問。



「這裏就是，你也蹲下來。」她蹲下了。

乘着微白的月光，依稀可以看出面前一片七八尺建方的地上壘着山，種了樹，蓋了房，搭了橋，映着月光發亮的一片水是河池。

「你來這邊看看我新做的小亭子。」她拉他過去，又說「我看人家的亭子都有名子，你來起個名子好不好？」

這亭子是稻草做的頂，樹枝做的柱子半歪半斜的支在一個小土山上，四面插滿了盛開的杏花枝子，山下是一個水池子，有一條硬紙剪成曲曲灣灣的小橋，橋過去的地方插了幾棵粗的松柏枝子，旁邊有整塊磚頭堆起來的一個台，她說這是讀書台。

「早上起來走上這台，可以放大嗓子念書。」她說。

他聽着笑了道，「這比書房痛快多了！」看到了亭子旁的杏花，他想到裏間的杏林斜雨，「這亭子叫春雨亭好不好？」

「好，有了雨，地上插的杏花都活了。」她接着說，「你喜歡這個讀書台，就算你的吧。」她抓了地上一個小泥人放在台上，說，「這個是你，在這上邊一邊走一邊吟詩。」

「我是種地的，」她又抓起一個小泥人放在地上，「這片地種瓜，碧綠的大葉子上面，開滿了鮮黃的花，東邊種桑樹，桑樹熟了，同下太陽一樣鮮紅。這後面種菜，我們摘了新鮮的菜給媽媽喫。」

「再養些雞鴨，再蓋一廳住房，一間廚房，這就是我理想的家了。」這小園子在他的心裏也活了起來。

忽然她跳起來，在西區橋下看，一邊嚷，「花兒，我的匣子呢？」

兒兒伸了鼻子，搖着尾巴在地上嗅，忽然爬開土，嚙了一個滿粘了黃土的盒子來。

「你猜是什麼？」她說着掀開蓋子遞與他看。

匣子裏躺着十來條綠的黃的二寸來長臃腫的蛹子，一搖匣子，就蠕蠕的蠢動，看着有些令人難過。

「要這樣笨虫子做什麼？」他問。

「哼，別瞧這樣子，」她鄭重的小聲說，「它們不來世上，春天就顯得寒儉了。它們沒出來以前，地面上先鋪好了碧綠的毛絨氈子，百花薰香了世界等候着。在暖融融的太陽底下，它們換上五彩的講究衣裳纔出來遊逛。」

「這會是蝴蝶？你在那裏要來的？」

她點了點頭，說，「是的。我費了很多氣力纔找了這一點兒。」

覺生嘆道，「有了這些，園子裏要熱鬧起來了。」

「它們都是隱巴，鬧不起來。可是它們到了園裏，樹上的小鳥兒都要唱歌接駕，這裏倒不像現在這樣冷靜。」她說完不一會兒，忽然跳起輕輕叫道，「夜鶯來了！」

說着她拉了他到大柳樹下。

似乎有一隻鳥在枝子高處嚶嚶的啼了幾聲，他們倆用脚尖點了地走到近傍一張板棧上坐下來。

過了一會兒，還沒聽到第二聲來。夜氣漸涼，他忽然打了個冷噤，「冷了！」

她一把拉他過去，拿自己披的外套，分一半替他披在肩上，手觸到他身上帶潮濕的衣服，驚道「你的衣服濕了嗎？」

「大約給露水滴濕的。」

「這也許是天上星星流出來的眼淚，他們聽夜鶯叫得太可憐了。」

「對了，你看他們現在還擠着眼，還要掉淚呢！」他說着仰起面向天上看。

她也看了一會兒，說，「多掉些眼淚下來吧，園子的花樹，不用挑水澆了，長得更要好  
看。」

過了些時，還是聽不到夜鶯的聲音，忽然枝上像有一隻鳥振翅掠過去，兩人抬頭一看，果然有一隻尾巴長長的小鳥很快的小飛去，到了中天，「嘖——嘖，嘖，嘖——嘖，」叫了幾聲，影子漸漸迷糊，淡漠到看不見了。

他漸漸身上覺得溫暖起來，同時微風吹過一陣杏花的馥郁，接着是一陣新草鮮綠的清  
香。春宵的歌謠，漫然在詩人的心琴上奏着。

「夜鶯的聲這樣美，我是第一回聽見。」他靠前握緊了她的手。

「我最愛聽它飛起來叫的幾聲。」

「祇叫幾聲可惜些！」

「這短短的歌兒更可愛。」

「月光也是這淡淡的！」他說着仰面望着遠處。

白圍牆外面的樹木已經給夜霧迷糊了，只見一片漠漠茫茫帶神祕性的紫灰色的影子，風一漂動，這紫灰色的影子便要探頭入牆來的樣子，夜色漸加濃厚，覺生沈默了一會兒站起來道，

「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雙成挽了他的臂，繞過杏花林子走。此時月兒比方纔加了清寂的光，已是午夜了。在磚鋪填小徑上面印着兩團又矮又圓的人影兒。

「你瞧那來的一對胖子呀？」她指着地下影子嘻嘻的笑。

「這像一對七八歲的小孩子。」他答。

「那末，我們是一對胖孩子了！」接着是嬌憨的笑聲。

「胖孩子福氣！」

輕軟的東風，在薔薇夜霧裏，吹出銀絃清脆圓潤的回響。

從此以後，覺生沒有離開過雙成，書房裏，後園裏，不用說時刻見他們雙雙影子，聽見他們甜密的聲調，就是柳莊附近的河邊田野也常常見他們挽着手走過，有時他們跳躍着跑，像一對十來歲小孩子一樣神氣，附近的村童鄉女起先偷偷跟着他們，後來竟敢同他們倆拉了手在草地上捉迷藏了。

老太太看見兒子愉快得意的神色，也非常歡喜，可是忽然想起他們奇突的改變，不覺又很擔心，她的多皺紋的臉上一會兒很平潤，一會兒又變了。

柳莊的人差不多天天說這件事，許多關心的親戚鄉鄰說起來還咨嗟嘆息的說張老太太真可憐，起先媳婦瘋了還罷了，現在兒子也同媳婦一樣瘋起來，這可怎麼好呢？

梅花祭日子淨土寺寫完

詩

有一隻老馬

有一隻老馬，有一隻老馬，

它異數不盡一生立過的戰功。

這一隻老馬，這一隻老馬，

怪可憐的，你瞧，倒在風雪當中，

沒有人憐惜，沒有人憐惜，

那同情的餓鷹在空中周旋。

別提起憐惜，別提起憐惜，

當年在春風裏他也見過影駁。

像流星似的，像流星似的，

詩

饒孟侃

他黑夜裏還衝過千里的營寨。

像流星似的，那流星似的，

一縷英魂如今却隕滅了光彩。

發一聲長嘯，只一聲長嘯，

它便永遠消失在這一剎那間。

發一聲長嘯，也是這長嘯，

喚起了當年他戰陣上的威嚴。

像棟樑摧折，像棟樑摧折，

你看那紛紛的盔甲應着聲倒。

一

像棟樑摧折，像棟樑摧折，  
你再看命運這回騎着它摔交。

有一隻老馬，有一隻老馬，

---

它真數不盡一生立過的戰功：  
這一隻老馬，這一隻老馬，  
怪可憐的，你瞧，死在風雪當中。

## 答 辯

掛綵的榮華我當不起，  
沒有圓光往我頭上箍，  
旌旗鑼鼓不是我的份，  
我道上不許用黃土鋪，

不許矜驕鏡我成金身，  
我拒絕「成功」見我一面；  
雙手揪住掙扎的紛忙，  
我猜着黎明，也不要看。

錦袍的莊嚴交給別人，  
流汗的快樂得讓給我。  
上帝許我純鋼的意志，  
要我鏗出些慘淡的歌。

可是旌旗鑼鼓我不要，  
我道上用黃土來鋪，  
掛綵的榮華我當不起，  
那有圓光往我頭上箍？

聞一多



幽舍的麋鹿

(譯哈代詩)

今晚有人從外邊望進來，  
從窗帘縫裏直望；  
窗外亮晶晶的滿地發白，  
今晚有人從外邊望進來，  
我們只坐着想，  
靠近那火爐旁。

---

我們看不見那一雙眼睛  
在窗外的雪地上；  
桃色的燈光輝映着我們，  
我們看不見那一雙眼睛，  
直發楞，閃着光，  
四隻脚，跂着望。

# 成功

西 澧

有些人說，他們孩童時的事，一一都記得很清楚。這常引起我無窮的羨慕。我在回想的時候，只有零零碎碎斷片的回憶，被一段段漆黑的東西隔開着，好像晚上看見的荒村，除了疎疎落落的幾盞燈外，只是一片蒼茫的昏暗。

我記憶中最早的印像，是夏天黃昏的時候，一個人坐在自己家門的門檻上，輕輕的唱些什麼，眼却時時望着東邊。一會兒從轉角處走出來一個瘦小的人，我就跑上前去，口裏嚷着「爹爹，我在這裏！」爹爹說：「慢些兒跑，不要摔了。」我還是不止的跑，到了他的跟前，氣都喘不出了。他含笑的一手拉住我，說：「看你跑得多累！今天淘氣了沒有？那才是個好孩子，給你吃塊糖吧。」說着，從衣袋中舉出一小包糖給我，拉了我的手慢慢的走回家。因為天天如此，所以想起來還不模糊。爹爹每天回家，總帶一包糖，或是一包花生，或是一個石榴之類，大約兩個小錢的東西——那時小錢是可以買得到東西的，而且有時比現時的銅子還許多些——從來不曾遺忘過。

那時我大約四五歲，爹爹有四十歲了。他是三十五歲才生我的。母親比他小一歲，因為生我時年紀已經不輕，產後一向有病，在我三歲的時候便死去了。她的一切，我一點都不記

得，以後雖然看見她的神像，我心中的她的印像，只不過是一個眼眉很秀氣的清瘦的女人吧了。

爹爹那時是在一間南貨舖做夥計。他小時候也念過幾年書，下過一會玖場，可是在他十五歲的時候，祖父死了，他因為要養祖母和姑姑，不得不聽了親戚的話，到商店去做事。我小的時候他有多少進款，我不知道，想來一年不過一百吊錢吧。

我的第二個印像，是吃過晚飯的時候，不知怎樣，在回想裏總是秋冬的模樣，其實春夏也未嘗不如此罷。爹爹坐在靠壁的一張方桌的上手，桌上點一個油盞——裏面點着兩根燈草——他打開一本唐詩來念了。這是一部破爛不全的「全唐詩」爹爹前多少年從一個挑書貨擔的人在門口換到的，好像爲了那事，母親還與他吵了一場。這部唐詩是他的寶貝，幾乎沒一晚不念的。有時他念的時候，我也坐在對面學着他搖頭晃腦的唱，他就教給我些簡單的詩句。所以在我沒有識字的前，就能背好幾首五絕，七絕。我還記得最喜歡的是：「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那一首，一個人坐在門首，瞧見樹上的麻雀兒，天際的雁行，常常就唱起來。大約八九點鐘——鐘當然我們家是沒有的——的時候，我們就在一床睡了。

爹爹不大出門，也沒有人來找他。他也並沒有什麼嗜好，除了每過五六天，偶爾高興的時候，就去打半斤黃酒來喝。下酒的總不過是花生之類。他買了花生或豆回家，總分一半給我，留一半給自己。到了我會數數的時候，他每次先叫我數過有多少，再分一半給他。他一

而喝個，一面念詩，聲音好像比平時高了些似的。

因為他白天在店裏，我記起來的只是些晚間的情形。我白天只是同王媽在家。有時王媽帶我到隣家去走走，可是我那不聲不響的模樣，不大討人的喜歡，所以我也不大願意去，還是覺得一個人玩自由。可是小小的心自然是孤寂極了。所以晚上在爹爹跟前，心中總是燦燦的。大約在六歲左右，他教我識字，以後他念他的唐詩，我念我的方字，成了一種習慣。

只有親戚家有婚喪喜事，或是掃墓，他才不到店中去。我喜歡的是喪事和掃墓。我們坐了船到山脚，祭過吊過，在船上吃過飯，別人開船回城，爹爹總同我留在後面。他領了我到對面亭去喝茶。他坐在那裏喝茶看山，我一個人總是去看池子裏的金魚，或是提蝴蝶兒。他坐了一兩點鐘，領了我慢慢的走回城。這離城的四五里路，並不算多，可是我有時玩得累了，走到半途走不動，爹爹把我背起，回家時我差不多已睡熟了的事，也不是沒有。

我七歲進了學校。學校的生活，已經記不大清了。因為從來不惜同別的孩子玩，所以也沒有交什麼朋友，因為在家時常常一個人悶悶的出神，所以上課的時候，有時也不聽見先生說的話。學校中的功課，因此會不頂壞，也從不很好，只是平平常常吧了。

大約我十三歲在高等小學的時候，一天晚上同爹爹在廟前街走路，一頂轎子飛也似的來了，爹爹避不及，被轎夫一推，險些兒摔了一交。他回首時，正望見轎中人的側影。他說，「這不是少和嗎。」轎中人回過頭來瞧了他一眼，又回轉頭去了。他半天沒有做聲。後來，

我問他這人是誰，他才說，他們是在一個書塾裏念書的同窗，當時是很要好的朋友。他進了館子，就沒見他了，聽說少和到上海進了學堂，到過日本，在北京做什麼事。這一天他又說了些他少年時的事。他末了說：「我無論怎樣要你上學，就是要你不像我這樣的沒出息。你將來也好不至於埋怨我。」

那一晚的話，我聽了很感動。我知道上學校讀書也不是容易的。我立志發奮，也從這時候起。我學堂裏的成績，慢慢的好起來了。十五歲高小畢業，我攷了第一名。在中學裏，我也終沒有落在第三名後。十九歲中學畢業，放學那天，爹爹也特別到會。我是第二名上去領文憑，並且得了幾種獎品，下台走到他身傍時，只見他滿面堆着笑的看着我，可是他的兩頰都被眼淚沾濕了。

我畢業後在第三小學教書。一星期教三十點鐘，一月的薪水十二元大洋。我第一個月的薪水領到後的那晚上，我把票子都換了洋錢，吃過了晚飯，抹乾淨了桌子，把我生平第一次得到的十二元雪花大洋放在爹爹的面前。他說：

「現在你不比念書的時候了，做了先生，衣服也得穿得整齊些，在外面也要與人有些應酬。」

「我一月有四塊錢做零用就儘夠了。」

「你的錢節省下來，也得預備着種種的費用。你已經十九歲，年紀也不小了，要是有些相

雲的人……」

「現在那裏說得到這話。」

說了好半天，讓了好幾次步他才答應了三分分配：一分聽了他的話由我存在郵局裏，一分做零用，另一份交給他。

那時候，他的薪水一年也有一百元左右，因為他上了年紀，店裏也可以過幾天告一天假。星期日我沒有功課，他也常常不到店裏去。天好的時候，我們常常出了城門到對山亭或是別處去喝茶，坐半天。黃昏時走回城來，總在一家小酒店——據他說那家的竹葉青很好——喝半斤酒，我也喝一杯半杯陪着他。

可是最能忘情的，還是從前一樣日子的晚間了。我們都差不多五六時回家。晚飯過後，他還是坐在方桌上首念唐詩——一切都與以前差不多，只是油盞早就換了石油燈了。我雖然有一張小書桌，可是因為長久的習慣，還是坐在他對面看書或改本子。有時我覺得好久沒聽見他的讀詩聲，抬起頭來，只見他呆呆的在望着我，眼中露出又是愛憐，又是得意的神色，就是我抬起頭來他也不知道。我說：「爹爹，你又在想什麼了？」

他說：「我沒有想什麼。」對我笑了一笑，又去讀他的詩。

我知道他最得意的事，雖然不說，是同我在街上走路了。有一個比他高大的兒子——而且在他心中，學問淵博得了不得的兒子——在他身邊，是多麼可以驕傲的事！在這樣的時

候，他身子似乎比平常挺得直些，脚步也開得快些。因此我有時學校裏事情完得早，也常到他店子裏去接他，同店子裏夥計們談一會話。他的高興，真是「南面王不易」了。

可是，不幸得很，他雖然不覺得，人家却都這樣的想，一個小學教師只不過是一個小學教師罷了。小學教師前途的希望，能有多少？比南貨店的夥計能好到那裏去？這個，我沒有做幾天教員，就深深的感到。我一向想掙的一口氣——爲了我的爹爹的原故，想掙的一口氣——還是沒有掙得。這二年裏，常常使我暗中痛苦的，就是這一個思念。漸漸的一個想到大學去讀書的念頭，進了我的心頭，常常的在我心中衝擊，末了成了一種抵抗不住的勢力。我那時少年氣盛，覺得費用到不成問題，只是二十一年天天在一間屋子裏住的兒子，忽然丟了他孤另另的一榻老人在家裏，叫他怎樣的過日子？在晚上讀詩的時候，他抬起頭來，對面只見一個空座，又叫他怎樣的慰情呢？可是好勝的心理，終究佔了上手。我想到別離是暫時的事，成功給他的快樂，一定可以補償這目前的難受，而且有餘了。他只不過五十五歲，身子到還好，很可以享一二十歲的福呢。

可是我好久沒有告訴他這個決心的勇氣。一天，我在報上看見報效的限期近了，不得不硬一硬頭皮，同他開口。我說了爲什麼想去的理由；我說我去一切到不成問題，只是不放心他一人在家裏，不過，我說，我可以找玉叔家的七弟——玉叔是我的遠房叔叔，他家子女特別的多，——來陪他。

他一會兒沒作聲，停了一分鐘的樣子，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說：「年輕人應當有這種志氣的。我巴不得你成了名才好。我到不成問題。只是到京裏去讀書的費用到那裏去弄呢？」

我起先說話的時候，低了頭望着地，一眼也不敢去望他。這時才抬起頭來。他的眼正望着我，很鎮靜的發出慈祥的眼光，可是我看見他的手在發抖。

「我在郵局裏存了一百塊錢，足夠半年用了。北京那樣大地方，人多事繁，一定不難想法子一面找一個事一面念書。」

「恐怕沒有這裏容易吧？總得細細計算一下才好。」

我們的話便打止了。第二天晚上回來，他拿出一百三十元交給我。

「這一百塊錢是你交給我的，」他說。「我代你存在郵局裏，本想將來辦喜事時用得到。這三十塊錢是我的兩年來的積蓄。我以前有過三四百塊錢。可是，前幾年爲了你的學費和這樣那樣，都化完了。」

「爹爹，這都是你的錢，什麼時候都用得着，我萬萬不能拿的。」

「你在外面，舉目無親，不比在家鄉。我要是用得着錢，還有認識的人可以問他借。你若是沒有錢用，怎樣好？儘可有備而不用，斷不可要用而不備。」

動身一天的清早，他親自送到車站上。他的一雙含着老淚的眼，只是望着我，却又說不出話來。汽笛一聲，火車開了。車出了站，他還立在那裏沒有動。我覺到霎時間他好像老了。



十歲似的，髮也花了，背也駝了。這難道是我的幻想嗎？

我攷取了投攷的北京大學。秋天就入學。果然爹爹的話不錯，在北京想在課外弄錢實在不容易。北京多的是想在外找事的窮學生，——有些海外回來的留學生還沒有事做——像我這樣的剛進預科的學生有誰請教呢？而且我在那裏一個人也不認識，一個人也無從認識。一半固然是由於我性情冷僻，人家不喜歡同我來往，一半却是因為我也避他們——我怕的是與人有了來往便得化去我那專心讀書的時間，更怕化去我那有限的錢，也怕人家笑話我的寒儉的生活。

無論我住的公寓怎樣的狹小，我一個一個的錢都用得怎樣的留神，到了第二年的秋末冬初，我的錢已經用完了。我起先吃公寓的飯，後來在外面買窩窩頭充饑——而且得跑到遠僻的地方才敢偷偷的買，只怕被同學撞見了笑話。到後來窩窩頭的數目一次一次的減少了。坐在課堂裏，或是圖書館裏，我的腸子不止的咕囉咕囉的響，常常引起同學們的竊笑。北京秋末的天氣，已經有南中冬天那樣的冷，可是我還是穿着一件竹布大褂，裏面只有一件薄薄的夾襖——我的冬衣早就送到當舖裏去了。我這時起了好幾次自殺的念頭，可是一想到爹爹的車站上的神色，我又重新發奮，重新立志要用功到末了一口氣才罷休。

一天早晨，正是連買窩窩頭的錢也沒有了的時候，忽然接到爹爹的一封信，裏面附着兩張一百元一張的郵政匯票。信裏說，他聽見到過北京的人說北京的生活怎樣的貴，我賺

然家債不提起，我猜想我的錢該化完了，所以設法給我寄二百塊錢。

他這二百塊錢怎樣弄來，我再也不想出來，因為我們認識的人，誰也不肯，也不能借我們一半這數目。我寫信去問，他回信簡直沒有提起這件事。第二年的秋天，他又寄了我一百多塊錢。他信裏說，他因為一個人住得寂寞，不久想搬到玉叔家去住。我才想到，他一定爲了我的讀書，把祖傳下來的一座小房子賣給人家了！

第二年春天我找到了一個家館，所以暑假的時候回去看了一趟。這三年的別離，他實在老了許多了。他住的是玉叔家的一間狹小的，不大光亮的房子。除了一張床，一張桌子外，幾乎什麼都放不下去了。他就在玉叔家吃飯，一月貼他們多少錢。玉叔因爲子女多，進款少，吃的飯更不如我們從前了，幾乎每餐都是青菜煮豆腐。酒他是許久沒喝了。

我回去了幾天，也不聽見他晚上讀唐詩。一晚，他拿出一本唐詩來，說，「許久不聽你念詩了，念兩首給我聽吧。」

「他們小孩子都睡了，不要吵醒了他們。」他說，一會兒又說道：「你玉嬪的心倒是很好的，只是脾氣燥些。」

我聽了，知道他這最後的安慰都奪掉了。我想代他另找一個地方住，終于沒有弄妥。

我走的時候，他又給了我節省下來的四十塊錢，厚臉的我，居然又收下了。

爹爹爲了我求學，把人生的樂趣都犧牲了，我想，我承受了他的犧牲，該怎樣的報答他

呢？只有更加刻苦用功了。以後的三年，我自信功課做得很不錯。家館雖然不常有，可是生活也算維持了。可是因為總沒有餘錢，所以沒有回家去過。好在畢業很快了，我只好安慰自己，

我一向不與人交接，不知道世事，總以為只要學問做得好，畢業之後，就自然而然的有事幹。這夢想直到我畢業之後才打破。學校的功課是完了，畢業文憑是在手中了，我立在茫茫人海的北京城中，好像立在星月無光的荒野裏，不知道怎樣是好。學問——學問的無用我那時才知道。我那時才知道，要在社會上得志，第一得有勢力——親戚朋友們的幫忙——第二得面皮厚，學問的有沒有是滿不在乎的。我們同學裏面，有些平常老不到學校，考試時帶線帶，請搶手的，一下子便鬧氣起來了，可是幾個安分守己，功課很不錯的人，還是常常碰見他們像我這樣的落拓。

從失望變成憤怒，從憤怒陷入了悲觀，我此時極端的厭世，有時又起了自殺的思想。可是末了我總是自己說，我要是死了，怎樣對得起爹爹？爲了他，我無論怎樣得活着。

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我只有鑽天的到圖書館去看書。明明知道愈讀書愈沒有用，而還是去讀書，好像上了嗎啡癮的人，明明知道嗎，是致命的毒藥，可是還是得去打針一樣的沒法。可是，除了讀書我又能幹什麼呢？我那時在經濟學報上發表了好幾篇自己覺得比較滿意的文章。不料這幾篇文章居然成了我的救星。

在這幾篇文章被法學界名宿某鉅公看見了，他要我去見他。他詳細的問了我的履歷家世之後，同我說他有一個經濟學上的問題得托我研究，爲了彼此方便起見，叫我到他家中去住。我從此在某鉅公家住了三個月，每天上圖書館去搜集關於那問題的材料，三月內寫成一篇十萬字的自己以爲是內容充實的論文。某公末了推薦我去當某大學一月八十元收入的教員，而且還送了我二百塊錢。除了我爹爹之外，某公實在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恩於我的人了，雖然我的論文發刊時，書上印的是他的名字。

我一聽到教員事說妥了，立刻就寫一封快信給爹爹。我知道這消息一定可以給他極大的愉快。我並且說我不日就南下去接他。某公的錢一到，我立刻就動身。海上的風浪雖然大，艙裏的客人雖然擠，我一點都不覺得不舒服。我那時心中是充滿了愉快。我想爹爹同我到北京去後，又可以過六年前的生活了。我們晚上又可以有一個桌上相對着做事，讀詩。而且日常的生活方面，他一定可以比以前舒服些了。我又想，星期日及休假，我可以領了他去逛北海，三殿，中央公園等地方。在我的想像裏，已經看見他那種愉快和驚詫和得意的神情了。

船午後到了埠，我只繞道去買了一罇酒——我聽他贊賞過不知多少次，他在一個朋友家喝到上海某家的花彫，味道是怎樣的醇厚——便上了火車。我想到一會兒就可以看他喝這花彫，談北京去的事反而愈嫌火車走得慢了。車終久到了，我叫脚夫挑了行李，便三脚併兩步

的趕回家去。

門口是黑漆漆的，打了一會門，聽見玉叔的聲音，出來應門問我是誰。一聽說是我，他一面開門，一面說：「你回來得倒快。」

我應了一句：「玉叔，你老人家好，」正想拔步往裏跑，他的下一句話把我楞住了。

「電報居然就接到了嗎？」

「電報！什麼電報？」我驚訝的問。

「你不是接到電報才回來的嗎？你的爹爹……」

我沒有聽他說完就飛也似的跑進去，心裏想，莫非他病了。推開他房子的門，口裏喊「爹爹」，裏面是漆黑的，床上也沒有人。回過身來，正與玉叔撞一個照面。他喘氣的說：

「在正屋裏。」

我聽了心中一鬆，想這該不是病吧，一面脚下快快的向正屋跑去。啊，那是什麼，一片白的？靈幃嗎？不是的吧？我渾身都發抖，兩隻腳軟得不能動了。

玉叔扶我進了屋子。玉嬌娘也出來了。我半天說不出話來，掙扎了半天才能開：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他是四天前過去的，昨天是三朝。」玉嬌說。

「什麼病？病了多少時候。」

「是重傷風。病倒病了一個多月，只是他……」

「爲什麼不早通知我？我截止她的話憤怒的叫起來。」

「他一得病我們就要寫信給你，只是他說不用寫。他生怕無故的大驚小怪把你叫了回來，就誤了你的前程。到後來汪醫生同我們說快些叫你回來吧，他自己也知道不好，才答應了給你打一個電報——本來要是他再不答應，我們也是決定要給你電報的。可是第二天他就大加。這一天他時時的叫「阿本，阿本」下一天清早他就過去了。」玉叔說。

「他是六點鐘的時候過去的。七點鐘你的快信就來了。」玉姨追加着說。

我低了頭什麼也說不出來，什麼也想不起來，腦子裏轉來轉去的只是一團團的黑暗的東西！沒有眼淚的，不能抑制的怨憤。

「這挑夫我先來開燈了吧？」玉姨說，使我想起了完全遺忘了的木呆呆立在門外的挑夫。我點了點頭，一眼看見了帶回來的一罈酒。我掙扎着立起身來，把起那罈酒，踉踉跄跄的走去放在案桌上。我的眼淚忽然泉水也似的湧下來了。

爹爹死了已經十年了。在國內經濟學者中間，我居然也有一個小小的聲名。我桌子上點了是電燈了。可是在晚上讀書寫文章的時候，我想起了爹爹，還是覺得做在洋油燈下讀書改文章的鄉村小學教員時幸福得多了。

# 華東印刷所

是印刷界首先的革新者

鉛字嶄新，排式力求美術；

印刷精良，用墨不惜重價；

機械完備，出貨非常迅速；

約期交貨，臨時不誤片刻；

這就是本印刷所工作的出品，

請各界批評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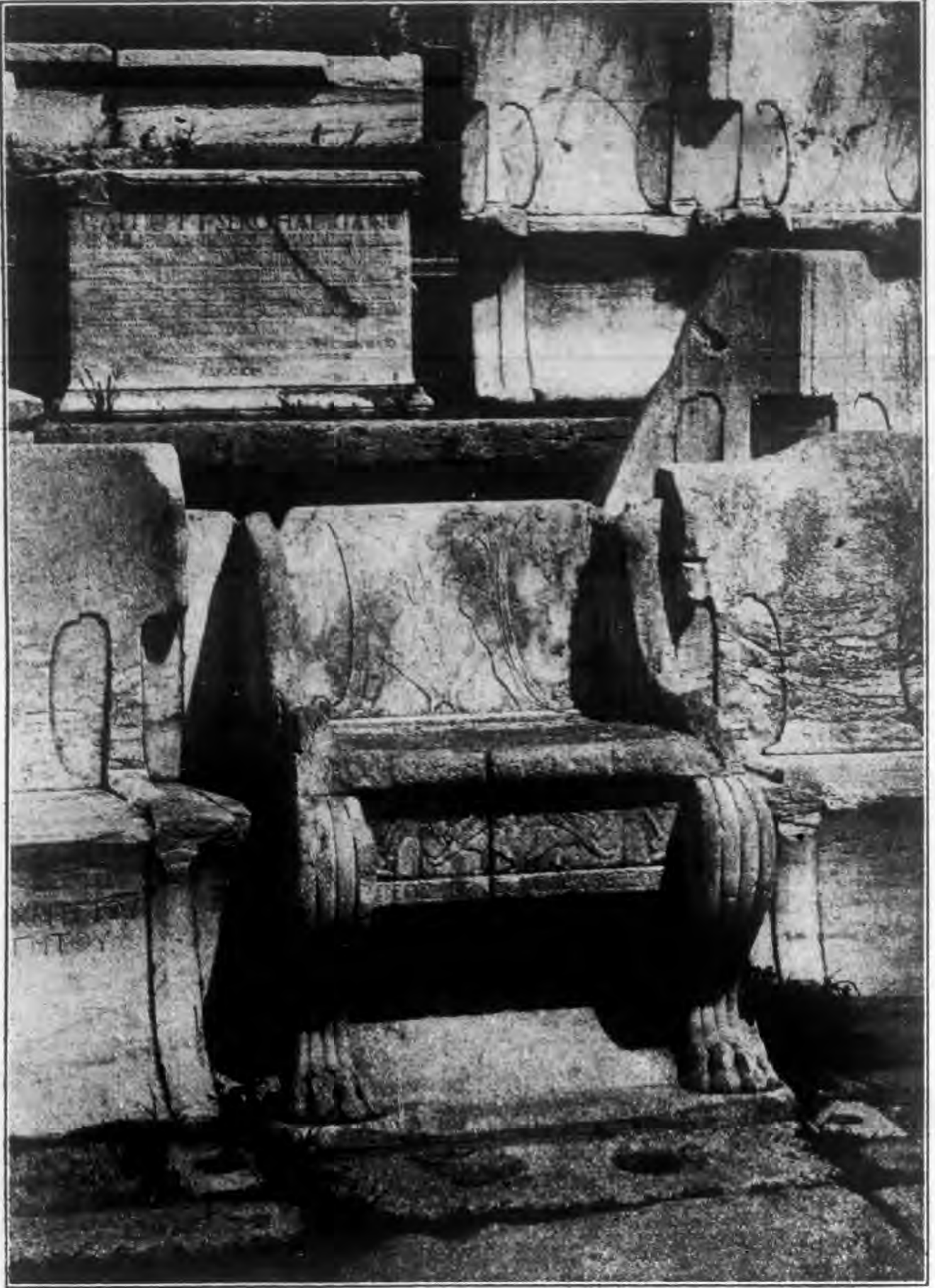
對於工作上是否有藝術的色彩？

對於印刷上是否有美術的精神？

印刷廠：新開辛家花園後武定路二五六號

電話(西)八百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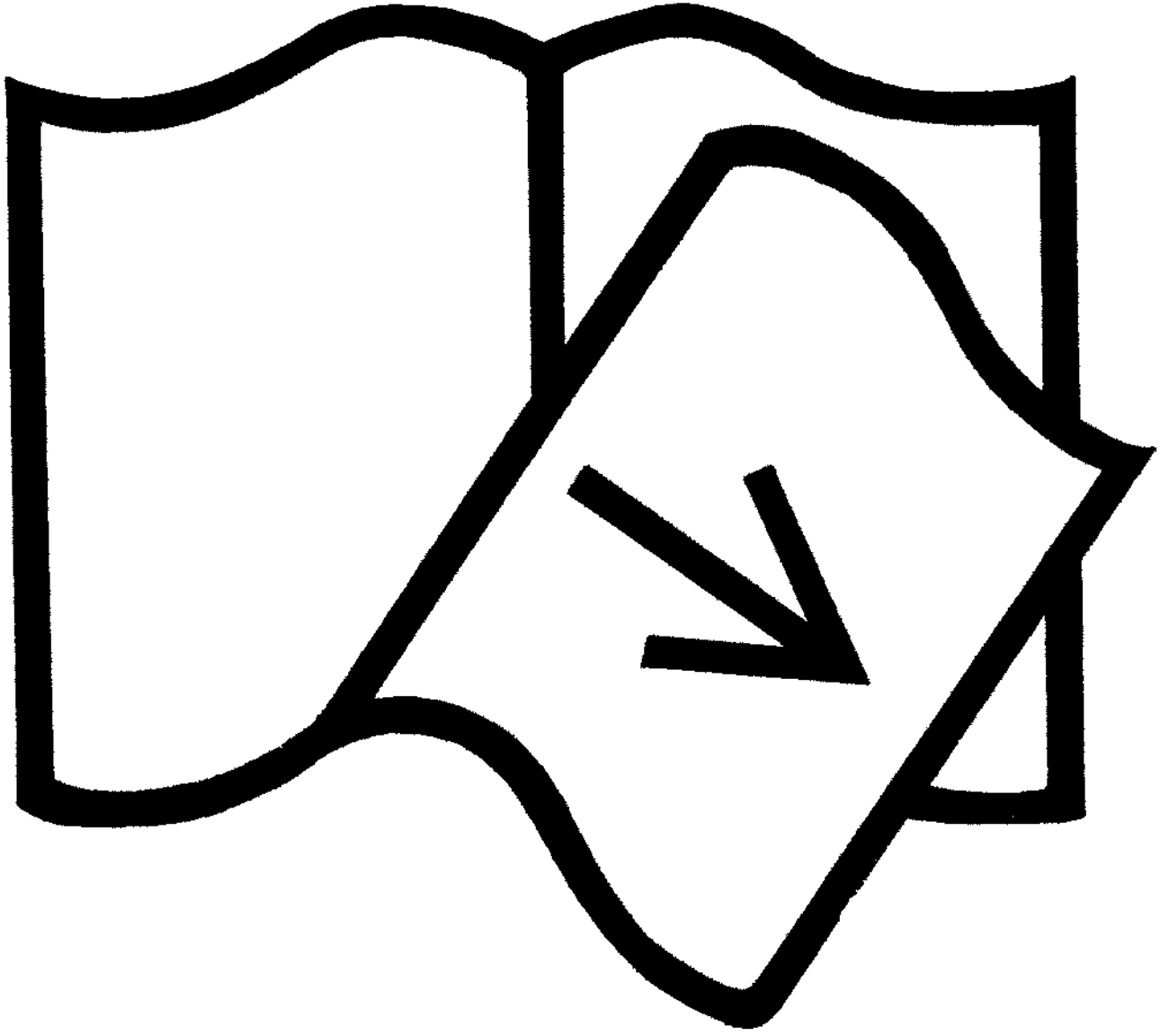
1月12日



1月12日

跡遺場劇神酒典雅





原件短缺

# 白郎寧夫人的情詩

聞一多譯

(十一)

既然愛是寶貴的，我就沾愛的光。  
這樣蒼白的雙腮足膝這樣的抖顫，  
彷彿是當不起那顆心兒的重擔，  
這吹簫乞食的身世，束上了行裝，  
打算翻山越嶺，如今却幾乎吹不上  
一只淒涼的歌兒來響應那啼鵲——  
愛呀，這身世雖則是一籌莫展，  
你爲什麼要躲避它？你何必惶喪？  
不用講，我本是配不上你的身分，  
愛，我太不值，我不是你的儕匹！  
可也不盡然，正因我愛你，我的癡情  
便救了我，許還活着愛你到底，……

白郎寧夫人的情詩

## 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

Mrs. E. B. Browning.

XI

AND therefore if to love can be desert,  
I am not all unworthy. Cheeks as pale  
As these you see, and trembling knees that gail  
To bear the burden of a heavy heart, —  
This weary minstrel-life that once was firt  
To climb Aornus, and can scarce avail  
To pipe now 'gainst the valley nightin gale  
A melancholy music, -why advert  
To these things? O Beloved, it is plain  
I am not of thy worth nor for thr place!  
And yet, because I love thee, I obtain  
From that same love this vindicating grace,

可又不成，——真教我鬧不清，我分明  
要給你祝福，却又當面拒絕了你。

(十二)

老實說，我所自誇的這一般愛，  
從我胸中昇到額上，就劈斃是，  
給我戴上了一顆緋紅的寶石，  
人人都瞧得見，認識它的珍環——  
老實說這愛不是我自己的私財。  
我那會曉得愛是怎麼一回事，  
除非你給我立個榜樣，給我指示，  
像頭回我們的目光交互的飛來，  
馬上愛就喚醒了愛？分明得很，  
這愛是不好算作我自己家當；  
因為你的靈魂帶住了我的靈魂，  
便往你那尊前的寶座上一放，  
從此我愛，完全是叨着你恩，

---

To live on still in love, and yet in vain,—  
To bless thee, yet renounce thee to thy face.

XII

INDEED this very love which is my boast,  
And which, when rising up from breast to brow,  
Doth crown me with a ruby large enow  
To draw men's eyes and prove the inner cost,—  
This love even, all my worth, th the uttermost,  
I should not love withal, unless that thou  
Hadst set me an example, shown me how,  
When first thine earnest eyes with mine were crossed,  
And love called love. And thus, I cannot speak  
Of love even, as a good thing of my own:  
Thy soul hath snatched up mine all faint and weak,  
And placed it by thee on a golden throne,—  
And that I love (O soul, we must be meek!)

完全因爲你，你唯一的情郎！

(十三)

你一定要我把你贈我的這段愛，  
製成語言，尋出相當的字句，  
給端出來，像在狂風裏擎着火炬，  
讓它往我們的臉上射着光彩？  
我把它往你腳下一摔。我不能差  
我的手把我這心靈那樣端出去，  
離我自己那樣遠；我不能用言語  
給你證明我這深藏的愛。你明白：  
我是不動心的，憑你怎樣央求，  
我還把生命的衣裳很心撕破，  
生怕這心給碰一下，洩露了隱憂——  
你既白了這種真相，你就讓我，  
讓我用我們那女兒們的不開口  
來證實我這女兒的愛，可不可？

白耶寧夫人的情詩

---

Is by thee only, whom I love alone.

XIII

AND wilt thou have me fashion into speech  
The love I bear thee, finding words enough,  
And hold the torch out, while the winds are rough,  
Between our faces, to cast light on each?—  
I drop it at thy feet. I cannot teach  
My hand to hold my spirit so far off  
From myself—me—that I shou'd bring thee proof  
三 In words, of love hid in me out of reach.  
Nay, let the silence of my womanhood  
Commend my woman-love to thy belief,—  
Seeing that I stand unwon, however wooed,  
And rend the garment of my life, in brief,  
By a most dauntless, voiceless fortitude,  
Lest one touch of this heart convey its grief.

(十四)

既然要愛我，別的就都不要管，  
你就專為愛我而愛我。不要講；  
「我愛她，是為着那一笑——那一段  
那談吐裏的一種溫存——那一段  
玲瓏的思想，恰合我的脾胃，還  
在某一天的博得了我滿心的歡暢。」  
不要這樣——講，因為，愛呀，這些花樣，  
作與改變，或者從你眼光裏看，  
忽然變了。愛是怎樣的成功，  
便怎樣失敗——也不要為你那慈悲  
擦乾了我這淚頰而愛我，懂不懂？  
一個人，只要長久得到你的撫慰，  
就許忘記哭了，因此又失你的愛寵。  
可是為愛而愛我，你便能愛我萬歲！

(十五)

XIV

IF thou must love me, let it be for nought  
Except for love's sake only. Do not say  
"I love her for her smile—her look—her way  
Of speaking gently,—for a trick of thought  
That falls in well with mine, and certes brought  
A sense of pleasant ease on such a day"—  
For these things in themselves, Beloved, may  
Be changed, or change for thee,—and love, so wrought,  
May be unwrought so. Neither love me for  
Thine own dear pity's wiping my cheeks dry,—  
A creature might forget to weep, who bore  
Thy comfort long, and lose thy love thereby!  
But love me for love's sake, that evermore  
Thou mayst love on, through love's eternity.

XV

不要罵我對你掛起沈沈的臉；  
 我們是各奔着各人的路程，  
 一種的日光照不上，我們的眉鬢。  
 我好似晶珠裏鑽着的蜜蜂一般，  
 不能你爲我起什麼驚猜的眷念；  
 因爲悲哀既把鑽進戀愛的神聖，  
 叫我張開翅膀往外飛，那怎麼成？  
 從使我多方的掙扎，也還是枉然。  
 你知道望着你，望着你，望到  
 戀愛和戀愛的結局，彷彿一個人  
 踞坐在高處，俯瞰着江河的滔滔，  
 江河以外，又浮着大海的陰沈——  
 我望你時，我聽見記憶外層的寂寥，  
 也明白記憶溫柔，和泯滅的寒凜。

(十六)

但是，正因你能那樣的征服我，

白那寧夫人的情詩

---

ACCUSE me not, beseech thee, that I wear  
 Too calm and sad a face in front of thine;  
 For we two look two ways, and cannot shine  
 With the same sunlight on our brow and hair.  
 On me thou lookest with no doubting care,  
 As on a bee shut in a crystalline;  
 Since sorrow hath shut me safe in love's divine,  
 And to spread wing and fly in the outer air  
 Were most impossible failure, if I strove  
 To fail so. But I look on thee—on thee—  
 Beholding, besides love, the end of love,  
 Hearing oblivion beyond memory;  
 As one who sits and gazes from above,  
 Over the rivers to the bitter sea.

XVI

AND yet, because thou overcomest so,

正因你那般豪邁，好似一位帝王，  
你便能把你的綉襟不顧我的恐懼，  
一甩，給裹在我身上，叫我的心和  
你的心粘得更緊，從此遇着離索，  
我的心便永不會怔忡。征服是一格  
高尚而澈底的事愛，無論是向上  
的感化，或往下的摧殘與壓迫！  
像一個負創的敗卒，輾轉在地下，  
被敵人扶起，便把手裏的寶劍  
移交給他，——我畢竟也和你這冤家  
講了和愛，你再請我走上你跟前，  
你一句話，就恢復了我的身價。  
愛，擴大你的愛來擡高我的體面！

(十七)

上帝排在那往古來今裏的徽弦，  
我的詩人，你都能彈；你一揮手，

Because thou art moae noble and like a king,  
Thou canst prevail against my fears and fling  
Thy purple round me, till my heart shall grow  
Too close against thine heart henceforth to know  
How it shook when alone. Why, conquering,  
May prove as lordly and complete a thing  
In lifting upward, as in crushing low!  
And as a vanquished soldier yields his sword  
To one who lifts him from the bloody warth,  
Even so, Belovèd, I at last record,  
Here ends my strife. If thou invite me forth,  
I rise above abasement at the word.  
Make thy love larger to enlarge my worth.

XVII

MY poet, thou canst touch on all the notes  
God set between His After and Before,

便奏出最絕的樂曲，在塵霧上飄浮，  
 在塵霧外飄浮。好比藥石一般，  
 你的音樂吐了出去，能給人衰  
 疲砭着毒穢，解除着苦痛和煩憂。  
 愛呀，上帝派給了你這種職守，  
 派我給你伺候。你打算打算  
 最好是用什麼方法來使用我？——  
 一點點希望來給你歡唱也許  
 一段纏綿的記憶，給參進你的歌？  
 一樹濃蔭，給遮你唱——是櫻櫚，  
 還是松楸？要不就是塵墳墓，  
 給你唱完睡下？聽憑你選去。

（十八）

愛呀，我沒有拿頭髮奉送過誰，  
 除了這回，默默的把這一髮髮  
 左手裏牽得頂長的，叫你來拿。

白那寧夫人的情詩

---

And strike up and strike off the general roar  
 Of the rushing worlds a melody that floats  
 In a serene air purely. Antidotes  
 Of medicated music, answering for  
 Mankind's forlornest uses, thou canst pour  
 From thence into their ears. God's will devotes  
 Thine to such ends, and mine to wait on thine.  
 How, Dearest, wilt thou have me for most use?  
 A hope, to sing by gladly? or a fine  
 Sad memory, with thy songs th interfuse?  
 A shade, in which to sing—of palm or pine?  
 A grave, on which to rest from singing? Choose.

XVIII

I NEVER gave a lock of hair away  
 To a man, Dearest, except, this to thee,  
 Which now upon my fingers thoughtfully,



我知道青春去了，我的髮再不會  
跟着脚步跳躍又不好好女兒輩，  
再向那番榴樹底，或薔薇花下，  
去種新髮。你瞧，這鬆的一把，  
早在悲哀裏學會了一種慙態，  
頭那麼一歪，垂了下來；我只好  
讓它垂，垂在臉上，把淚痕遮起。  
這東西我想逃不脫死神的剪刀，  
其實是歸愛得的。愛現在我給你，……  
這兒有我母親臨終的一吻，你瞧，  
除則隔了多年却依然是純潔的。

(十九)

靈魂的市廛也自有它的貨物；  
我在那市上拿頭髮換着頭髮。  
這一髮，從我詩人的頭上摘下，  
收進我心裏，這些磨戴的櫛櫛

I ring out to the full brown length and say  
"Take it." My day of youth went yesterday;  
No hair no longer bounds to my foot's glee,  
Nor plant I it from rose or myrtle-tree,  
As girls do, any more: it only may  
Now shade on two pale cheeks the mark of tears,  
Taught drooping from the head that hangs aside  
Through sorrow's trick. I thought the funeral-shears  
Would take this first, but Love is justified,—  
Take it thou,—finding pure, from all those years,  
The kiss my mother left here when she died.

XIX

THE soul's Rialto hath its merchandise;  
I barter curl for curl upon that matt,  
And from my poet's forehead to my heart  
Receive this lock which outweighs argosies,—

還要寶貴；即便是詩品大當初  
 懸擬，的九神，額前都斜拖着一把  
 鬚紫的髮髮，也不過是這樣罷！  
 愛，想我，你那桂冠的影子還停駐  
 在這髮上，我輕輕的吻上一吻，  
 讓一縷呼吸那影子給纏牢，  
 （我把禮物往沒有障礙的地方堆）  
 然後這髮在我心上你可記好，  
 也和在你頭上一樣，永遠總會  
 熱烘烘的除非人死了，心冷掉。

（二十）

愛呀，我的愛，我回想一年以前，  
 那時人間早有你，我獨坐在  
 這雪地裏，却聽不見你的大咳  
 衝破寂寞，你的脚印我也沒聽見，  
 我只一節節的數着生命的連環，

白那寧夫人的情詩

As purple black, as erst to Pindar's eyes  
 The dim purpleal tresses gloomed athwart  
 The nine Musc-brows. For this couterpart, . . .  
 The bay-crown's shade, Beloved, I surmise,  
 Still lingers on thy curl, it is so black!  
 Thus, with a fillet of smooth-kissing breath,  
 I tic the shadows safe frow gliding back,  
 And lay the gift where nothing hindereth;  
 Here on my heart, as on the brow, to lack  
 No natural heat till mine grows cold in death.

XX

BELOVED, my Beloved, when I think  
 That thou wast in the world a year ago,  
 What time I srt alone here in the snow  
 And saw no footprint, heard the silence sink  
 No moment at thy voice, but, link by link,

那料得到還有你那一拳要打來，  
把連環給打掉？我想起那時，愛  
我便嘗到了生命的奇妙！你看，  
真是奇妙居然覺不出你的舉動，  
你的言談會來震動我的朝夕，  
也不會從你看着長成的那一本  
白花裏拈出一瓣關於你的消息。  
那些人們，和我一樣，也夠愚蠢，  
猜不透他們自己看不見的上帝。

(二十一)

請你再講一回，還要再講一回，  
請你愛我。雖則那重疊的空音  
正如你說明，好似杜鵑的歌聲；  
可是記取全盛的青春從不會  
來到山上，郊中，林間或谷裏，除非  
杜鵑的音樂也隨着春來臨。

---

Went counting all my chains as if that so  
They never could fall off at any blow  
Struck by thy possible hand,—why, thus I drink  
Of life's great cup of wonder! Wonderful,  
Never to feel thee thrill the day or night  
With personal act or speech,—nor ever cull  
Some prescience of thee with the blossoms white  
Thou sawest growing! Atheists are as dull,  
Who cannot guess God's presence out of sight.

XXI

SAY over again, and yet once over again,  
That thou dost love me. Though the word repeated  
Should seem "a cuckoo-song," as thou dost treat it,  
Remember, never to the hill or plain,  
Valley and wood, without her cuckoostrain  
Comes the fresh Spring in all her green completed.

愛，我在那黑暗裏曾經傾聽，  
聽到一種遲疑的縹緲的呼聲，  
於是在遲疑的苦悶裏，我喊道，  
「既愛我，就再講一遍！」怕什麼  
四季的花太鬧？天上的星太多  
說，你愛我，你愛我，你愛我，說——  
重梳的說，像急著撞銀鐘；只記好  
還要用那靈魂默默的愛我。

---

Beloved, I, amid the darkness greeted  
By a doubtful spirit-voice, in that doubt's pain  
Gry, "Speak once more—thou lovest!" Who can fear  
Too many stars, though each in heaven shall roll,  
Too many flowers, though each shall crown the year?  
Say thou dost love me, love me, love me—toll  
The silver iterance!—only minding, Dear,  
To love me also in silence with thy soul.

眞美善 第一卷第十二號

●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出拘●

封面  
裏封面

▲作

孽海花

傀儡

對於少女日記譯本的商榷

大房山紀遊

▲述

輓歌

馬奇的禮物

讀者論壇

復胡適的信

英國葛萊作  
美國奧亨利著

虛白譯  
虛白譯  
病夫

辰伯  
同光

病夫  
虛白  
耀仲  
小瑟

定價——另售每册一角六分

半年一元七角

全年三元二角五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一六三號

眞美善書店發行

貢獻旬刊

第二卷第四期(即13期)

封面圖案

中國人對於西洋醫藥及醫藥學的

反應

美舟 法國波德萊(Baudelaire)著

江紹原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

錯誤(下之二)

某獸子的一生 芥川龍之介遺著

同情

我們在半途(法行通信第七)

——十七年四月五日出觀——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十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三十六册)大洋三元

(本國郵費在內)  
(外國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一

嚶嚶書屋發行

# 微小的生物

魯彥

初冬的一個夜間，我獨坐在小樓中。

可愛的秋創造者的音樂久已悄然不復可聞，主宰着這夜間的，已是滿含着淒涼滋味的沉寂。

油燈乍明乍滅地發着暗淡的光，在憂鬱中影出了若呆笨若生動的杯壺的大影在牆上。牆壁露着漏水浸黑的霉點，愁容滿面的站着，不時皺着黝黑的斑疤。屹立的書架幌搖着，不堪載重一般。

「阿，初冬的夜是淒涼而且可怕呵！」

在這種境象中，我不禁悚然沉思起來，目光便不知不覺離開了桌上的書本。

我看見了一幅同樣淒涼的圖畫：

風已比前尖削；太陽時常蒙着霧一般的面網，淡淡地發着光；灰色的雲的流動顯得滯呆而沉重。寒冷包滿在大氣中。野外的艸木恐怖地抖顫着，無力拖曳牠們翅膀似的，時時抖下萎黃的殘缺的葉兒，一天比一天裸露了。遠處的山彷彿火災後的殘跡，這裏焦了頭，那裏爛了額。一切都變了色，換上了憔悴而悲哀的容貌。

「一般微小的生物已在這時滅亡了，」我想，對着這可怕的冬的圖畫。

這是的確的：許多花艸已經枯萎，蟲豸的鳴聲已經寂然；就連強的人也披上厚而重的衣，顯得特別呆笨了。

但在這樣想着的時候，一種輕微的襲擊忽然落到了我的面上。彷彿無意的一般，牠像一片柔毛的尖端在我的面上輕輕拂了一下。

燈光漸漸明亮了。

在染着密密的黑點的書葉上，我隱約地看見了一個微小的生物。牠微細到這樣，幾乎和行間的標點難以分別，若不是牠微微地蠕動着。

牠彷彿是一個蚊子。

「噢，這時還有蚊子嗎？」我不禁驚訝地想，「有意似的，牠想證明我的感想的謬誤吧？」

我想着，不自主的就伸出指頭往那裏一抹。

似乎，牠被我抹死了。但沒有一點痕跡。很乾，沒有血，也沒有水。指頭很乾淨。在書上，黑點的中間，只留着三兩顆微小的灰點。這大概就是這個微小的生物的身軀了。

「噯，微小到這樣！」

我想着，往書上噓了一口氣。於是連那灰一般的東西也不知那裏去了。白的紙上仍只見

黑色的字的斑點。

「這樣的可憐！」我想，「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血或水分，當牠被我抹死的時候。死了又沒有一點痕跡。彷彿沒有死，也沒有活着過，很像世界上不會有過這小東西。……」

正當我這樣想着的時候，第二個蚊子似的小東西又飛來了。不，牠像是自己飛來，似乎是被什麼驅落在書上一般。牠的翅膀和肢體一樣的難以辨別。

我不自主的又伸出手指去抹了一下。

一切都和第一次相同：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血，也沒有一點水分，只有幾點微小的灰是牠的痕跡，但這痕跡也不長在。

「咳咳，難道連感覺也沒有嗎？」我自己問自己說，「牠曾經感覺到劇痛，稍微掙扎了一下，顫動了一下嗎，當我的手指抹下去的時候？……」

燈驟然陰暗了。牠似乎悲哀得不願繼續放光，抖顫着想熄了下去。牆上的影子幌搖了幾下，愈加模糊起來，想淒然隱避一般。牆壁的皺紋愈加深了。書架傷心得像要倒了下來……

但這樣的繼續得不久，燈又驟然明亮了。

「噲……」

一種聲音忽然在我的耳邊叫了起來。

牠落在書上，微小的和前二個一模一樣，但活潑，靈敏。



牠伸展着翅膀，漸漸變大了。

我很清楚的看見了牠的閃閃發光的眼睛，尖利的嘴，長而威凜的頭頸，堅強的翅膀，粗大的腿——威嚴而且可怕。

「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末微弱！」

牠忽然對我抬起頭來，大聲的說起話來。

「到了第二個的夏天，我們又將起來，集合着伴侶，攻擊你們卑劣的人們！那時，我們將吸盡你們的血液，帶給你們疾病和死亡！……冬天是我們安息的時期，現在，我也去睡眠了，明年再和你相見！……」

他說了，唸的一聲，飛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我聽着，不禁悚然，毛髮都豎了起來。

燈愈加明亮了。牆上的影子兇惡地睜着眼。牆壁帶着黝黑的斑點，張着口，猙獰地枯笑着。書架豎着眉毛，危然站着……

#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 第四章 出發的情形

儼喜先生在給那個附有告給阿麗思小姐神的差人要酒錢的信以後，約莫經過四天五天，他又給了阿麗思小姐一個信。這信說是到中國去不日可以出發，在出發之先請她把一切預備很好。

「這先生才是有趣，我要怎麼預備？」她這樣想着就好笑。人家教她預備，她不明白到中國去玩一踏也得預備一些甚麼事。她以為要走，就動身，還要預備，真說得怪！她先就根本不打量預備告給家中的人，又不願預備再問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什麼話。她恐怕一早張揚就會走不成。若是弟弟妹妹知道了這個，全掙着要去，那誰來負這個照料的責任呢。

她又想，「難道是坐船去嗎？」也不對。就是坐船用兩個人划，一個有胡子的梢公掌舵，自己就規規矩矩坐到這三人船的中艙，這個也不是要預備的事。坐船她自信是不會暈船的，她會同爸爸坐過船到過海中。

然而儼喜先生的信上又明明白白說是要事先預備。

爲難了。她不信免子這話是一句真話，恐怕寫信時照例說的。但儼喜先生就像先也料到

這個，在預備兩字旁邊打了兩個雙圈。爲這小事害得阿麗思小姐費了兩天的思想。

無意中，在姑媽說故事的當兒中，她說，——

「姑媽，假若我們要到中國去旅行，也要帶甚麼必需的東西麼？」

這個格格佛依絲太太，關於到中國去手續其實一點也不明白，她除了說神話故事上的中國以外，她就不明白中國是神比人多還是人比神多的一個地方。但照例每一個問題從小孩子這邊提出，她總有一種答覆，有一些材料供給這些孩子，她子是在這件事上就引用遊小人國的方法，說最好是帶一枝藍色鉛筆同一冊日記簿子，因爲好在說話不明白時候用字母談話，又好寄信回家。

阿麗思小姐聽到這個才了然，只點頭。到姑媽問她是不是有意要到中國一跑時，阿麗思小姐只含糊糊答應一下就走進爹爹書房中去了。

她知道到中國去是帶一點紙筆之類方便得多的，就不讓第二個人知道，悄悄的從爸爸書桌上取了一枝小藍色鉛筆，扔在自己的衣袋子裏。又把自己所有的一本黃紙日記簿，——這日記簿是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在聖誕節贈她的禮物，上面畫有金色中國的福字壽字的，——也從箱子裏取出好好放在枕頭下面去。于是她自己以爲是一切已經預備得很好，所差的就是勤身日子了，就泰然的等候儼喜先生的駕到。

在往日，阿麗思小姐家中的姊妹兄弟，上床先後是應論年齡大小挨秩序來的。上牀由姑

媽格格佛依絲太太照料。頂小的一個弟弟最先打發。其次輪到是六妹。其次是五弟。又其次，就到她。雖說有時在上床以後也不能即刻睡着，且能聽到頂大那個姐姐上床時姑媽的祝願話，但好歹這成了規矩。每一個人上床以後，姑媽就會把毛絨毯子搭好，又在被蓋四周用手按搥一遍，輕輕的說「神保佑你」，於是睡下的便一聲不作閉了眼睛讓格格佛依絲太太在額上接一個吻，於是這一天所有吵鬧吃喝哭笑都離開了自己，於是這一天算完事了。

阿麗思小姐，近來爲了那「不日可以出發」的一句話，可只想早睡。本來緩睡一點似乎可以說是權利，但她往日爭這個權利，如今却連本分下的權利也願放棄了。緩睡一點常常會從格格佛依絲太太方面擊出一些東西來吃，如像糖栗子，風乾核桃，芝蔴糕，橘子之類，這東西多數是五妹以下無分的，然而這個阿麗思小姐也甘心不吃了。她只願意提早一點睡覺。關於這事情，誰也不明白她心裏是什麼。不消說這也很少爲爸爸注意，因爲爸爸一天事也多。阿麗思小姐，但願意提早上床，我們自然明白。睡得若是太晏，讓那兔子來時老等，真是很對不起人的一件事！

她更早睡，總是央求弟弟妹妹先上床，因爲在這家中一切規矩仍然不能破。她又要求格格佛依絲太太把每個故事縮短一點，爲得是聽完故事以後的弟妹可以上床。爲達到這個目的，在第三天晚上時，她又設法催到姑媽把故事縮短，可爲姑媽看出了。姑媽見到阿麗思變了脾氣，人只想早睡，關於睡的事情一點不像往天的搗亂，就疑心，因此在她上床時就問

她，——

「阿麗思，」格格佛依絲太太說，「你是怎麼啦，這幾天是有病了嗎？今天又累了嗎？」  
「不。」她同姑媽說。「姑媽。我們早睡點，不是都可以在床上各作一個長長的好夢嗎？」

「是都是。不過要做好夢并不一定要睡得早。」

「我心裏想是睡早一點機會多一點。」

「姑媽可是只睡一點鐘也作了許多好夢。」這也是的確的。這中年良善的婦人，白天把一本安徒生童話拿起為阿麗思小姐姊妹讀着時，自己就常常忽然成了菟豆或賣火柴的！

「我怕耽誤了事！」

姑媽聽到這孩子說廢話就好笑。姑媽心上明白，以為必定是阿麗思把白天姑媽為說的遊大人國小人國的故事記在心上，所以想早睡好到小人國去參觀了。格格佛依絲太太是在小時也作過這夢的，懂得一個小孩子底心是怎樣的天真就說，——

「乖孩子，我明白你意思了。」她一面為把一床羊毛毯子搭到阿麗思小姐足部，一面只點頭，「可是不要招涼，傷了風是很難得到好夢的，你一打噴嚏，牠們就會嚇跑了。」

「姑媽你明白嗎？」

「是呀。明早告我那個紅頭巡捕是怎樣的款待你，且為我問他的安，說格格佛依絲太太

也記念到他呀！」

格格佛依絲太太還托到阿麗思問那小人國的紅頭巡捕好，阿麗思小姐才知道姑媽說的「明白」所明白是怎麼會事。

她說，「姑媽，我不是去那個地方。那只有讓彼得弟弟去，你請他為你問候那個善良的包紅帕子的巡捕好了。」

「好，那我就請他。你是不是要去會錫兵？」

「也不是。」

「那是要找俄國的皇子去了——」

「唉，不是不是不是。姑媽，這個我不告訴你！」

「告我也好，我好托你就便為我問候相熟的咧。」

「那你攏來。」她要姑媽攏來是怕其他姊妹聽到這話。

格格佛依絲太太依到阿麗思小姐說的話，把身子彎彎的到她床邊去，讓阿麗思咬到她耳朵悄悄的告她是要到甚麼地方去的話。

這良善的太太聽了只點頭，一點也不以為奇怪。當阿麗思小姐說完了要去中國一踰時，這個太太就說：「那就為我問那兔子先生的好。又為我問穿黃緞繡花龍袍終日座在金鑾寶殿不說話的中國皇帝的好，你一到那里，是準可以見到那個年青皇帝的。」

「好，姑好，你晚安！」

「好，乖乖，你也晚安。」

那一邊就又爲三姑娘打發到別個夢裏去，這一邊，就把眼睛閉上等候儼喜先生的來臨。當到那一方面格格佛依絲太太剛安置到阿麗思的二姐時，兔子紳士已經在同阿麗思小姐脫帽行禮了。

阿麗思小姐眼中的儼喜先生，是完全與上次兩樣的。這時儼喜先生把臉刮得乾乾淨淨，穿的衣服是一身最時行的英國式旅行裝束，這衣服是用淺灰色細呢作成的，真極其美觀。脚下是薄底子的旅行鞋，薄到像看不見有鞋底。脅窩下挂了一個黑色望遠鏡盒子，一個黑色小照相匣，以及一個銀色的鉛質熱水瓶。當到儼喜先生手上提了那個很大的皮包，見則阿麗思小姐，著忙甩下頭上那頂便帽行禮時，若非虧得儼喜先生頭上那一對高高舉起的大耳朵作記號，阿麗思小姐已分不清楚對她行禮的是甚麼體面人了。

「儼喜先生，喲，好極了！」「是，小姐你好！」

他們就很親熱的握手，且說到過去的一切。

阿麗思小姐同到儼喜先生，似乎就是這麼出發了。他們是從花園中走的。

「儼喜先生，我不久這才同我姑媽談到你啦。」她隨即又告他這個格格佛依絲太太是怎麼樣的一個好人，每天爲她姊妹學故事，每天晚上還又來照料到一個一個的人睡覺，……

「喔，這太太也知道我吧。」

「豈止知道。我告她，說是我們將同伴到甚麼甚麼地方去，她還說要我爲她問你好，問中國的皇帝好呢。」

「這真是非常安慰，得這良善的正直的老太太惦念。回頭我還請小姐說，這一旁，蘇格蘭一個鄉下兔子，也願意上帝給這老人家康健！」

「懣喜先生是這麼客氣的說，致令阿麗思小姐不知道說甚麼爲好了。」

他們倆一直走到一個海邊，這海的另一旁岸上，大致就是中國吧。

到上了船以後她記起了她的日記簿還在枕頭下，「懣喜先生，我想轉去一下，我忘了東西！」

她隨即就告懣喜先生所遺忘的是些甚麼。她還說這個便是記到來信上的話把來問姑媽，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告她到中國去應當預備的。

「這不要：要寫信，中國地方不愁缺少外國紙張。我朋友還告我說在此買不出的貨物到那邊也有，一切全有！」

「那『預備』我就不明白了。」

「我意思是要你預備走，怕你忙到別的不能脫身。」

「喔，那就要那個本子。」



「對了。」

.....

這隻開往中國的船，似乎就只等候他兩個。他們一上船不久，一會兒，就聽到甲板上敲打銅鑼報告船開了。

船慢慢的在大海中，如一匹大象的走着，這船就把阿麗思小姐同儂喜先生一直運到中國的碼頭旁邊。

上了中國岸的阿麗思小姐，已給儂喜先生為改成阿麗絲小姐了。關於這個事情，阿麗思小姐却并不奇怪，因為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的絲字是合自己一樣的，她倒以為如此一來更像這個太太的侄女了。至于為甚麼儂喜先生要為她換這一個名字，那是他記起旅行指南上說的話，不過他却不同阿麗絲小姐討論到這本奇怪的書。本來到中國玩玩，又不一定是攷察什麼，就不用這本旅行指南似乎也行的。

## 第五章 第一天的事

這是說落脚到中國一個碼頭上以後住在茯苓旅館的阿麗絲小姐同那體面兔子紳士第一天的所經過的事。

約翰儂喜先生一個人老早的出了門，這是不是為一種私心，想要騙開這年青小姐作一點

私事，可不容易明白。但他是在九點鐘離開這茯苓旅館的大門，一直到十二點還不見轉身的。這事怪。阿麗絲小姐又不好意思先顧自兒打算吃飯，因為儂喜先生臨出門時又說是一定要回家來陪阿麗絲小姐吃這一頓午飯的。到時既不來，就老等。

老等總不來。阿麗絲小姐去望那鐘，原來那鐘也好意的停了擺，在那里等候儂喜先生的，所以經過阿麗絲小姐看過四遍，那指分的針却老在那8字下戳着！

她怕是儂喜先生忘了所往的地方馬路名字，故當到記起回家吃飯的話時要回來也不能回來了。她又担心儂喜先生人上了點年紀，穿馬路時或者已經給一個汽車撞倒，這時儂喜先生的身子就正躺在醫院的床上，哼着嚶語，頭上斜斜的纏的白布，床旁站着包白帕子的中國女看護在悄悄的議論儂喜先生一對耳朵。

那旅館中的當差的——這是一個同儂喜先生年紀差不多的人，只除開一對耳朵阿麗絲小姐認為其餘是同儂喜先生一模一樣的好人的——見到阿麗絲小姐一人又不願吃飯，只乾急，就偷偷的做了一件好事。他到一個好地方去，探聽儂喜先生的行踪方向，回頭走進阿麗絲小姐房中照規矩的行着禮，同她說：——

「外國小姐，我想儂喜老爺……儂喜先生決不回來吃飯了。」

「不會的。」

「會。這地方各處地方人全有，別是遇到了往日朋友，被朋友扯他玩去了。」

「不吃飯是不要緊，我是怕他初初到貴國來路上陌生或者出了岔子。」

「你外國體面人到此是決不會出岔子的。」

「我見到這地方汽車多……」

「倘若不是儂喜先生坐車碾死一個人，也只要五十塊錢就可以打完這個官司。」

「儂喜先生難道只值得五十塊錢嗎？」阿麗絲小姐聽到侍者說只要五十塊錢頂命，就想越不舒服。她是把話聽錯了。

當差的，見到阿麗絲小姐誤會了他所說的話，忙又補足說是所謂五十塊錢的，乃是對外國人到中國地面碾死中國人的辦法，當然儂喜先生是不在此例。

「那總太賤了，小孩子不是只要二十五塊嗎？」

當差就不再作聲。因為他是明白在一個外國人面前，關於錢，許多事都應該得比中國實情貴一倍，好從中取利叨光的。然而這件事則他知道是許多外國人都懂的規矩，且這五十塊撫卹在他也就是一個大數目。一條命，雖說一條命，中國許多地方的人命，就并不比豬狗價高！有災荒地方，小孩子作興用二十兩大秤交易，至多也只有七分錢斤的行市。大都市上轉賣人口，除了年青的女人值一百兩百外，其餘還多數是無市的。他自己就不很相信真可以賣五十塊錢！

想圖這些的那老當差就癡癡的站在阿麗絲小姐面前不動。

阿麗絲小姐記起當差說的儼喜先生決不回來吃飯的話，就問他此外這個地方還有些甚麼熱鬧可看。因為她是明白儼喜先生來中國原就是看熱鬧的，以為也許儼喜先生一早一個人出門，是存心到這樣好地方去，因為太好玩了就忘了回旅館了。

「可以玩的地方是多着啦。」那當差就為阿麗絲小姐數出三打本地好處來，如像到中國廟裏見中國人對菩薩磕頭求保佑發財，在當差又明知是外國人所歡喜參觀的一類事。結末他又把這問題扯到儼喜先生身上去，「或者他老人家也是去城隍廟去了。我剛纔就到一個瞎子處打了一個時，問問那瞎子，儼喜先生所去的方向，他說在東方，城隍廟原是在東方！」

「那瞎子是見到過儼喜先生嗎？」

「他是瞎子！」

「那怎麼回事？」

「這個怪。他眼睛瞎，心眼兒可光光的。他憑了一個卦盒，凡事皆知。靈極了。他說是決不會錯。他剛才就告我儼喜先生決不回家吃飯，不會錯！」

末了爲了要證明這瞎子心眼兒不瞎，這老侍者就在阿麗絲小姐跟前學了不少故事，沒若遇到乖巧的人，會疑心這是那瞎子特派來拉生意的。他又說這一條路上，這一個旅館中，許多外國住客，就都如何信任這瞎子，失了甚麼東西找不到盜時，就問他，他便能夠指出這偷東西的人，或是廚子，或是車夫，以及這東西所去的方向，結果就有人因此可以找到那偷東

西的。他且說相信這是呂洞賓投胎。

阿麗絲小姐，經這侍者一番話，像學天方夜譚的有趣，就把儼喜先生忘掉，專來討論這先知了。她會聽到儼喜先生談過說是哈卜君處就註有中國人的神仙相，名字也似乎是呂什麼，她想這個神仙眼睛會瞎，倒是一件奇怪事。

她說，「你們中國神仙全是瞎子嗎？」

「那并不一定。聽說是神仙都是眼睛光光的。有些還有三個眼睛，中間那眼睛在腦門上，睜開時就放綠光，財神爺是這樣的。只有一個神仙是瞎子，走路一蹶一蹶用杖扶持到，名字叫做鉄拐李，佩起葫蘆各處賣仙丹，據那瞎子說他們是會過面的。」

過一分鐘阿麗絲小姐却想到了要見見這個瞎子神仙，她說，「你明天引我去看看那神仙，好不好？」那侍者不消說是就略不遲疑的慨然承應這義務下來了。

她去看看這瞎子的意思，是想藉此見識見識，並且有機會可以問問中國一共是有多少神仙，並且問問中國神仙爲甚麼不到西洋去保佑人。

「你名字是不是阿福，聽差？」

照阿麗絲小姐的問，那侍者恭恭敬敬把腰彎着，說，「也可以叫阿福，也可以叫二牛，辦外國小姐隨便喊。」

「有兩個名字倒方便。」

「小姐，這是下等人，若是上等人，作與五個名字的。」

「那二牛，我們明天就同僱喜先生去看神仙，這個時候你把飯開來，讓我吃好了。」  
那侍者就到廚房去了。

阿麗絲小姐，一旁吃飯一旁想起許多有趣味的事。她想到見過了那瞎子，就可以打聽天上地下一切鬼仙菩薩上帝的姓名住址，以及其生活情形，瞎子不肯相告就送他一點錢，關於送小費的事是僱喜先生曾經告給她過的。她只想把這些神仙名字完全記在心裏，則回家去就可以同格格佛依絲太太學這個經驗。且以後遇到爸爸再要說是世界上只有一個神的話時，便可以以把這些有根有抵的神仙數給他老人家聽，看他怎麼說。爲了使爸爸以下家裏人全相信自己的話是當真，她又想到自然是在拜訪那些神時，順便要一個名片，這名片必附帶印有這神在中國管理的事務，到連神的職業籍貫也分分明明，那爸爸或者還可以另外作一本神學書了。

在阿麗絲小姐吃飯的當兒，那二牛是還很恭敬的在一旁站立裝飯的。阿麗絲小姐又問他這地方可有甚麼地方可以玩一下，且解釋是女人可以玩的地方。

「那到跳舞場去。」

「還有？」

「有戲。」

「有戲？」老實說，阿麗絲小姐是不能相信中國人會演戲的。但同時她承認到中國看一切也都像看很有趣味的戲。中國人的走路步法，在羅喜先生口中，曾說過是全為演戲步法的，可總不很使阿麗絲小姐相信，中國人在生活以外還有戲。

二牛說，「中國的戲才叫好！唱着跳着，人的臉上全塗有顏色，或白粉，還打着，用真刀真槍亂殺亂砍！」

「那好看是一定了。」

「當然囉。許多人咧。你們外國小姐也歡喜看這個，全是坐包廂。這戲就是爲無事可作的有錢男女演來開心的，你小姐也真可以去試看看！……戲是用男人裝扮女人，裝得很好，凡是充這類腳色的，都長得好看，男人歡喜女人也歡喜。說話也是作女人聲氣，越尖越出名。他們站在台上唱，旁邊有一個人拉琴。口乾時，就有一個人走攏來喂茶。遇到打仗，也有人在地板上安置棉花墊子，決不會摔傷。他們……多着好處咧。」

阿麗絲小姐聽到這話先告給二牛說戲是她住的國內也有，又承認恐怕不及中國這樣有味。

「我也這樣想，」二牛說，「中國是好的，一切是，聰明點的外國人都是這樣說過的。」把飯吃完話却說不完。天生的二牛這樣的人，來作茯苓旅館的外國客人侍者，這就是一種巧事。阿麗絲小姐，初來到此地，羅喜先生既不同來，一個人又不敢出去玩，就只好要這

老人說白話給她聽了。她問過許多所欲知道的事，就是說關於她想瞭解中國一切好玩的事，這老侍者都能一五一十爲阿麗絲小姐談到。問他甚麼爲「熱鬧」，他就明白怎麼算是熱鬧事，且怎麼熱鬧又是可以同外國小姐說的，就倒罈倒罐的爲阿麗絲小姐說。話是一種不誇張的話，這人記性又特別好，所以說來娓娓動聽，使阿麗絲小姐聽得非常專心。一個外國遊歷的人來到中國，許多中國國粹就是在這樣情形下介紹給知道的。倘若這外國旅客遇到的是這樣一個人，（這樣談話的天才自然是極容易找，）那住中國一個月，不必出大門，所知道的也可以作成兩三本厚書了。

.....

她心想：「這全是很好故事。這故事比起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說得中國故事還要好？」二牛的話是一直談到離喜先生回旅館幫離喜先生脫衣時才止的。這紳士，一見到阿麗絲小姐就致歉，說是不能如所約定時間返回，害得這方面老等，很不好意思。但當到阿麗絲小姐問到他究竟到些甚麼地方「白相」時，這和氣免子就打着哈哈笑。一面搓手一面笑。念着那句阿麗絲小姐不很明白的旅行指南上一句話，「豬頭三」「豬頭三」，約翰離喜先生今天出外去，顯然是吃過一點小虧了。

離喜先生究竟到些甚麼地方才如此遲遲的轉身？神仙也似乎猜錯，經過離喜先生一說，阿麗絲小姐以後就不會去拜訪那瞎子了。原來離喜先生所去的地方方向，這時算來應是在正



西，恰恰與二牛說的那神仙給探聽出來的正東是相對。

羅喜先生出門原是只打量沿到馬路上走，走到不能走時就坐電車回旅館，所以不用旅館中爲預好的汽車的。在出門約有半點鐘左右，他就採用中國紳士的走路章法，搖搖擺擺在那頂熱鬧的一條大路上走着了。

許多人！

就同這些人擦身挨去，在他也是一種趣味。眼中印着各式各樣的中國人，口中念着老友哈卜君所贈的旅行指南一書上如像「若說在北京時每一個人的臉都像一個老爺則來到上海所見到的人的眼睛全像扒子手」的警句，是羅喜先生在路上的行爲。把所見所觸來印證那本旅行指南，在羅喜先生是覺得哈卜君非常可以佩服的。旅行指南說的，「在上海的歐洲人，樣子似乎都兇狠許多，遠不及在他本國時那種氣色。大概在此等地方，是不能夠談到和平妥協字樣的。做生意的全是應當眼尖手快，不然就倒霉。」（原註：說大話）在這地方是不可少的一種東西，從賣藥上可以知道，也許這應當移到政治上去。」羅喜先生只不很明白吹牛皮是甚麼，就是看那原註也不很明白。他又稍稍對於另外一句「在中國，老實一點的人同歐洲老實人有同樣運命，得時時刻刻擔心到餓死」的話不能承認，好像是沒有根據，這因爲是他自己認爲自己也是一個應當說老實的兔子，却并不換餓的原故。并且這忠厚可愛的魚子，他所走的是歐洲人從歐洲運來紅木，水泥，鉄板，鋼柱，建築成就的大路，一時見

到的也是這大路上，通常的一切，當然要有小小懷疑了。這樣的大路上，死亡並不會缺少，那是給車軋死的，並不會見到過有一次一個挨餓漢子倒在這大路上平空死去！

因為走得慢，就可以見到一些人從他身後趕到前面去，男女全都有。凡是衣沒幅發光的，羅喜先生就知道這個人是機關或學校的辦事人。凡是衣衫頂入時的女人，羅喜先生就知道這女人是賣身的。這些女人就把在她前面走的人臀部當鏡子，一面走一面打扮。凡是……歐洲的例子，拿來放到中國仍然有許多是適用！只到處聽到咳嗽，到處見人吐痰，進一家商店去，見到痰盂多是很精緻的中國磁器，然而為方便起見，吐痰的人多數是自由不拘的把喉中東西唾到地板上，這個似乎是中國獨有的一件事了。

走了有不知多少，也看不出多少中國來。商店所陳列的是外國人的貨物，房子是歐洲式樣，走路的人坐車的人有一半是歐洲人。若中國是這個樣子，那倒不如就默在哈卜君家一月半月為好了。

羅喜先生想起旅行指南來，這本書可惜又不曾帶到身邊。然而旅行指南上說的問路方法的話他還記得明白，就同一個巡警去說，要那巡警給他指引一條到中國去的路。

「先生，這是中國！」

「不對。我要到那矮房子，翻身上，赤膊赤腳，抽鴉片烟，推牌九過日子的中國地方去玩玩！」

于是這路旁巡警就爲僱喜先生指定一部往這地方去的電車，要他到車所走的盡頭處再下車，就可以見到他所要見的事。于是就到那純粹中國地方了。

所給他驚異的是不見甚麼地方有過一次龍或龍狀畫物。且一切也不如他所設想的難堪。只是哈卜君所說中國人的悠遐的臉子倒隨處可見。到這些地方來天就似乎低了些。似乎每一個人只在行動上小心，爲得是道路所給的教訓。「中國人每一個人在他背肩部分都有一種特殊曲線，如像歐洲的鞋匠一樣，然而在中國則背越駝便越表示他是上流階級，因爲這線是代表享福，并不如歐洲人代表勞苦的」。哈卜君的話是多麼精辟！

然而僱喜先生還是不滿足。就數着這些上流人的數目，也像很沒有意思。新的需要是吃喝一點中國東西，可是一連走了三家鋪子，都說只預備得有牛奶同咖啡扣扣，如像到哈卜君家中喝的中國茶反而不賣。

「老板，那我請你指給我一個得中國茶吃的地方。」

「若是您外國一定要，那就到這里坐坐，我去倒來。」

這是僱喜先生學得用換錢來問路的方法，誰知這小錢鋪老板却這樣和氣。僱喜先生當然就不會客氣，把那老板爲倒上的一杯茶喝了。味道同哈卜君家中一個樣，并且梳，也是一個樣。把梳舉起細察梳底也并不缺少那「乾隆年製」的字樣，僱喜先生就嚇然一驚。中國人的國氣竟到這樣，一家小兌換處也用得是古磁器，真不是僱喜先生所想到的事！他又想或者是

爲款待他，這老板才如此，但又明明白見那茶碗，是還有四隻陳列在鋪子上的。

儼喜先生就不忍把這個茶碗放手了。把茶喝到一半，他說，——

「老板，我想問你這個東西是值多少錢一件！」

「近年來磁器價大了，這是去年買的，還花三角一個！」

「三角？」那個商人就又答應正是。這次聽準了，一點不錯，不是三磅或三塊美金。一個作錢鋪生意的人，是決不至于把各樣錢的名目說得含混不清的。

「——三角！」

——三角！

——三角！」

奇怪透了。在儼喜先生心中，以爲哈卜君如此寶視他的茶碗，至少這茶碗總值三鎊。三鎊與三角，在這件東西上估價，是如何一個滑稽數目！他不信，那老板是一個北方人，如我們所常說的「藍子」一類人，見他不信就慨然說可以相贈。儼喜先生則在一種謙讓下，把四塊錢換來了這四個起青花的「乾隆年製」茶碗。老板又告他這是假的，然而到中國來的許多外國古董家，就並不對這個假而稍惑疑，儼喜先生當然更不在乎此了！

一面得了四件古董，一面得了四塊錢這交易是兩面皆感到非常高興的，因此他們又來談別的話。話由儼喜先生問及，這老板便如茯苓旅館那個名叫二牛的侍者同阿麗絲小姐談話一

樣的，一五一十說，終於說到這地方的好玩的事上去。

「……先生，我告你，要玩全是可以玩的。」

「是的！我們就是來中國玩的！」

「其實」，這老板又忽然想起了一件適間忘記談到的事。「其實我以為你們外國人到中國來，還有一樁頂熱鬧的事可以看，只知道你先生對這個事也感到興味不！」

「我想只要熱鬧我都願意看。」

這老板，聽到儼喜先生說只要是熱鬧全都高興看，且就願意看看這個熱鬧，倒并不出奇，因為其他的外國人都似乎願意看的。若說不願意看，那這老板倒以為是儼喜先生不懂這熱鬧，所以說不了。

他隨即就為儼喜先生解釋說這熱鬧是「打仗」。

這個倒不知道了。儼喜先生說是打仗可以看，倒以為奇怪，并不曾聽到人講過，也不會從那本旅行指南上得到解釋。實則旅行指南會提到這事，儼喜先生把這一章忘掉了。

當儼喜先生告那老板說是這話倒不會聽人講過時，那老板就說「別的人也許不知道，這是近來作興的，你們外國先生全愛看這個，我相信陪你來的那個小姑娘對這個也不會怕看。」

接着是他為把最近幾個中國地面打仗打得頂熱鬧的省分談下去。這老板，且從報紙上，採取了不少打仗區域變更的材料，供給儼喜先生。又把自己所知道的類乎械鬥的事，告給儼

喜先生。這個人的脾氣，正是應當列入茯苓旅館中作侍者的那二牛一類的人的，他這說法在他自己就認為是一種頂合禮的貢獻！

關於打，儼喜先生有不明瞭的地方，是中國人這樣平空打起來，到底是真打假打？他把這個話問及那錢鋪老板，所問的話是誰耐煩打來好玩。

「那爲甚麼——」儼喜先生就想知道。

「提到爲甚麼，我也不很清楚了。似乎是賭得有種東道，我猜的。若不是兩方主子賭得有東道，那麼打贏了的都領餉，這餉就不曉得打那兒來了。」

儼喜先生承認這商人的猜想。他因爲記起歷史上記述羅馬人當年要奴隸到戲院子去比武，人同人擊劍相砍相刺，或於同到一羣獅子虎豹打架的事，那時在那戲場上，似乎就有許多尊貴紳士，體面紳士太太，坐到那用皮革絨類作成椅墊的座位上，作興把這種事來賭一種東道的。他想起這情形就不由得哭。

「先生，那你外國也總有過了。」

「有是有，在書上。但總不會有這里人多，我相信。這樣大熱鬧事是恐怕只有你中國人來作，別的國家誰都辦不了的。」

「是吧，人少了也很無味。人少一點就打不下去，更難得看了。」

他們到後就談到打仗去看的方法。如何的由中國官爲預車，如何的去看，如何的望到子

彈來去飛，又如何的去估計這死亡數目：在商人，是一種誠心的話，在儼喜先生也是一種誠心的聽——只是這個商人却并不曾陪到誰去看過這戰爭，儼喜先生也不想去看這個。儼喜先生的耳朵，其所以如此特別大，也許在容受別人的話一事上，多少有點意義吧。

待到把時間記起想離開這錢鋪，時間已經十二點了。

——她還等着呀！

他想起了早上同阿麗絲小姐的約下來的吃午飯的話，就忙同這商人告辭，掣起商人業已爲他包好的四個茶碗就走。

到旅館，說「豬頭三」「豬頭三」，不過是在追憶從前到哈卜君家去喝茶對那茶碗所起的尊敬爲可笑，就說起旅行指南上把「豬頭三」話翻譯爲「鄉巴老」的話笑着說着罷了。

一個下午他們就爲了互相報告今天各人所聽到的中國人說的中國事，以及鑑賞這四個有龍的中國古磁消磨過了。

## 今後的歷史劇

顧仲彝

近年來很有許多人努力於歷史劇的創作；例如郭沫若作的王昭君，卓文君和聶嫫，吳研因作的烏鵲雙飛，王獨清作的楊貴妃之死，等等。內以吳研因的烏鵲雙飛爲最合於歷史劇的題材，其結構完密對話自然都超出於郭王兩君之上。郭沫若作的三劇，昭君最佳，聶嫫次之，文君最下。王獨清的楊貴妃，無一長處，實無一顧的價值。

他們三位雖不能算是成功，但這一方面的努力是很值得提倡值得鼓勵的。時代與文學是相依而生的；在這種混亂憂患的時局裏，所能創出的時代文學，也不過是頹喪的一類，說不聽偉大與永久。幸而中國有極富麗極莊偉的歷史傳說，更幸而近年來充量的吸收西方藝術，祇要有天才出來，用西洋戲劇的藝術把富厚的材料，組成偉大的新文藝。這是中國少年文藝界的新路，也是文藝上唯一有偉大成功希望的路。

中國的傳奇崑劇和京戲大半是歷史劇，可惜缺少藝術，結構鬆懈，極其能事只不過講述故事，鋪陳舊說。間或有幾處具有劇性的地方，只像曇花一現，不一會就埋沒在浮華的辭藻



裏去了。但是這類不整全的歷史劇，已能把許多古代的名人，深深的刻在民衆的腦子裏。雖那些人物不及紅樓夢水滸所給我們的那末真切傳神，但由此已足見歷史劇的影響於社會；并且偉大歷史劇的創製，對於中國文化精神的保持，負極重大的使命！

歷史劇的材料是現成的，祇要加以藝術化，就可變成劇料，似乎比空中設想實際觀察的資料要容易得多。其實不然。編製歷史劇先須下考據功夫，博搜廣覽，尋根究底，查出一個系統來，然後加以想像和創造，使歷史上的偉人能栩栩重生於今日。一方面不可違背史實，一方面又當適合民間傳說，同時作者加以創造的鑄銘，使他從已死的歷史中復活起來。換言之，歷史劇的編製者不但應當是富有天才的藝術家，還當是博覽羣書的大學者。所以我希望有志於編製歷史劇的，先從學問上着手。

雖然，從已有的歷史劇中，從牠們的缺點上，再參加了西洋戲劇的原理，可以研究出許多原則，供我們努力於歷史劇編製者的先鑑。現就愚見所及，雜論數點於后。

歷史劇雖不必一定拘守史乘或傳說的事實，但也不可離史乘或傳說太遠。離史撰改是萬不得已的事，非有相當的代價——或使劇性緊張更形曲折，或使個性表現更形充分——萬萬

不可把極好的事實犧牲。編歷史劇的難處就在這裏。在未動筆之前，先須把各史所載的事實，互相參證互相發明，再參以野史風謠和後人傳奇對於此事的見解和批評。這樣纔能有不偏激不失真的偉大戲劇出來。這層工作，近年的編劇者都沒有做得週到。譬如楊貴妃之死裏說安祿山的叛亂是完全爲愛貴妃而起，這未免太荒唐太滑稽了。試看他瞎撰的安祿山寫給楊貴妃的信。

「……此次起兵舉事，純爲踐別時月下之誓言，此生無其他願望，只以此身獻於皇后，即陷失敗，亦所甘心。特露檄假稱聲討賢兄國忠，蓋欲使楊氏全族免除嫌疑，更可使現朝廷信任楊氏……」

這種話可笑已極！國忠之失勢被誅，全由安祿山叛亂而起；安祿山不是傻子，要結好於楊氏，要求愛於貴妃，決不至走此一着。試看正史上怎樣講：

「……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於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不之信。是時祿山已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伺上千秋萬歲之後，方圖叛換。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於己，……國忠使門客卷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又奏貶吉溫於合浦，以激怒祿山，幸其動搖，以取信於上。上不之晤。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爲名……」

史家能寫到「……以激怒祿山，幸其動搖……」，其觀察小人互相猜忌的心理，何等深

切，何等透澈，真是歷史劇極好的題材！所以安祿山明明是野心勃勃的深謀小人，偏要說他是多情的英雄，未免太可笑了。這是離史實太遠的一證。

此外，郭沫若在王昭君裏，說她因異姓哥哥的自殺，所以不願嫁給元帝而去從番。這樣講法一方面不合於傳說的故事，另一方面也不能自圓其說。昭君出塞事正史上僅提一句，可是很早就相傳下來，成爲最流行的民間傳說。到元代馬致遠手裏，譜成漢宮秋，到明朝有陳與郊的昭君出塞，薛旦的昭君夢；到清朝有明月胡茄歸漢將（是講昭君復回漢宮）一劇，都是講昭君。雖略有異同，但大概講昭君不肯賄賂毛延壽，被他圖上點破；後來元帝偶然見了她，大驚其美，便十分的寵愛她；間知是延壽的舞弊，即欲斬他，延壽逃到匈奴，說單于指名王嬙爲闕氏。漢庭官吏怕動刀兵，極力勸元帝割舍了王嬙，送給匈奴和親。元帝不得已而許之。昭君與元帝相別時淒涼萬分。……現在郭君寫昭君不但對元帝一無感情，并且還要罵他是壓迫民衆的帝國主義者，那歷代留傳下來的溫柔嬌麗婉媚動人的美的遺影，整個兒的弄糟了！這種背乎傳說的硬改是有損無益的。總之，擅改史實而於劇情毫無增益，是好像畫蛇添足，徒勞無功！

編劇最忌有明顯的道德或政治的目標，而尤其是歷史劇。描寫近代的生活，有時不妨加

些關於時代批評的話，祇要講時沒有色彩和偏見。歷史劇所描寫的是過去的事實；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思潮，變演變化，須用考據的功夫找出來。甲時代講乙時代的話，已於劇藝上違反切真的原理，何況帶着偏見激論而借古人作傳音機呢；這個毛病由於作者不能認清藝術是超脫社會和政治的。藝術而為社會政治的工具，則已不是藝術。郭沫若君的三齣歷史劇全是為所謂革命思想和反抗思想而作的，以昭君為反對帝國主義的先鋒，以文君為反叛禮教的勇士；昭君文君而有知，不曉得要怎樣的呼怨呢。試看下面的幾段話有沒有藝術。

昭君 啊，你深居高拱的人，你也知道人到窮荒極北是可以受苦的嗎？你深居高拱的人，你為滿足你的淫慾，你可以強索天下的良家女子來恣你的姦淫。你為保全你的宗室，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慾壑。如今男子不夠填，要用到我們女子了，要用到我們不足供你淫弄的女子了。你也知道窮荒極北是受苦的地域嗎？你的權力可以生人，可以殺人，你今天不喜歡我，你可以把我去投荒，你明天喜歡了我，你又可以把我來供你的淫樂，把不足供你淫樂的女子又拿去投荒。投荒是苦事，你算知道了，但是你可知道受你淫弄的女子又不自以為苦麼？你究竟何所異於人，你獨能恣肆威虐於萬衆之上呢？你醜，你也應該知醜！豺狼沒有知醜，你居住的宮庭比豺狼的巢穴還要腥臭！……（見塔一八八頁至一八九頁）

少女 你們還不曉得國王和宰相的罪惡麼？……你們假如曉得如今的天下年年都在戰

亂，就是因為有了國王，你們假如曉得韓國人窮得只能吃豆飯糞，就是因為有了國王，那你們就曉得他為甚麼要殺你們的國王和宰相了。生下地來同是一個人，做苦工的永遠做着苦工，不做苦工的偏有些人在我們頭上深居高拱。我們的血汗成了他們的錢財，我們的生命成了他們的玩具，他們殺死我們整千整萬的人不成個甚麼事體，我們殺死了他們一兩個人便要鬧得天翻地覆。……（見塔三二一頁）

這是二十世紀社會學家在民衆前的演說詞，放在數千年前嬌滴滴差得得的昭君少女口裏，好像把豬耳朵裝在美人頭上，其怪僻奇特，可謂古往今來的對話中所絕無僅有了！

講到對話，就使我非常失望！郭王吳三君對於這一點都不能使人滿意。內中吳君較好，然與歷史劇中當有的對話的標準，相差還遠得很哩。郭君的尙能念得出口，王君的就不能了。試看下面的對話，可能念得出口？適合於時代的柔婉語言，那就更談不到了。

「盧娘——聖上，貴妃，二位夫人都在一處用餐。因為食物太壞，貴妃一點也不能下咽，只把由長安帶出來的麥酒接連地痛飲……」

「貴妃——這樣重複的話——他和我相別的那一晚，對着月亮說的也差不多是同樣的一句！這表示他熱愛的話！他確是在為我犧牲，為我犧牲，并且……哦，哦，安祿山，我唯一的愛人！……適纔我還在懷疑你，那知道你纔費了這樣的苦心！……」

「唐玄宗 你們這種蠢笨而不通的回答！這種毫無意義的回答！……你們大概忘記了現在是和我對話的罷！」

所以歷史劇的對話第一個目標是念得出口；第二個目標是像真；第三個目標是合於當時的文字方言和語調；第四個目標，也是最重要的目標；是應用對話來組成或助成劇情的緊張，以對話表達人物的個性，以對話揭示劇情中所含蓄的人生真義。這種神化的對話，纔是我們所希望的。

要絕對用古代語來寫歷史劇，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并且也似乎可以不必。不過語氣音調非做古不可，或創一種特別語調，以示異於現代。莎士比亞的戲劇，全以無韻五音節的詩句寫成的。所以在台下聽起來，有一種特別的音調，使觀衆一聆而知爲非現代的。且鏗鏘可聽，使人生懷古之思。不過中國的 Blank Verse 應該如何寫法，當好好的研究後纔能答覆。暫且恕我不能評論。

歷史劇的對話要逼真，還有做古語法的一種。所謂做古語法者是把對話古化；所謂古化者，一方面文言化，一方面古俚化。現在編製歷史劇的人都未試過，不過三國演義裏，很多極好的例子，給我們做參考。試看王允與呂布的對話：

允急曰：「老夫失語，將軍息怒。」

布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我恥！」

允……曰：「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

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間，豈能鬱鬱久居人下！」

允曰：「以將軍之才，誠非竇太師所可限制。」

布曰：「吾欲殺此老賊，奈是父子之情，恐惹後人議論。」

允微笑曰：「將軍自姓呂，太師自姓董。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

布奮然曰：「非司徒言，布幾自誤。」

水滸上有許多語法也值得我們編歷史劇的人摹倣的。例如：

「前面蘇江，有那琵琶亭酒館……我們去亭上酌三杯，就觀江景則個。」

「酒把大碗來篩，不耐煩小盞價吃！」

「既然丈人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

「陸兄何來？」

「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未見？」

「少坐拜茶。」

「叵耐這陸謙畜生，廝趕着稱兄稱弟……」

等等，多不勝舉。總之歷史劇畢竟與描寫現今現實的戲劇，有些不同。要神化這種做古的對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我在前面曾經說過：歷史劇的最大使命是使歷史上的偉大人物，能栩栩重生於今日。這也就是藝術家偉大的所在了。不論誰提起了關雲長就有個掀髯俊視，肝胆照人的英雄，出現在我們的腦中。又不論誰是起了武松，使有個心直胆壯，勇糾糾的好漢，閃現在我們的眼前。這種印象不是三國宋史的正史所給我們的，而是偉大的文藝創造家羅貫中根據了史實，參合了想像而創造出來的。馬克柏司 (Macbeth) 漢姆列德 (Hamlet) 朱理雅該撒 (Julia Caesar) 等歷史上人物，全賴莎士比亞不朽的藝術，得以深刻的永生在人類的臆念裏。要不然，至多在歷史上掛個名兒罷了。

郭王吳三君對於悲劇人物的創造，都沒有下過心思。郭君硬派王昭君爲叛逆的女性，真正冤枉煞人！王獨清君以楊貴妃爲愛情的犧牲者，未免把貴妃看得太高，令人生厭。實則悲劇人物不能太好，也不能太壞，太好了而陷於不幸，使人易起厭惡之感；太壞了而陷於不幸，不能得人同情。所以悲劇的主人必須是意志或脾性上有缺點的人，以致自造失敗，而至死亡。這樣既邀得觀者之同情，復見得人情的真理，憐憫恐懼，應運而生。這纔是悲劇。



世界上最難明瞭的字中，以我看來，莫過於「戲」的一字了。中國一般的戲劇家(?)，都以爲戲就是把故事在台上的人物口中講出來，加上幾樁熱鬧的事湊湊趣，就算完工了。如遇戲劇如此簡單，就該合併於小說一類。所以數年來戲劇的出品，很少有「戲」的成分。

「戲」究竟是什麼東西？讓我引兩段Ferdinand Brunetiere的話來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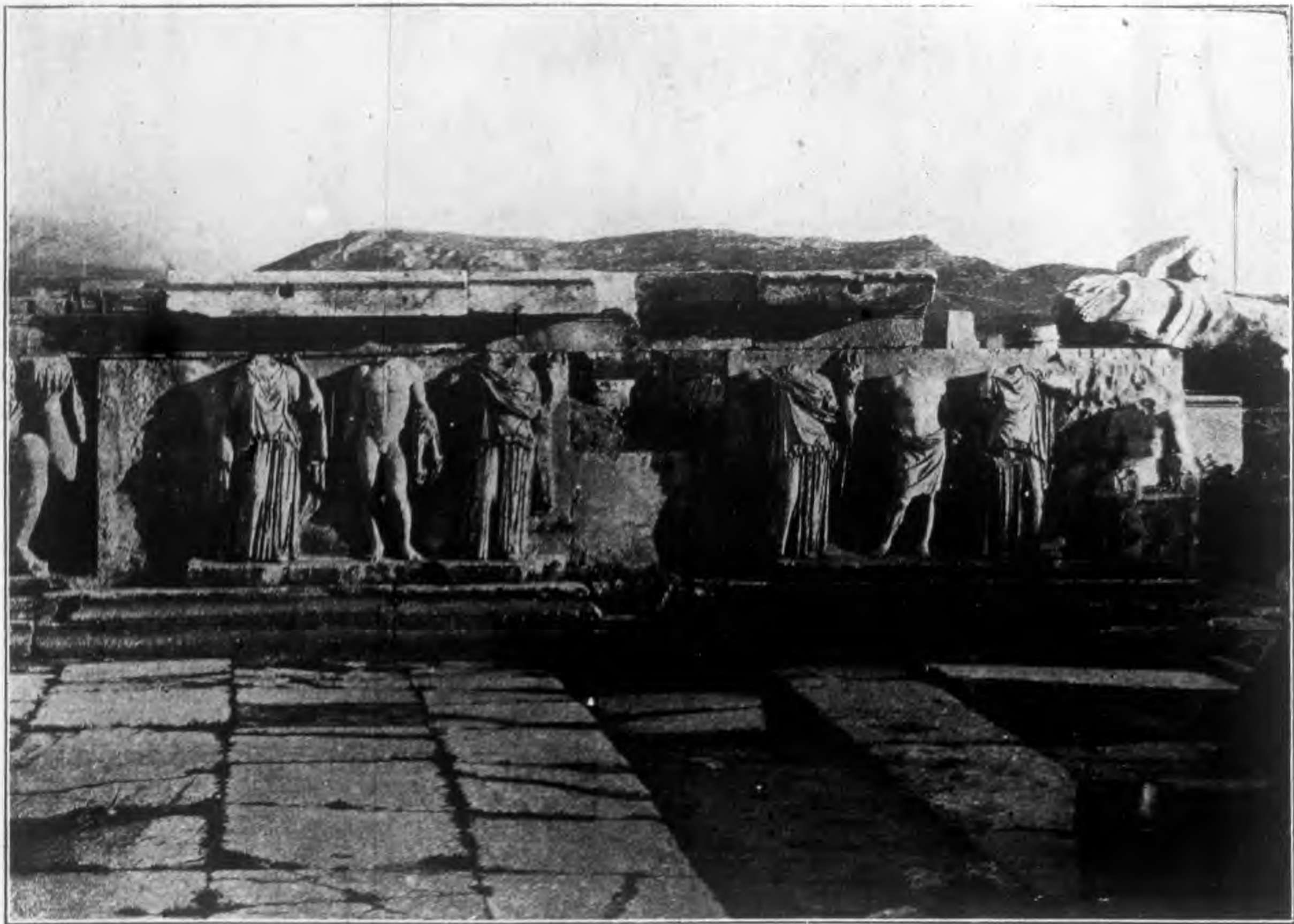
「戲台是發展人的意志的地方，攻擊命運，天數和環境的阻礙。」

「戲劇是表現人的意志的；那意志時與限制我們卑小我們的神祕自然權力發生衝突；在台上的就是我們人類的一部分，和命運奮鬥，和社會法律奮鬥，和其他人類的奮鬥，和自己的奮鬥——與野心，利益，癡愚，怨恨奮鬥。」

(見 *Etudes Critiques* vol. vii pp. 153 and 207)

\* \* \* \* \*

歷史劇的創作在中國還是萌芽，不過預備給我們開拓的園地，却極廣漠而偉大；我相信中國的莎士比亞，在最近的將來中，必有出現的一日。我們努力於斯道者，趕速來做兩件預備的工作：一是精究西洋戲劇的藝術，一是整理中國的史實軼事。大家來努力罷。



雅典酒神劇場遺跡

# 卞昆岡 (五幕劇)

徐志摩  
陸小曼

## 登場人物

阿明 卞昆岡子

卞母

李七妹

卞昆岡

勝老敢 昆岡助手

老瞎子

老道

尤桂生

石工甲

石工乙

王三嫂

地點 山西雲岡附近一個村莊

卞昆岡

第一幕 佈景

卡昆岡家，台右露一角，檐頭鋪松茅綻出成蔭。門前一大棗樹，蔭下置有木桌及條橙。台後一木柵，有門。遙望見草原及遠山景色。院內雜置白石小佛象及其他生物石象。

阿明年五歲，神態至活潑，眉目尤秀麗，穿青布短褂。幕起時阿明正倚棗樹下木桌邊吹胰子泡，身旁一小石馬。天時約五月。時近傍晚，遠山斜 可見。

阿明（吹泡）癢了！真討厭，老不大就癢了。我想吹一個地球那麼大的……這好……上去，飛上天去……呼，呼……上去……呼……好了，好了，這回好了！噲，又扁了！一個大地球扁了！……再來一個（騎石馬上吹泡）

奶奶，奶奶！快來，快來，看我的大地球兒……奶奶，來呀，再不來這地球又要破了……你瞧！奶奶，你倒是那兒去了？

卡母（自內）來了，又這兒淘氣了，阿明！胡嚷嚷的叫奶奶做甚麼呀！奶奶這兒正做著麵哪，做好好的炸醬麵等你爸爸回來喫哪。……（自門內轉出，腰圍圍裙，手沾麵粉，年六十餘，頗龍鐘，行路微震。）

你瞧我這一手的粉……怪累人的……你怎麼了，阿明？好，胰子水又潑了一桌子一地，什麼地球不地球的！（檐前取水洗手）你爸爸不是今兒回家嗎？太陽都快下山了，他這就該到了，快不要頑皮，好孩子，也叫你爸爸歡喜。（收拾桌子。阿明騎馬，作馳騁狀。）

阿明 唷，對了，可不是爸爸今兒個要回來了麼！我又有了糖喫了，又有好東西玩兒了！我可  
不喜歡爸爸那頭小黑驢，老低著頭一顛一顛的多難看，那有我這大白馬好，長得又美，  
跑得又快，得兒呀！

卞母 大白馬？叫你有大白馬還了得，這房子都該讓你給衝倒了呢！（取竹椅坐樹下。阿

明趨伏膝前）

阿明 奶奶，奶奶！

卞母 幹什麼了？

阿明 （聲音緩重）奶奶，爸爸真這麼疼我麼？

卞母 傻孩子，爸爸不疼你還疼誰。

阿明 幹麼他老愛看我的眼？

卞母 （音微澀）傻孩子，你那小眼珠兒長得好看，你爸爸愛瞧。

阿明 幹麼就我的眼好看，奶奶，你的眼不好看嗎？

卞母 爸爸愛你的眼就爲你的媽……

阿明 奶奶說呀，我媽怎麼了？我媽？奶奶不說我媽早成了仙了嗎？奶奶，可是您說我媽怎  
麼着？

卞母 傻孩子（手指阿明眼）你這對小眼珠兒，就是你媽（音發震）你媽當初的一雙眼一樣。

你爸爸就是最愛你媽的一雙眼，現在你媽不在了，他所以這麼疼你，愛看你的眼。誰家的爸爸也沒有像你爸爸那樣疼兒子。他有時簡直像是發了瘋似的，我看了都害怕。苦命的孩子（撫他的頭面）這年歲，就沒了娘，就有一個老奶奶看着你（舉袖拭淚）。我又老了，管不了你，你有個媽多好！可是你爸爸……

阿明 我不，有奶奶不是一樣好，爸爸疼我，我疼奶奶！奶奶別哭呀，好奶奶（舉小手為拭淚）我疼你極了，你別哭了，爸爸快回來了，回頭他見你哭又該不高興了。我們到門前去望望看好不好？他那麼大個兒騎在頂小的驢兒上，我們老遠就看得見的（躍起趨柵門前站石上外望）太陽都快沒了，那山上起了雲，好像幾個人騎着馬打架呢，都快黑了，像是戴了頂帽子，白白的。怎麼影兒都還沒有哪，怎麼回事？今兒許不來了吧？那多不好，奶奶！

唷你瞧，爸爸倒沒有來，街坊那女人像是又上我們家來了，誰要她老來？

卡母 女人，誰？

阿明 就是那姓李的寡婦！

卡母 去你的，孩子們說什麼寡婦不寡婦的，越來越沒有樣兒了！孩子們第一得有規矩，不許胡說亂話的，她也待你頂好的，來了就該叫她一聲姨。

阿明 姨！姨子池！我才沒有那麼大功夫呢！

卞母（怒）頑皮，再說奶奶毆打了！（李七妹已推木柵門進院，說話帶笑聲。李年約二十四五，面有脂粉痕）

李 老太太在家嗎？（轉眼見阿明倚木柵邊，急趨向欲抱之）晴，這不是小阿明麼，乖孩子，就是你機伶，（阿明不顧，馳去騎弄白馬。）好寶貝！

卞母 阿七妹，我說是誰呢，幾天不見了？快別理阿明那孩子，他什麼都好就是怕生，要說呢歲數也不小了，小機靈什麼都說得上，就是怕生不好。你又上那兒玩兒來了，這天色好誰都想上山去玩玩，就我這老骨頭挪活不了。

李 可不是好天氣，前兒個我和王家嫂到雲岡大佛寺燒香去了。才熱鬧哪，老太太，那年也沒有今年旺！山裏的石榴花開得多大，通紅的一片，才好看呢。

卞母 嗚，到大佛寺，你們沒有碰見我們昆岡嗎，他說今兒回來的？

李 可不是我們一去就見着了卞爺了嗎？我們還看着他雕象來了哪。他正雕着一尊騎大獅子的佛爺，就跟那山上的一模一樣，真好工夫，獅子好，佛爺的相兒更好，真像活的。那來這手勁，看着一點也不費事，一鍵雕活了一個眼，又一鍵給雕上了那活靈的神兒，真有他的。您沒看見那像小子嚴老敢，他老張着一只大嘴，瞪着一雙大眼，瞪着他老師的工夫，整個兒看呆了，那神兒才可樂哪！

卞母 這碗飯也不是容易喫。昆岡倒是從小就近這門兒，才四五歲就拿白粉在牆上滿塗，前

年過世的鄭老爹見了，就誇這孩子有天分。我倒是喜歡他雕佛像，事兒是累，可是修好的事，你不坐坐？

李 甯，我來胡扯了半天，倒忘了我是幹什麼來了！可不是，老太太，我要問您家借那水吊子使一使，我們家那個讓胡掌櫃家借去使壞了。我可不能使壞您的，明兒個就來還。這天早得井水都不能喫了，我還是願意走遠幾步路自己去打溪水用，那清甜多了。

卞母 門外那一個你拿去使就得了，我們屋子裏另有着哪。說是，昆岡怎麼還不來，阿明，你聽着那道上有驢鈴沒有，我是真老了，牲口見到我跟前，我有時都還聽不着哪！

阿明 （正忙着拿一副草繩做的馬韉給套上他的白馬）那有驢子，就有我的馬——得兒呀！李 （斜眼看阿明）這孩子倒真是乖，沒有娘的孩子真是苦，奶奶可累着了。他爸爸不是頂疼他的嗎？

卞母 我們正說哪，誰家的爸爸也沒有他爸爸那麼疼兒子。也是他那一對眼，簡直跟他媽的一式兒沒有兩樣，長長的眼毛，黑黑的珠子，他父親（低聲）就迷這一對眼！你瞧着，昆岡一回來，汗也不擦，灰也不揮，先得抱住了他直瞅他那眼，就像是他眼裏另有一個花花世界似的。

李 男人本來都是傻的……

阿明 甯，那不是小黑驢的小鈴兒響（遠遠聞鈴聲），我來看！（奔柵門口，企着望）是的，奶



奶，是的，爸爸回來了。他哼是急了，直要小黑驢跑快，小黑驢真乏，偏跑不快，那有我那大白馬跑得快。那不是到了嗎！我接他去……（開柵門要跑）

卞母 耽着，孩子！不許亂跑，回頭再閃交，上回不是閃破了鼻子流了好些血，你爸爸還怪着我哪。等着吧，孩子，一忽兒就到了（驢鈴聲漸近。阿明手曳開木門，探頭出外，高聲叫）

阿明 爺爺！爺爺！

昆岡（自內）來了孩子，你爸爸來了！（進門。面紅出汗，風塵滿身。）這不來了嗎，孩子！（舉舉阿明親吻之，）乖孩子，你等急了不是？（看阿明眼，神態凝重，如在祈禱）好孩子，我的親孩子！（放下，攜阿明手走向卞母）娘，我回來了！

卞母（起立復坐）我說太陽都沒了怎麼還不來。這一時好嗎，昆岡？李七妹方才來，正說着，你，你們不是在大佛寺兒見來了嗎？

昆岡 是的，娘（向李領首，）這幾天燒香真旺，我說娘要是有興致出去燒燒香，山裏看看大紅花倒不錯呢。李家嫂嫂不是前兒個當天就回來了嗎？

李 回來天都全黑了！王家嫂子在路上直害怕，三步併兩步走的，差點兒閃了個大跟斗！昆岡 怎麼，這二十來里地你們全是走的，好！

李 不，那那成。我們騎驢兒到百善村才路跑的。好，要全走那道兒得半夜還不準到得了

哪！你快歇着吧，走進兒怪累的，今兒個天又熱，你聽你汗都透了！我也該走了，老太太，你們喫了晚飯早點兒睡吧。那吊子我使完了就拿來還。阿明乖，叫我聲姨！

阿明 我不叫！

昆岡 噫，誰說的，小孩子怎沒有規矩！

李 今兒不叫明兒可得叫，我買糖你喫，走了，明兒見，卞爺！

昆岡 明兒見，李嫂。

(李出木門去，低聲唱歌，時天已漸闌)

卞母 噫，七妹倒是個痛快人，可惜命運不好！

昆岡 什麼，她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樣的人，聽那樣兒可怪風騷的——

卞母 得了，別胡說入道的，人家還是新寡呢，我知道你跟裏反正除了青娥別人都瞧不入眼的，可是死死的也死了，你也有時得同活的想想，別成天的做夢了。

昆岡 唉，媽呀，誰說我不轉念頭呢，可是我老忘不了青娥，媽！你也是個明白人，你說罷，說句良心話，這全村上那個女人能比得上青娥半點兒，不用說長相兒，就是性情脾氣也沒像她那樣好的，我真不敢草率，回頭一個不好碰着個脾氣不好的不是叫我的阿明受苦麼？

卞母 阿明，爸爸有一個新媽媽好不好？

阿明 奶奶，爸爸，我可以不要新媽媽，我只要奶奶疼我爸爸愛我就夠了。我不要什麼新媽媽的！

昆岡（很難過的樣子）知道了，孩子，大人在這兒講話不要多口，好孩子去玩去吧（兩眼看着遠山）媽呀！你老人家放心罷，讓我慢慢的來想想，反正有的是時候呢，你去做飯來吃罷。

卡母 好，這才是呢，我也不是屢次的逼你，爲的是我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我這回的病（搖頭）真說不定那天……我也是爲的阿明一個人，該，正是的，好好的青娥，爲甚麼拋了我們前走呢，好……亦是阿明命該是沒有娘……這是那裏說起……（自言自語的走了進去，昆岡一直瞧着她走了進去……等了一忽兒，）

昆岡 該！青娥，你知道不知道從你走了，我們家裏再也沒有樂趣了，青娥……青娥……你怎麼叫忘我得了你，該……（回頭尋找阿明，見他正騎馬，面轉笑容）……孩子是真可愛，來來，孩子，爸爸回了家，你快活不快活？

阿明 快活極了。爸爸，你不去了吧？我要你老跟我耽着，陪我玩兒。爸爸不在家，就有那大白馬陪我玩兒，我今兒給做了個韁繩，下回我拉緊了韁繩，它就跑不動了不是？

昆岡 明兒我請你騎驢，我做你的驢夫，好不好？

阿明 不好，你那小黑驢兒脾氣怪不好的，老別扭，那有我那大白馬好，它從沒有叫我閃跟

斗，我就要好爸爸陪着我玩兒（撲入懷）。

昆岡 孩子，真好孩子。可是你爸爸有事，回家耽一兩天就得走。奶奶領着你不好嗎？

阿明 奶奶好是好，可是奶奶老了。她不是忙着做活做飯，她就坐在大椅子上磕睡。她也不叫餵我的好白馬。我編故事兒給她聽，她聽不到三句又睡着了。她又非得逼着我叫她姨，就那個寡——

昆岡 嚶，誰教你的，小孩子可不能胡說，奶奶教你總是不錯的，教你叫姨你就得叫姨。她常來咱們家不？

阿明 常來，來了就要我叫姨，我可不喜歡她。她唱得也不好聽，又偏愛唱，方才不是一出咱們的門就哼上了嗎？

昆岡 不許胡說話。有什麼好事兒講給爸爸聽？

阿明 我想想——噢，有了。爸爸，我知道了！

昆岡 你知道什麼了？

阿明 奶奶對我說的。

昆岡 說什麼了？

阿明 說爸爸！

昆岡 說我什麼了？

阿明 爸爸爲什麼老愛着我的眼？

昆岡 你知道了那個，孩子！（親之）多美的一雙眼（神思迷惘），我的兩顆珍珠，兩顆星。青娥，你是沒有死，我不能沒有你。佛爺是慈悲的。這是佛爺的舍利子！

阿明 爸爸，怎麼了？跟誰說話了，我害怕！

昆岡 （驚醒）不怕，孩子。我——我想你的媽哪！

阿明 我媽她不回來了。

昆岡 你是她給我的。

阿明 爸爸，我要是沒有我這雙眼，你還疼我不？

昆岡 別說胡話，怎麼會沒有這雙眼，我的寶貝。

阿明 就像那關帝廟前小屋子里那彈琵琶的老周。

昆岡 你說那老瞎子？

阿明 是呀，要是我同他一樣瞎了眼怎麼好，那你一定不愛我不疼我了，我知道！

昆岡 不許說，小腦子裏那來這些怪念頭！

阿明 我不說了，我就要爸爸老是這麼疼我，老陪着我玩，老愛着我的眼！

昆岡 親兒子！

卞母（自內）喫飯了，阿明。快來！

昆岡 奶奶叫喫飯了，快去。小黑驢也還沒有喫哪。奶奶管你，我得管他。你去吧。

阿明 爸爸，你就來吧？

昆岡 就來。

(昆岡起身出木門解驢身鞍座，台上已漸昏暗，屋內點有燭火，卞母咳嗽聲可聞。卞母出。)

卞母 昆岡！

昆岡 (自木門入院) 媽，你叫我。

卞母 快來吃飯吧，你也該歇歇了。

昆岡 來了，媽。

第二幕 佈景

雲岡附近一山谿過道處，有樹，有石。因大旱谿涸見底，遠處有鑿石聲。時上午十時。

石工甲乙上。

甲 這天時可受不了！

乙 天時倒沒有什麼，過了端午也該熱了。倒是這老不下雨怎麼得了？整整有四個月了，可不是四個月打二月起，一滴水都沒有見過，你看這好好的樹都給燒乾了！這谿水都見了底了！老話說的谿水見了底老百姓該着急，這年成怕有點兒別扭。息息走吧，這樹林裏

涼快。

甲 息息息息，啊哨，這滿身的汗就不用提了！（坐石上）你抽煙不？（檢石塊打火點煙斗）

乙 我說老韓，這幾天老卞準是有了心事了。

甲 你怎麼知道？

乙 瞧他那樣兒就知道。他原先做事不是比誰都做得快，又做得好。瞧他那勁兒！見了人也  
有說有笑的。這幾天他可換了樣了，打前兒個家裏回來，臉上就顯着有心事，做事也沒  
有勁，昨兒個不是把一尊佛像給雕壞了？該做事的時候也不做事，老是一個人走來走  
去，搔頭摸耳的。要沒有心事他怎麼會平空變了相兒？

甲 對了對了，給你這一說破我也想起來了。昨兒不是嗎，我喫了晚飯出來，見他一個人在  
那塊石上坐着，身子往前撞着，手捧着臉，眼光直發呆，像看見又像不看見，我走過去  
對他說「卞師父，喫了飯沒有」？他不能沒有聽見，可是他還是那楞着，活像是一尊石  
像。回頭我聲音響高了，我說「喂，卞師父，怎麼了？睡着了還是怎麼的？」他這才聽  
見了，像是做夢醒了似的站起來說「老韓，是你嗎？」你說得對，要沒有心事，他決不  
能那麼楞着。（樹林外有……絃聲，甲乙傾聽。）

乙 又是他，又是他！

甲 誰呀？

卞 且 聞

乙 那彈三絃的老瞎子。誰也不知道他是那兒來的。他住在那什麼，關帝廟前的一個小屋  
子，也沒有鋪蓋，也沒有什麼，就有他那只三絃，早晚出來走道兒，就拿在手裏彈，也  
不使個棍兒，可從不走錯道。有人說他是神仙，有人說算命準極了的，反正他是有點兒  
怪。

甲 他這不過來了嗎？

(瞎子自石邊轉出，手彈三絃。坐一石上。)

乙 我們問問他好不好？

甲 問他什麼？

乙 問他——幾時下雨。

甲 好，我來問他。(起身行近瞎子)我說老先生，您上這兒來有幾時了？

瞎 我來的時候天還下着雪，現在聽說石榴花都快開過了——時光是飛快的。

甲 聽說您會算命不是？

瞎 誰說的？命會算我，我不會算命。我是個瞎子，我會彈三絃，命——我是不知道的。

甲 (回顧乙)這怎麼的？

乙 (走近)別說了，人家還管你叫活神仙呢！街坊那胡老太太不是丟了一個雞來問你，你說  
「不丟不丟，雞在河邊走，」後來果然在河邊找着了不是？別說了，是瞎子還有不會算



命的？咱們也不問別的，就這天老不下雨，莊稼都快完了，勞您駕給算算那天才下雨？

瞎 什麼？

甲乙(同) 那天下雨？

瞎 下雨，下雨，下血吧，下雨！

甲乙(同) 您說什麼了？下雪？

瞎 你們說下雨，我說下血，說什麼了！

甲乙(驚) 下血！

瞎 對呀，下血，下血，下血！

(甲乙驚愕，相對無言，卞昆岡與嚴老敢自左側轉出。見瞎子，稍停步復前)

卞 老韓，他說什麼了？

甲乙(同) 我說是誰，是卞老師跟嚴大哥！

卞 他說什麼了？

甲乙(全) 我們問他那天下雨，他不說那天下雨，倒還罷了，他直說下血，下血，下血，他又不住下說，你說這叫人多難受，什麼血不血的。

卞 你們知不知道那天下雨？

甲乙 不知道呀。

卡 還是的，你們不知道，他怎麼能知道？

瞎 對呀，你們不知道我怎麼能知道！

甲乙(怒) 你倒是怎麼回事，人家好好的請教你，你倒拿人家開心，活該你瞎眼！

瞎 瞎眼的不是我一個，誰瞎眼誰活該，哈哈。

甲乙(向卡) 卡老師，你說這瞎子講理不講理？

卡 得，得，這大熱天鬧什麼的，你們做工去吧。

甲乙 (怒視瞎子) 真不講理(同下)

瞎 講理，這年頭還有誰講理！

卡 得，你也少說話。

瞎 誰還愛說話了吧！他們不問我，我還不說哪？哈哈。

嚴 不管他了，老師，還是說我們的，這邊坐坐吧。

(卡嚴就左側石上坐。瞎子起，摸索至一樹下，即倚樹坐一石上，三絃橫置膝上，作睡狀。)

卡 咳！

嚴 師父有心事，可以讓老敢知道不？

卡 不是心事，倒是有點兒——爲難。

嚴 什麼事爲難，有用老敢的地方沒有？

卞 多謝你的好意，老敢，這事兒不是旁人可以幫忙的。

嚴 那麼你倒是說呀，爲什麼了，老是這唉聲歎氣的？

卞 也不爲別的。你是知道我的，老敢。我不是一個隨便的人，你是知道的。也不是忘恩負義的人。青娥是真好，我們夫妻的要好，街坊那一個不知道？她是產後得病死的，阿明長不到六個月就沒有娘了，是我和我媽費了多大的心才把這孩子領大了的。

嚴 阿明真是個好孩子。

卞 阿明今年六歲，我媽今年六十三。可憐她老人家苦過了一輩子，這幾年身體又不見好，阿明又大了，穿的吃的，那樣不叫她老人家費心？咳，也難怪她，也難怪她！……她原先見我想念青娥她就陪着我出眼淚，她總說，「快不要悲傷了，昆岡，這孩子就是她的化身，我們只要管好了他，她也可以放心了。」後來她看我滿沒有再娶的意思，她就在說話上繞着灣兒要我明白。咳，我又何嘗不明白呢？青娥在着的時候，她好歹有一個幫助，婆媳婦倆也說得來，誰家婆媳婦有我們家的要好？青娥一死一家子事情就全得我媽來管。我又不能常在家，在家也不成，只是添她老人家的累，吃的喝的，都是她。早兩年她身體還要得，家事也還可以對付，去年冬天的那一病，可至少把她病老了十年，現在走道兒都顯着不靈便，她自己也知道，常對我說「昆岡，我是不成的了呢」，我聽

着她的話我心都碎了，她呀，打頭年起，就許我不回家，我要一回家，她就得嘮叨。

嚴 她要你——

卡 可不是，她要我再娶媳婦。我這條心本來是死了的。每回我看着阿明那一對眼，青娥就回到了我的眼前，我和她在精神上是從沒有分離的，我怎麼能想到另娶的念頭？可是我的媽呀，她也有她的理由。她說她自己是不中用的了，說不定那天都可以……可是是一份家是不能不管的，阿明雖則機靈，年紀究竟小，還得有人領着，萬一她要有什麼長短，我們這份家交給誰去，她說。她原先說話是拐着灣兒的，近來她簡直的急了，廠開了成天成晚的勸我。「阿明不能沒有一個娘」，她說，「你就不看我的面上，你也得替阿明想想，」她說。「誰家男人有替媳婦兒守寡的」，她說，「你爲青娥守了快六年了，這恩義也就夠厚的了，青娥決不能怪你，你真應得替活着的想想才是呢，」她說。這些話成天不完的嘮叨，你說我怎麼受得了，老敢？

嚴 真虧你的，師父，我聽了都心酸。老太太倒真是可憐，說的話也不是沒有理。本來末，死了媳婦兒重娶還有什麼不對的，現在就看看你自己的意思了。您倒是打什麼主意？

卡 這就是我的爲難。說不娶吧，我實在對不住我媽，說婚吧，我良心上多少有點兒不舒泰。近來也不知怎麼了，也許是我媽的緣故，也許是我自己什麼，反正說實話，我自己也有點兒拿把不住了。

嚴 師父！

卞（接說）原先我心裏就有一個影子，早也是她，晚也是她，青娥，青娥，她老在我心裏耽着，近幾天也不知怎麼了，就像青天裏起了雲，我的心上有點兒不清楚起來了。我媽也替我看定了人，你知道不，老敢？

嚴 是誰呀？

卞 就是——就是我們那街坊李七妹……

嚴（詫異）李七妹，不是那寡婦嗎？

卞 就是她。

嚴 她怎麼了？

卞 我不在家，她時常過來看看我的媽，陪着她說說笑笑的，她是那會說話，愛說話，你知道？原先我見着她，我心裏一式兒也沒有什麼低移，可是新近我媽老逼着我拿主意，又說七妹怎麼的能幹，怎麼的會服侍，這樣長那樣短的，說了又說，要我趁早打定了主意，要不然她那樣活潑鮮的機靈人還怕沒有路走，沒有人要嗎，我媽說。我初起只是不理會，禁不得我媽早一遍晚一遍的，說得我心上有點兒模糊了，我又想起青娥，這可不能對不住她，我就閉上眼想把她叫回來，見着她什麼邪念都惱不着我，可是你說怎麼了，老敢，我心上想起的分明是青娥，要不了半分鐘就變了相，變別的還不說，一變

就變了她……

嚴 她是誰？

卞 可不是我們才說的那李七妹嗎？還有誰？

嚴 把她趕了去。

卞 趕得去倒好了，我越想趕她越不走，她簡直是就定了的，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嚴 您該替阿明想想。

卞 可不是，要不爲阿明，我早就從了我媽了。那家的後母都不能喜歡前妻的子女，我看得太寒心了，所以我一望着阿明那孩子，我的心就冷了一半。

嚴 嚙，還是的！

卞 可是我媽又說，她說李七妹是頂疼阿明的，她決不能虧待他。有一個娘總比沒有娘強，她說。

嚴 師父！

卞 怎麼了？

嚴 我也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多半兒想要那姓李的。

卞 可是！

嚴 可是我說實話，那姓李的不能做阿明的娘，也不配做師父的媳婦。趁早丟了這意思。

師父娶媳婦，那兒沒有女人，幹麼非是那寡——

卞 別這麼說，人家也是好好的。

嚴 好好的，才死了男人就擦胭脂粉！

卞 那是她生性。

嚴（詫視）師父，您是糊塗了！

（林外一女人唱聲）

卞 聽，這是什麼？

瞎（似夢醒）下雨，下雨，下血吧，下雨！

卞（驚）怎麼，他還沒有走？

嚴 他做着夢哪！

（唱聲又起，漸近。）

卞（起立）喔是她！

嚴 是誰？

卞 可不就是她。李七妹。

嚴 喔是她！

（李七妹自右側轉入，手提水吊，口唱歌）

卞 昆 岡

李（見卞現驚喜色）唷；我說是誰，這不是卞爺嗎？

卞（起立）喔，李嫂子。

李（微慍）什麼嫂子不嫂子的，我名字叫七妹，叫我七妹不就得了。

卞（微窘）你怎麼會上這兒來？

李 你想不到不是！我告訴你吧，我姑母家就在前邊，昨兒她家裏有事，把我叫來幫幫忙兒的。這天旱得井水都吃不得了，我知道這兒有谿水，我溜踏着想舀點兒清水回去泡一椀好茶吃，誰知道這太陽凶得把這谿水都給燒乾了，我說唷，這怎麼的，難道這山水都沒了，我就沿着這條山谿一路上來，這一走不要緊，可熱壞了我了，我瞅着這兒有樹，就趕着想涼快一忽兒再走，誰知道奇巧的碰着了卞爺你！唷，可不是，這裏該離大佛寺不遠兒了，那不就是您做工的地方嗎？

卞 不錯，就差一里來地了。

李（看嚴）這不是——嚴大哥嗎？

卞 是他。

李 唷你好，咱們老沒有見了。

嚴 好悠了，李嫂。

李 我說這不是你們正做工的時候，你們怎麼有工夫上這兒來歇着。



卞 我們打天亮就做工，到了九十點鐘照例息息再做，我們也是怕熱，順道兒下來到樹林裏坐坐涼快涼快的。您不是要舀水嗎？

李 是呀，可是這山溪都見了底了，那有一滴水？

卞 這一帶是早沒有了，上去半里地樣子還有一個小潭子，本地人把它叫作小龍潭的，多少還有點兒活水，您要水就得上那邊兒舀去。

李 可是累死我了，再要我走三兩里地，還提留着水吊子，我的胳膊也就完了！

卞 那您坐坐吧，這石頭上倒是頂涼的。

李 多謝您了，卞爺！

卞(看嚴，嚴面目嚴肅)這麼着好不好，您一定要水的話，就讓嚴老敢上去替您取吧。

李(大喜)唷！這怎麼使得！嚴大哥不是一樣得累(看嚴，嚴不動)不，多謝您好心，卞爺，我還是自己去吧……

卞 要不然就我去吧(向李手取水吊)

李(遲頓)我怎麼讓您累着，我的卞爺。

卞 咱們跑路慣着的，這點兒算什麼。(取水吊將行，嚴向卞手取水吊)  
嚴 師父，還是我去。

卞(略頓)好吧，你去也好。

李 太費事了，嚴大哥，太勞駕了！

嚴 已走幾步，忽回頭（師父，您還是在這兒耽着，還是您先回去？

卞（視李）快點兒回來吧，我在這裏等着你哪。

（嚴目注卞李有頃，自左側下）

（卞李互視，微窘，李坐石上

李 卞爺，您不坐？

卞 我這兒有坐。

李 卞爺，您老太太近來身體沒有從前好了似的？

卞 差遠了。

李 阿明那孩子倒是一天一天長大了。

卞 長大了。

李 孩子倒是真機靈。

卞 機靈。

李 奶奶一個人要管他吃管他穿的，累得了嗎？

卞 頂累的。

李 卞爺！

卞 李——七妹！

李 街坊誰家不說卞爺真是個好人。

卞 我？

李 可不是，您太太真好福氣。

卞 死了還有什麼福氣？

李 人家只有太太跟老爺守節的，誰家有老爺跟太太守節的——卞爺，您真好！

卞 嚶……

李 真難得，做您太太死了都是有福氣的……

卞 您……

李 可不是，女人就怕男人家心眼兒不專，俗話說的見面是六月，不見面就是臘月，誰有您這麼熱心？

卞 七妹！

李 卞爺！

卞(頓)您幾時回家去？

李 您幾時回家去？

卞 我明兒不走後兒走。

李 我那天都可以走，您帶着我，一夥兒回去不好嗎？上回我跟王家嫂回得家頂晚，怪怕人的。有您那麼大個兒的在我邊兒上，我什麼都不怕了。

卞 老敢該回來了吧。

李 他倒是腿快，卞爺您真有心思，省了我跑，這大熱天多累人，回頭他來了，您就陪着我上我姑母家去喝一杯茶不好嗎！就在這兒，不遠兒的。

卞 我不去吧。

李 那怕什麼的。那家子又沒有人，您喝口水再回去做工不好？

卞 嘸……

瞎（似夢）你們不問我，我還不說哪，誰願意多嘴多煩的？

（卞李驚視，嚴提水吊自左側轉上，汗滿頭面，卞李起立）

嚴 來您了！

李 這不太勞駕了，嚴大哥！（向卞）咱們走吧。

嚴 師父，您還上那兒去，今兒您不該離完那尊像嗎？

卞 我陪着李嫂去去就來，你先回去吧。

（卞自嚴手接水吊，與李自右側下。嚴兀立目注二人，作沈思狀。）

嚴 糟！

瞎(掣三絃起立)下雨，下雨，下血吧，下雨！(彈絃自右側下，絃聲漸遠，)

嚴兀立不動，幕徐下。

### 第三幕 佈景

卞昆岡家，如第一景。院中置長桌設筵。卞妻李七妹後，卞母卽死，是日爲卞生辰，其工友及隣居羣集爲卞祝壽。幕升時酒已半酣，卞昆岡居中坐，左七妹，右阿明。外客嚴老敢外有石工甲乙二人，隣居王三嫂，及尤某共八人，分座左右，兩端右坐嚴老敢，左坐尤某。

幕起時鬧酒聲喧，工友甲乙正勸卞盡杯。七妹默坐無言，偶目注尤某，嚴老敢覺之，亦鎮靜寡言笑。

甲乙(全)王三嫂，你說對不對，今兒個卞老師非得厥開了大喝。他們結了婚就爲老太太故了咱們也沒有得喝一回鬧酒，今兒個可得盡興的鬧一鬧哪，這生日也不比往常的，今兒個不樂那天去樂，王三嫂，卞老師，喝，喝，大家麻俐點兒，……直着嗓子，來，我喝個樣兒給你們看看！乾！乾！卞老師，怎麼了，怎麼了，不乾我們可不答應……

(卞乾杯。甲乙相視私語)好，第十八杯了！

卞(醉)喝，喝，還得喝，酒來，酒來！

李(止之)少喝點兒吧，又該撒酒瘋了！

卞(起立)哈哈，你們聽見了沒有，她要我少喝點兒，怕我發酒瘋？我老卞今兒個還是第一天

快活，不廠開了喝一個痛快怎麼着？老太太在着，她許不讓我喝酒，你（指七妹）怎麼能不讓我喝酒……你不讓我喝，我偏喝，來，老韓，給斟上了，滿滿的，來，大家來，王三嫂，您也來一口吧，大家湊合熱鬧，尤先生，不要那文縷縷的，也得來一杯，老敢，你怎麼了，乾坐着發楞，有什麼心事了嗎，哈哈，來來來，大家來，（喝）乾——（合座皆舉杯，甲乙歡呼，尤賂附和，王三嫂亦醉笑，老敢獨喝悶酒，不笑亦不語，七妹擎杯不飲，若有所思。阿明注視其父，訝其變常。）又沒有酒了（取酒器給七妹）勞駕太太，再給我們燙一罐來，熱熱的（七妹接器起離座，惇惇然，目瞞尤某，入屋內。）阿明，阿明，你奶奶呢？你奶奶呢？

阿明 奶奶？奶奶不是在大佛寺嗎？奶奶早死了，爸爸！

卞 死了，媽，我的親媽呀，你兒子沒有孝順着你，你老人家怎麼的就去了！（哭）媽呀！

王三嫂 唷，卞爺，這怎麼了，真醉了嗎，大喜日子哭什麼了？老太太還不是頂有福氣的？

你哭什麼了？別，回頭七妹又該多心了，咱們今兒個算是替你們賀新房哪，韓大哥，對不對？

甲乙 可不是鬧新房來了？咱們且不走哪，今晚要鬧得你們睡不着覺，您試試，哈哈哈哈哈！

卞 新房，誰做了新郎了？

甲乙（互語）他真醉了！誰做了新郎了，這多可樂？卞師父，你猜猜誰是新郎？哈哈哈哈哈！

卞(愉悅)阿明，我要看你的眼，我要看你媽的眼，你媽媽的眼(抱阿明)你們看看，這孩子多美，這雙眼多美……誰是新郎，倒運的！

(時七妹已取酒就席，聽卞言，怔立其旁，卞諦視之，忽笑作媚語)我說是誰，原是青娥，青娥，我的妹子，我的太太，這是你我的兒子阿明，你瞧有這麼大了，多美的一個孩子，你不疼他嗎，你怎麼不親他？

阿明 爸爸，你怎麼了，你認錯人了，她不是我媽，她是你的新娘子，我沒有媽，我沒有

媽！(伏卞胸前啼。座客皆驚詫)

七妹(憤甚妬甚，冷笑)好兒子，好太太，本來末，死骨頭都是香的！咱們那配？

卞(愉悅)青娥，青娥，你不要罵我，你不要怪我，不是我無情，那是老太太她非得我……她說阿明不能沒有娘，好孩子，他這算是有娘了，哈哈！(對七妹)青娥，你，你怎麼的不說話呀？

李(厲聲)別你媽的活見鬼了！你老娘是活人，不是死鬼，什麼青娥黃娥的，你上墳堆裏找去，纏不了我！(離座去棗樹左側，尤走近之，嚴注視)

尤(低聲)不要在這兒鬧。

李 你瞧，這我怎麼受得了！也是我倒了霉了！(繞樹出木門，尤隨之，時座客紛紛勸卞，有私語者，有喚取茶解酒，阿明亦離座四望，嚴在其耳畔密囑，阿明亦出木門去。)

(卞頭踏離座，倚棗樹上，老敢緩步行近，以手撫其肩。)

嚴 師父。(卞不應)師父！

卞(舉頭望嚴，無語，眼含淚？)

嚴 要茶不？

卞 老敢——

嚴 我扶你去睡吧，

卞 老敢你——你不要笑我！

嚴 師父說什麼！

卞 我沒有聽你的話——

嚴 師父，耐住點兒。

卞 錯了，錯了！

嚴 耐住點兒。

卞 媽呀，我的媽！

嚴 看老太太分上您也得忍耐。

卞 我不怪你，媽，我怪我自己。是我糊塗，沒有聽老敢的話……青娥，你一定怪我，笑我，我是活該，活該……可是你也應得可憐我，我知道，打頭兒我就知道我是不對的，



我的良心並沒有死，是我一時的糊塗，現在懊悔也嫌遲，媽，青娥，你們都得可憐我，我……

嚴別，師父，客人都走了（時座客王三嫂及甲乙見卞醉態表示驚訝，相約不別而去，臨行向嚴作手勢會意），您也該息息了，這酒喝太多了。

卞：可憐我！阿明，我的寶貝，你們放心，我看着他，我活着就爲他，我領着他，疼他，誰都不能欺他，誰敢我就跟誰拚命，他是我的性命：老敢，你幫着我，這世界上我再沒有親人，除了我的孩子，你是我的朋友，好夥計，我知道，（攥嚴手）你一定忠心到底，你是我的臂膀！

嚴放心，師父，老敢不是好惹的，誰敢！咱們明兒回山裏去，什麼也惹不了咱們，娘們就是那心眼兒小，不用跟她們一般兒見識，那犯得着？

卞我那阿明呢？（叫）阿明，阿明！

阿明（自門外奔入，伏卞身上）爸爸，爸爸，我在這兒哪！

卞（喜）好孩子，好兒子，你上那兒去了？

阿明（驚惶狀）爸爸！

卞怎麼了？

阿明（急看木門外）爸爸，他們說着話哪！

卞 他們說着話，誰是她們？

阿明（遲疑，看嚴）爸爸你可不許告訴——

卞 告訴誰？

阿明 告訴新媽媽，回頭她打我！

卞 傻孩子，爸爸自然不說他們是誰？

阿明 我新媽媽跟那姓尤的？

卞 她跟那姓尤的？

阿明 是。新媽媽不是罵了爸爸嗎？她就出去，那姓尤的就跟了去，我也跟了去，他們走到

那井邊就站住說話了，我呀，爸爸，我就躲在那顆樹下，他們沒有看見我——

卞 嗚，孩子，怎麼樣？

阿明 他們沒有看見我，我想聽聽他們說什麼話。我心裏可直害怕。

卞 你聽到他們說什麼了？

阿明 我沒有聽見。

卞 笨孩子！

阿明 他們說是這麼曲曲曲說話的，兩個頭碰在一起，誰知道他們說什麼了。

卞 那末你一句也沒有聽見？

阿明 我就聽見提我的名字。

卞(驚)提你怎麼了？

阿明 他們不喜歡我，恨我，我怕，爸爸！

卞 乖孩子，他們不能欺負你，有爹爹哪，還有嚴叔叔，他是你的好朋友。

阿明(看嚴笑)嚴叔叔好！

卞 他們還說什麼了？

阿明 他們也說爸爸。

卞 說我怎麼樣？

阿明 他們也不喜歡你，他們恨你，我看他們說話的神兒我就知道，爸爸，你怕不怕？

卞(沈思有頃)孩子，那姓尤的常來我們家嗎？

阿明 我，我不知道……

卞 你知道，怎麼不知道，來，告訴你好爸爸，乖。

阿明 我說了新媽媽要打我。

卞 你說吧，有什麼事？全告訴爸爸。

阿明 我告你你不可不讓新媽媽知道。

卞 說吧。爸爸不在家，那姓尤的不時常上咱們家來嗎？

阿明 他不來，他白天才不來哪。

卞 難道他晚上來。

阿明 總要天快黑他才來，偷偷的也不像個客人。他一來就在咱們的門上打兩下，新媽媽就著急似的趕了出來，不是靠在木門外面就在這樹背後站著說話，他們且說哪，老說不完，他們先不讓我看見，我可早看見了。有時候他們在這裏說話，我在外邊玩兒了回來，我就偷偷的躲在一邊看他們。

卞 他們怎麼樣？

阿明 他們倆頂要好的，新媽媽跟他且比跟爸爸親熱哪。

卞 他們知道你看見了他們沒有？

阿明 他們先不知道，有一天我正想偷偷的進屋子去，給他們看見了，新媽媽就叫我，待我頂好的，那晚上，她後來問我認識那個人不，我說不，實在我早認識的，他還不是那開雜貨舖的，白白的臉子，頂討厭的。媽就告訴我不許我對爸爸說他上咱們家來，說了她不答應我，要打我，我就說我不說，她說好，嘩孩子，明兒給你做件新衣服穿，這不就是她給我做的吧，爸爸你看，頂好的！

卞 還有怎麼樣？

阿明 到明兒我到那雜貨舖門前去玩兒，那姓尤的就叫住了我，給了我一包糖，可不好喫，

我先不要，他一定要我要，塞在我口袋裏。隨後他來就不避我了，有時他也到媽屋子裏去，見了我就哄我，我可不喜歡他，見了他我心裡怪害怕的，我直想對爸爸說，新媽媽可老是嚇呵我，不讓我言語，我今兒可給說了，爸爸，還是爸爸頂好，我見了新媽媽也直害怕，爸爸不是頂喜歡我的眼嗎，她呀——

卞(急)怎麼樣？

阿明 她可頂不喜歡我的眼。

卞 你怎麼知道？

阿明 也不知怎麼的，我知道她就不喜歡我的眼，我知道。

卞 你明兒跟我們到山裏去好不好？

阿明(喜跳)好極了，爸爸，好極了，爸爸，嚴叔叔，你們非得帶我去，爸爸老答應我，可老不帶我去，我不愛在家裏耽着。我害怕。

卞 爲什麼害怕？怕什麼？

阿明 家裏沒有爸爸，多不好玩兒。我怕新媽媽，她不疼我，我也害怕那姓尤的。

卞 有我哪，你怕什麼的？

阿明(狂喜)啊，你們聽呀！

卞 聽什麼了？

卞 馬子

阿明 老周來了？

卞慶 誰是老周？

阿明 那彈三絃的。聽，那不是他彈着來了！

（三絃清切可聞，音調急促而悲切，三人凝聽有頃，卞慶若有所感。）

阿明（跳起）爸爸，我去叫他來好不好？

卞 你怎麼認識他？

阿明 嚶，他待我頂好的，除了爸爸，就是他待我好。他每天都得打咱們門口過，彈着三

絃，好聽極了。我就跟他說話，他說話頂好玩兒的，講故事，說笑話給我聽，我不是笑

就哭，哭了他就摸我的手，又說笑話，非得把我說笑了，爸爸，咱們倆才好哪。他也讓

我到他那小屋子裏去，好玩極了，什麼都沒有的，就是一地的草，他也讓我弄他的三

絃，他說他要教我，爸爸，你讓不讓我學，有他那麼會彈多好玩！

卞 小孩子胡說胡跑的，不許你跟生人亂說話。他要是個拐子呢？

阿明 他不是拐子，他是個好人。有一回新媽媽讓他進院子來不知說什麼了，我沒有聽懂，

他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新媽媽生氣了，把他攆了出去，不許他再來，他倒沒有生氣，

他真是個好人。咱們讓他來吧。

（絃聲又作，調變淒緩，似已走遠。）

卞 別讓他來了，他已經走過去了。

阿明 那讓我到門口去望望他。

(阿明正開木門，七妹進門，阿明驚，退回卞處)

阿明，新媽媽回來了！(小語)爸爸，你可別說！

七妹(悻悻然舉目看院內)好，酒鬼倒全溜了！

卞(厲聲)你罵誰！

七妹(驚)還在哪，我當是全死完了！

卞(厲聲)過來！

七妹 你叫誰？

卞 叫你，叫誰！

七妹 我不是在這裏嗎，有什麼說的？

卞(起立行近，七妹微却步，勝攆阿明手，阿明作懼態)我明兒一早回山裏去！

七妹 我沒有留你！

卞(聲和緩)你——你得好好的替我看家。

七妹 誰偷了你的！

卞 一個人得有良心，我沒有待虧你。(聲啞)

七妹 這有什麼說的。

卞 你知道我一生的寶貝就是阿明。當初我娶你也就爲了他。我媽說小孩兒非得有娘，又說你怎麼的能幹，會當心人，我才娶你的。

七妹 好，你不要娶我怕沒有飯喫了吧！

卞(高聲)你聽我說。你已然嫁了我，就得守我們的家規。我們家雖是窮，可是清白。我媽的勤儉你是知道的。你現在是我們家的主婦，是阿明的媽，你聽着了沒有？是阿明的媽。

我把我的家，我的孩子交付給你，你的責任可不是輕的。我不常在家，你得替我看好了家，看好了我的孩子，要有什麼差池，哼，女人，我可不能跟你干休！

七妹 喲，你這話多好聽！倒像是我敗了你的門風，害了你的孩子似的一好，要我看好了這樣，看好了那樣，我可受不了，你要不放心，你自個兒看去，我，我才不來管你媽的賣

貝！(急步進屋)

(卞怒極，握拳露齒，嚴與阿明趨擁之)

嚴得，師父，跟娘們有什麼說的，天快晚了，咱們溜躑躑去。(挽卞手同出木門去，阿明獨留台上，張顧左右，欲隨去，復止，欲進屋，復止。)

阿明 我害怕！

(三鼓聲忽作，近在門際，阿明喜躍起，趨門，瞎子，立門外，露笑容。)



阿明 嘿老周！

瞎子 他們呢！

阿阿 全跑了！

瞎子 好孩子，跟我來吧。

（阿明回頭探望，悄悄出門隨去。同下。三絃聲復作。

台上空有頃，李七妹自屋內出，見無人，趨木門外望，口作吁嚮，尤自屋右側轉出。）

李 進來吧，沒有人。

（尤進門，二人作親暱狀，同至台左側。）

尤 可別惹那姓賤的，他那凶相兒可怕。

李 你明兒晚上來吧，他天亮就走。

尤 小心，那小孩兒沒有說什麼話吧。

李 我恨極了那小雜種了，我們非得收拾他那一雙眼，我就恨毒了他那一雙眼你說的那個別  
忘了！

尤 下得了手吧？

李 怕什麼的，又沒有破綻。咱們也好廠開了玩兒。

尤（涎臉）你讓我廠開了玩兒！（李笑披其頰，幕下。）

## 小雨點

陳衡哲著

實價六角  
即日出版

胡適之先生在本書序文裏說，「……試想，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是何時發表的，試想當日有意作白話文學的人怎樣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這幾篇小說在新文學運動史上的地位了。……」

任叔永先生在本書的序文裏說，「……我們曉得有了文學天賦的人，他做文學家的根本可算是有的了；其餘的便是他的訓練與修養。作者是專修歷史的人，她的文學作品，不過是正業外的小玩意；但她的作品，却也未嘗沒有她的訓練與修養。我們看了這十來篇小說，至少可以看出她文學技術的改變與進步。……」

作者自己在本書的序文裏說，「……我每作一篇小說，必是由於內心的被擾。那時我的心中，好像有無數不能自己表現的人物在那裏硬迫軟求的，要我替他們說話。……」

上海望平街新月書店發行

## 西京通信(一)

西 澄

### 谷崎潤一郎氏

在上海動身的前一晚，田漢兄及歐陽予倩兄送來了三四封介紹信。到了西京，打開來看時，所有的信是介紹住在東京的文藝者的，只除了一封給關西兵庫縣岡本的谷崎潤一郎氏。老實說，這裏所有的名字，在什麼也不知道的我，當然都還是第一次見面，就是這位在寫實主義瀰漫全國的時候，以二十三四歲的青年，獨立一幟的異軍特起，便一鳴驚人的給文藝界開了一條燦爛的浪漫的新路，從此二十年間，始終不懈的以小說和戲劇維持了最高位置的日本的文壇。重鎮谷崎氏也並不是例外。

一封信去了，說要是他什麼時候有空的話，我們想去訪他談一次。回信說，他什麼時候來訪我們吧，西京離岡本只兩點鐘的火車，他是常常來往的。究竟約定了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由他來訪我們。他信中說，他英語說得不流暢，要是我們不大能聽日語的話，請一位朋友在傍翻譯吧。所以，這一天下午，我們同慨然當我們翻譯的蔣思義君，靜候着他的來臨。我又得聲明，到此時為止，我所探聽到的關於我們的貴客的材料只是：一位日本友人說他是「惡魔派」的代表作家，是波德萊（Baudlaire）的崇拜者；鶴見祐輔氏在“Contemporary

Japan”中說他是在日本常被譽來與王爾德(Oscar Wilde)作比的。此時在等候着，想起了在大庭廣衆中故意高聲的說，「我殺死我的父親的那一年……」的波德萊，和裝飾得油光粉臭的王爾德，便不禁有些惴惴了。

下女領上來了一位四十歲左右，身材並不怎樣高大而不知如何，也許是肩背闊廣的原故吧，使人得到魁梧的印象的客。圓圓的臉，炯炯的目光，微微突出的牙齒却被嘴唇緊緊的蓋住了。他脫了外衣，裏面穿的是一件藍色的近乎山東綢類料子的日本禮服——後來聽說，這是谷崎氏特殊的衣服。他一進了屋子，便坐下來了，讓了好久，才移坐了上面的寶位。

他很可以說英語，只是不肯多說。他問起我們的來意，我們說想親自看看日本的各方面，尤其是文藝界的情形。因此談起了目下的文壇。對於那幾位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日本的代表作家的問題，他說道：他只能舉幾個他自己所愛讀者罷了，說着就提起筆來，開了下列的單子。

小說家：

志賀直哉

里見弴

正宗白鳥

菊池寬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月初版



編輯者

徐志摩 聞一多 饒孟侃

發行者

上海望平街新月書店

通訊處

上海法界華龍路 新月書店編輯所

| 目             |    | 價    |    |   |
|---------------|----|------|----|---|
| (長期定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 每期 | 半年   | 全年 |   |
|               | 三角 | 一元六角 | 三元 | 元 |

| 廣告刊例      |      |     |     |
|-----------|------|-----|-----|
| (長期刊登者面議) | 四分之一 | 半面  | 全面  |
|           | 九元   | 十六元 | 三十元 |

新月月刊 第一卷 第二號

零售特價四角

# 新 月 書 店 出 版

|                 |            |                |
|-----------------|------------|----------------|
| 國 劇 運 動         | 余上沅編       | 實價五角五分         |
| 再 寫 人 的 藝 術     | 秋 郎 著      | 實價三角五分         |
| 白 話 文 學 史       | 胡 適 著      | 日內出版           |
| 小 青 之 分 析       | 潘光旦著       | 實價五角           |
| 左 傳 真 偽 攷       | 陸侃如譯       | 實價四角五分         |
| 國 民 外 交 常 識     | 陳耀東著       | 日內出版           |
| 中 國 之 家 庭 問 題   | 潘光旦著       | 甲種九角五分<br>乙種八角 |
| 人 文 生 物 學 論 叢   | 潘光旦著       | 實價六角五分         |
| 蘇 俄 評 論         | 世界室<br>人 著 | 實價五角五分         |
| 世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史 | 胡鴻勳譯       | 實價六角五分         |

